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目錄

勝國羣雄

徐壽輝　陳友諒

張士誠　明玉珍

韓林兒　倪文俊

劉福通　方國珍

毛貴　關先生

白不信　吳天保

俞君正　田豐

陳友定　芝麻李

羅添麟　李武

周全　鄧忠

四明趙昌期
吳興茅元儀　仝校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録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

滕國羣雄

天完徐壽輝

徐壽輝蘄州羅田縣人又名徐貞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與麻城鄒普勝等以妖術陰謀聚衆舉兵爲亂亦以紅巾爲號陷黃州據蘄水爲都國號天完僣立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爲大師十二年遣僞將丁普朗徐明逵陷漢陽及興國府鄒普勝陷武昌曾法興陷安陸沔陽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僞將歐祥陷袁州陶九陷瑞州許甲攻衢州項普略陷饒州徽州信

州十三年詔大將軍討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
去獲其偽將四百人十九年其將陳友諒以江州爲
都迎偽主徐壽輝居之自稱漢王至正三十年五月
陳友諒殺偽主徐壽輝於太平路

陳友諒傳

陳友諒沔陽人本謝姓以祖贅于陳因冒其姓父普才黃蓬漁子也友諒生而膂力過人閑習武藝嘗代縣吏書獄會羅田徐壽輝兵起往從之壽輝使隷元帥倪文俊部友諒心不能平元至正十七年九月文俊謀殺壽輝不果奔黃州友諒因乘釁殺之併其軍自稱平章時　太祖駐節金陵二年矣十八年友諒陷安慶元守臣余闕死之夏四月破隆興路及瑞州五月攻邵武又攻吉安路進破撫州八月破建昌路九月破贛州十一月破汀州十九年三月遣兵略

衢州復破襄陽路六月復遣其黨王奉國攻信州守臣伯顏不花的斤死之初徐壽輝聞友諒破隆興欲徙都之友諒不從至是壽輝因引兵發漢陽南下江州友諒陽出迎而以伏兵盡殺其左右居壽輝江州友諒自稱漢王置官屬二十年四月友諒挾壽輝自樅陽攻池州城陷將張德勝率我師往援乃設伏敗之遂復池州閏五月友諒犯太平城陷殺其守將花雲初太平陷友諒益驕恣不欲詘壽輝下乃陰遣其黨殺壽輝遂以采石五通廟爲行殿稱皇帝國號漢建元大義値大雨如注羣下立江岸草次成禮仍以

鄧普勝爲大師張必先爲丞相乃率衆還江州聲言東下建康震動計未定劉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而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也　上深然之于是遣胡大海以兵直擣廣信制其後而以指揮康茂才與友諒舊召使奮策茂才有老閽嘗事友諒遣令賫書僞降約友諒至江東橋呼老康爲號以相應友諒得書信之如約至江東橋呼老康不應始悟闕者紿已卽率舟師趨龍江　太祖命諸大將合擊之於石灰山截偃相當馮勝率敢死士直衝其中堅大破

之處諒僞以身免遁至采石復與大戰友諒復東面[illegible]遂復太平降將張志雄獻取安慶之策我師遂進克安慶友諒奔還亡何友諒遣其將張定邊復陷安慶二十一年八月　太祖督諸師舟師乘風遡流而上至安慶乃命俞通海趙德勝等潛以精兵擣其水寨大破之長驅向江州友諒挈妻子夜奔武昌我師遂克江州乘勝進拔蘄州旋師攻安慶下之友諒机胡廷瑞見江州已破遣使詣軍中請降平章祝宗亦以南昌降二十二年正月　太祖命宗徐達征武昌宗中遁叛回據南昌四月始定其亂　太祖曰發

南昌是去陳氏一臂因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往鎮其地二十三年四月友諒見疆場月蹙大懷忿恨乃作大艦來攻洪都自爲必勝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來以兵圍城兵載竹盾禦矢石用雲梯等攻具百道攻城文正城上發砲石擂木火箭敵不能當乃晝夜環攻文正隨方應勢剪禦甚衆已而德勝中流矢死被圍日久音問不通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敵攻城益急文正遣卒就捨命王者諭友諒營詐約日出降友諒信之緩其攻及期城上旗幟一新至暮不出友諒乃縛捨命王於城下殺

之文正堅守以待援至初子明取漁舟夜從水關出
實潛夜行半月始達建康見　太祖具言其故　太
祖曰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取之子明還至湖
口爲友諒兵所執友諒使呼文正出降子明至城下
呼曰大軍且至固守以待文正聞之守益堅敵竟莫
能破七月丙戌　太祖親帥諸將發舟師二十萬進
次湖口自友諒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闘援兵
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逆我師丁亥遇于康郎山
戊子我師分爲十二屯徐達常遇春等諸將擊敗其
前軍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敵舟二十餘艘軍威

大振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戰常遇春射卻之廖永忠即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已丑諸軍接戰至晡東北風起復以七舟載葦荻置火藥其中乘風縱火焚其水寨舟數百艘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溺死者萬餘人庚寅永忠通海等以六舟深入摩戰敵聯大艦拒戰悉力以死拒有頃六舟飄飄而出勢若遊龍我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敵兵大敗友諒奪氣辛卯張定邊欲挾之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斂舟自守是歲我師渡膠淺泊于左蠡與友諒相持者三日

八月八日我舟入江駐南湖嘴水陸結營劉基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負敵舟不敢出糧且盡壬戌友諒計窮冒死突出欲由禁江口奔還武昌　太祖麾諸將邀擊之舟聯北隨流而下自辰至日西力戰不已友諒是日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擒其太子善兒友諒自稱帝至死僅四年年四十四定邊乘夜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趨武昌復立理爲帝改元德壽我師復圍之二十四年春正月　太祖建國號大明二月以武昌圍久不下乃親往督師督諸將擊之擒其元帥張必先既而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大義

遂率其太尉張定邊詣軍門降潑張以潭岳兵來援
兵敗見執遂俱降國亡凡府庫悉令理自取城中民
多饑困命給粟賑之於是湖廣江西諸郡相繼皆降
乃封友諒父普才承恩侯理順德侯友諒兄友富歸
仁伯友直懷恩伯弟友仁追封康山王命有司塑像
廟祀焉後普才從滁理徙高麗

張士誠傳

張士誠泰州白駒場人第九四與弟士義士德士信並駕鹽綱船兼業私販初無異志先是黃河變遷至正十一年役民十五萬軍二萬治河民不聊生四方兵起有王克柔亦泰州人家富多結游俠將爲不軌高郵知府李齊收捕于獄李華甫與泰州張四素感克柔恩謀劫獄齊置克柔于揚州招華甫爲泰州判四爲千夫長十三年五月士誠又與華甫同謀起事未幾士誠與其徒十八人殺華甫併其衆焚掠村落驅民爲盜陷通泰高郵自號誠王改元天祐設官分職

要衝南北梗塞元立淮南行省於揚州以扼其勢既而亦招安之立義兵元帥府以官其黨然士誠狙詐百出卒不就降竟殺李齊十五年五月攻破揚州殺行省參政趙璉士義被獲伏誅士誠退還高郵九月又攻破揚州適湖廣行省右丞阿魯恢引苗軍來乃復退丞相脫脫總大軍臨之號百萬旌旗輜重首尾千里以爲高郵刻日可平然脫脫專權久師出遂有議其後者詔安置淮安路別遣相臣統其兵詔未下時部將董摶霄每爲言大兵南下勢如破竹今老師費財何面目歸報天子不若先攻其易脫脫從之分

兵破天長六合賊皆潰散所殺者悉良民及攻高郵
隍其外城城中震恐自分亡在旦夕忽聞詔解其權
勇氣百倍出城拒敵諸衛鐵甲軍猶不平者盡散去
或相聚爲盜江陰羣寇互相吞噬江宗三朱英分黨
戕殺宗三將殺英時英就招安爲判官州僚無如之
何申白江浙行省云英謀反省差元帥觀孫歷境覘
孫利其賂逗遛不進英乘間逸去過江求救於士誠
仍質妻子借兵復讎士誠初亦疑弗聽英盛陳江南
土地之廣錢穀子女玉帛之富以動之於是先遣士
德率高郵賊衆擊橫珊渡鍘山十六年正月朔攻破

常熟江南自兵興以來官軍死鋒鏑郡縣爲罹饑饉鄉村農夫離父母妻子投充壯丁生不習兵而驅之死地以故烏合瓦解卒無成功行省丞相達識帖木兒得便宜行事陞漕運萬戶脫因爲參政統官軍民義捍禦境上平江達魯花赤六十病死陞松江府達魯花赤答散沙補之領兵出戰除都水庸田使貢師泰爲平江總管巡守城池吳江止有元帥王與敬官軍一戰而敗死者過半殘兵千餘欲走入城城中閉門不納退屯嘉興旋抵松江士誠賊衆纔三四十人長驅而前直造北門弓不發矢明旦緣城而上遂據

有平江路二月壬子朔也刼掠姦殺慘不忍言然因匿俞家園自刎不死游兵殺之吟散沙在境外閉城破自溺死崑山嘉定崇明州人相繼來降維楊蘇昌齡先避亂居郡士德用爲叅謀稱曰蘇學士毀承天寺佛像爲王宮易平江路爲隆平郡立省院六部百司凡寺觀菴院豪門巨室將士分奪而居無虛者數月進攻嘉興全軍覆沒與敬撫松江判以城降之常州萬貴甫間道歸士誠許爲內應遂不戰而破易爲毗陵郡分兵入湖州一鼓而得易爲吳興郡署周仁爲太平太守仁家本緞工稍習吏事性貪深刻與士

德同心僇力躬親綱故三月癸巳士誠來自高郵殿
御器用皆假乘輿改至正十六年爲天祐三年國號
大周曆曰明時設學士員開弘文館以陰陽術人李
行素爲丞相弟士德爲平章提調各郡兵馬蔣輝爲
右丞居內省理庶務潘元明爲左丞鎮吳興史文炳
爲樞密院同知鎮松江郡州縣正官郡稱太守州稱
通守縣仍曰尹郡同知曰府丞知事曰從事餘則損
益而已欲南取嘉興叅政楊完者統苗獠猺獞名曰
苔剌罕守禦甚堅屢攻不克秋八月文炳大舉兵臨
其東門悉爲所敗文炳僅以身免士德又與興敬捉

兵入杭州軍氣甚銳杭州大軍斂鋒不[illegible]
蕭山士德軍掄括虜掠羅木營萬戶普[illegible]元
路萬戶全駒見之子年未弱冠智勇過人率兵先出
完者領苗軍繼進州民亦挺身巷戰士德大潰十喪
八九收殘兵攻海鹽又爲年浦顧氏所梗後得馬道
驍勇爭獲苗軍無算崑山數爲方國珍海軍攻擊託
丁氏往來說合結爲婚姻崑山之民幸遂蘇息湖之
長興武康花谿軍出沒雖互有勝負亦不勝其苦所
降三州皆鄰掠敵十一月　天兵取常州十七年攻
長興士誠命趙打虎拒戰敗之潘元明復寇長興又

敗之轉徇太湖馬跡山士誠將鈕律降乃取江陰士誠冦常熟廖永安大破於福山港中山王達分兵經太湖遂取宜興士誠遣將據毗陵達圍之士誠弟士德來援戰敗就擒俘致軍前　太祖皇帝俾作書勸士誠降士德執不從士誠窮道願就省相招安使者往返迄莫成事周仁自往陳請議始定十八年八月世元赦其罪省相達識帖木兒承制令參政周伯琦等至平江撫諭之授為太尉開府平江其衆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樞密院于平江以處之十九年元遣使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自是士誠

每歲運粟千餘萬至燕京二十年士誠復遣李伯升帥衆十萬寇長興開平王遇春擊之伯升遁遇春追擊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十三年九月士誠自稱吳王請命于元不報自是徵糧不與二十六年　太祖皇帝命以榜諭浙西八月大將軍遇春帥師二十萬南伐　上戒以毋肆擄掠妄殺伐毀廬舍丁寧全士誠母家師至太湖擒士誠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士信在湖中不敢戰退次湖州昆山收士誠軍又進次三里橋張天騏黃寶陶子容唐傑分兵拒戰敗之李伯升來援又敗之朱暹王晟戴茂呂珍及五太子繼

援又敗之士誠乃自來救戰于皁林復敗之呂珍李伯升皆降朱文忠至杭州潘元明納款凡得兵二十餘萬湖州既下兵轉至南潯王勝降至吳江困其城久之亦降達兵至鮎魚口擊走守將康茂才既而降至尹山橋又敗士誠軍𤇆戰艦千餘艘及積聚甚衆於是兵集城下達軍於葑門遇春虎丘郭子興婁門華雲龍胥門康茂才齊門湯和閶門王弼盤門張溫西門耿炳文城東北仇成西南何文輝西北四面合長圍架木棚與城中浮圖等又築三臺俯瞰城中號為敵臺上置火筒及襄陽礮礮風扇人百里皆死吳

元年六月士誠覘城東軍整乃突出閶門將衝遇春
營遇春覺之分兵北濠截其後乃合戰士誠遣黃哈
剌八都率千人繼之自引兵於山塘爲援王弼馳鐵
騎鼓雙刀而前遇春乘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
盆潭無數士誠墜馬幾不救時有倉腳夫十人號十
條龍者賈勇善鬬被錦衣鐵甲出入陳中倏忽不可
測亦溺死士誠又幾溺肩輿入城少頃復出胥門
兵銳甚士信坐城樓呼軍少休遇春乘其懈急擊大
破之士信擁銀牀與參政謝節唱飲有飛礮碎其首
死城中亦作飛礮祈神祠民屋爲礮具達令搆木如

屋覆以編竹伏兵其下矢石不能及九月達兵破葑門遇春破閶門新寨兵皆薄城士誠陳於門內謝節樹柵以補外城唐用仁徐義潘元紹皆降肅時軍蟻附登城破士誠與僞副相劉毅帥兵三萬自戰萬壽寺東復敗毅降士誠從數騎歸府語其妻劉氏曰吾自應死汝曹柰何劉曰妾自有處乃積薪齊雲樓驅婦女以上令養子辰寶舉火焚之劉自經死左右皆散士誠獨坐室中達令李伯升諭意士誠距戶自經伯升敗戶抱解之復甦潘元紹繼至勸士誠士誠閉目不語舁入舟俘于 南京自縊死

明玉珍傳

湖廣總志

明玉珍隨州玉沙人世農家子身長八尺目重瞳子爲鄉里所信服元至正十一年兵起里人團結青山推玉珍爲長十三年冬徐壽輝僭號于漢陽遣使招玉珍授元帥益兵俾鎮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湖中流矢中其右目十五年夏沔陽饑玉珍駕斗船五十艘出糴于蜀時義兵元帥楊漢民州人挾精兵五千屯平西寨重慶行省右丞完者都誘殺之麾下奔散遇玉珍于夔關訴其事且言重慶城中正有左丞哈林禿右丞完者都素不相能所部別無應兵請攻之

王珍猾豫萬户戴壽力從史之當是時蜀中久不習戰聞王珍起事完者都夜遁生獲哈林禿父老迎入城王珍下令毋虜掠城中遠近降者相屬乃獻捷於壽輝秋授王珍隴蜀省右丞十八年春二月完者都復屯嘉州大佛寺欲規復重慶王珍使弟明二攻之相持半載王珍乃自往旬日敵軍潰完者都及趙參政死之過瀘州聞前元進士劉楨往謁之喜曰吾得一孔明也與論國事拜爲理問二十年春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王珍曰友諒以臣弑君復可事乎乃閉䕫關不與通立壽輝廟于城南聚衆哭之二十一年陷

嘉定路旋復于李思齊明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使其將楊尚書守重慶又爲帖木兒所敗玉珍退居于蜀自稱隴蜀王劉楨屢勸進乃稱帝國號夏建元天統立子昇爲太子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始設六卿次年更爲中書省樞密院戴壽爲左丞相明二復姓名萬勝爲右丞相尚大亨張文炳爲樞密鄒興爲平章俾鎮成都吳友仁鎮保寧莫仁壽鎮夔門俱爲平章竇英姜珏爲參政鎮播州夷陵荊玉商希孟俱爲宣慰鎮永寧黔南定賦稅十取其一農家無力役之征置祁社之祭賜董璧等進士出身有差命萬勝

取寧南是年冬　高皇帝遣使諭曰胡人本處沙漠今反居中原是冠履顛倒足下應時而起居地上流長江之險相為脣齒協心同力并復中原惟足下圖之玉珍遣參政江儼荅聘二十六年春玉珍卒在位五年年三十六子昇嗣位年十歲改元開熙萬勝與張文炳有隙文炳使玉珍義子明昭矯其母彭氏旨召勝殺之使劉禎代為丞相勝黃陂人智勇過人玉珍妻以弟婦稱為明二吳友仁移檄與兵昇命戴壽討之友仁遺書曰不誅昭國必不安大臣俱為所害若昭朝誅吾當夕至壽乃奏誅之友仁入朝謝罪洪

武二年復遣使取木于蜀明年春又遣使假道攻雲南戴壽沮之又遣蔡政蔡哲來招不聽四年乃遣平章楊璟木康侯廖永忠由水道攻夔關潁川侯傅友德總兵卜萬從階文攻秦川戴壽備瞿塘甚固二將攻之弗克二月友德破秦川入綿漢戴壽聞之分兵守瞿城自將倍道救成都友德璟兵圍之令諸軍造木牌上書四月克漢川以油塗之投於江夔軍得之勇氣百倍遂克夔關趨重慶夏六月左丞相劉仁以昇降在位六年戴壽在成都亦降友德戴壽等送昇于京師封歸德侯授仁應天尹凡傳共十一年後昇

乘隙望令巨舟載之高麗飄然入海矣

宋韓林兒

韓林兒欒城人初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信之元順帝至正十一年劉福通等妖言謂山童當爲中國主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被擒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皋十五年攻破羅山舞陽葉縣又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以爲帝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爲太后杜遵道爲丞相劉福通爲平章劉六知樞密

院事拆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攻汴陷之迎其僞主居之爲都十七年詔察罕帖木兒大發諸軍梟福通圍汴梁福通奉僞主遁安豐以後皆　天兵取之

倪文俊

倪文俊至正十五年聚衆陷武昌漢陽等路圍岳州建僞都於漢陽迎徐壽輝居之復陷沔陽澧州岳州殺威順王子歸帖木兒復陷衡州元帥甄崇福從戰死又陷峽州十七年陷川蜀諸郡令僞將明玉珎守之陷沔陽威順王寬徹普化令其子報恩奴等同湖南元帥阿思藍水陸並進禦之至漢川水淺文俊用

火筏燒船報恩奴遇害其後倪文俊謀殺其主徐壽
輝不果自漢陽奔黃州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之自
稱平章明玉珎初爲倪文俊將守川蜀諸郡旣而諸
郡反玉正二十一年陷嘉定路李思齊擊敗之二十
二年陷雲南省治屯金馬山東里帖木兒敗之獲其
弟明二後擄成都自稱劉王道偽將揚尚書守重慶
分兵攻龍州二十三年明玉珎僭稱帝國號大夏改
元天統二十七年詔李思齊總統本部軍馬自鳳翔
以西取川蜀已而思齊等守漢關不果洪武初　天
兵平之

穎州劉福通

劉福通穎州妖人以紅巾爲號陷穎州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山童等復鼓妖言謂山童當爲中國主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山童被禽其妻楊氏與子韓林兒逃之武安劉福通據朱皐攻破羅山確山舞陽葉縣等處及陷汝寧光州息州衆至十萬迎韓林兒立以爲帝改元龍鳳以杜遵道爲丞相福通爲平章既而杜遵道專權福通命士撾殺之而代爲丞相以後稱太保攻汴城陷之迎其主居之以爲都察罕帖木兒大

發諸軍禦之閻朴梁福通奉僞主犯安豐犯汴梁分軍三道關先生等䂓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趨關中毛貴陷山東其勢大振後各人自據不一尋俱敗死

方國珍傳

國珍名珍以字行台之黄巖人世以販鹽浮海爲業長身面黑顔沉勇元至正中同里蔡亂頭嘯聚惡少年行刼海上有司發兵捕逐其黨多株連平民國珍怨家陳氏誣搆國珍與寇通國珍怒殺陳氏陳之屬訴于官官發兵捕之急國珍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及隣里之懼禍逃難者亡入海中旬月間得數千人刼掠漕粮執海道千戸事聞詔浙江行省参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兵敗反爲所執國珍因迫死請于朝下招降之詔元主從之遂授慶元定海尉國珍

[illegible]受官還故里而兵聚不解勢益橫十二年元兵征徐州命浙江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乃命台州路達魯花赤泰不花討之泰不花率舟師與戰衆潰泰不花自分必死即前薄國珍船手刃數人遂爲所殺是時汝頴兵起海內大亂江淮南北諸郡土豪各聚衆割據元不能制遂復遣官諭之使降久之僞元張士誠據姑蘇常湖等郡元患之且欲藉國珍收士城因授國珍江浙行省叅知政事兄國璋等轉官有差令其將兵討士誠國珍率兄弟諸姪等以舟師五萬進擊士誠崐山州士誠遣其將史

文柄等禦之國珍七戰七捷會士誠亦送降款于元
願奉正朔元從其請遂命國珍還開治于慶元而兼
領溫台全有三郡之地遂以兄國璋弟國瑛居台姪
明善居溫而留弟國珉自副時　上親征婺衢處新
郡婺既下即遣使以書招諭國珍聞王師在婺法令
嚴明士馬精強所向無敵乃集兄弟謀曰方今海內
紛亂而元運未終然惟建業善用兵威振遠邇恐吾
兄弟不足與抗不如姑示順從以觀天下之勢乃遣
其子完入侍　上知國珍意不誠命歸完國珍復遣
使上言願守郡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金以給軍費

上許之方是時元每歲遣官督國珍備海舟至張士誠所漕米十萬餘渡海北輸元都國珍亦奉命因累加國珍官至太尉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衢國公兄國璋行樞密院副使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俱累官行省平章政事由是國珍兄弟子姪貪虐日甚雖時遣人來貢其實假此以爲覘伺久之會國朝苗軍降將蔣英李福叛刺殺江南行省參政胡大海于金華將由台州走福建時國璋守台率兵邀擊于仙居爲所敗被殺吳元年王師既破張士誠國珍懼將遣人入貢而諸弟子姪志慮不齊不果遣上怪其反覆

乃遣參政朱亮祖將兵趨台州御史大夫湯和平章政事廖永忠何慶元九月亮祖攻台州克之國瑛率餘衆入黄巖亮祖兵尋追及之國瑛遁于海十月亮祖自黄巖移兵攻温州明善亦挈家遁去守者以城降十一月和率兵抵慶元國珍倉卒知計不可爲約其弟姪挈妻子浮海以避而王師追之益急國珍乃封府庫籍民數俾其子弟將校迎降且遣人奉表謝

上覽表憐之國珍叩首謝罪　上察國珍辭氣誠慤無他賜以前日陽降陰背乃左右之謀非其本意特厚遇之每賜宴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授廣西行省

左丞俾奉朝請後寢疾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廣洋衛指揮僉事完虎賁衛千戶所鎮撫巳而遂卒年五十有六國珍與兄弟俱不知書特佐其謀議者劉仁本張本仁鄭永思永嘉丘楠華惟丘楠頗廉慎餘皆由州縣胥吏進用貪暗營私無深慮遠略其兄弟子姪分治二郡政刑租賦率任意為輕重姪明善居溫頗循法度而兄國璋弟瑛居台惟以買田造舟殖貨為富家計及國珍降其叅佐皆杖死惟赦楠仕為韶州府知府

益都毛貴

毛貴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陷膠州脫歡死之
又陷萊州益都陷濟南守將愛的戰死陷般陽路攻
郯州至東林樞密副使達谷瑚戰死貴走據濟南十
九年爲趙君用所殺

晉冀關先生

關先生劉福通之黨也至正十八年與破頭潘劉二
王士誠等陷遼州虎林赤擊走之關先生等遂陷冀
寧路又攻保定不克遂陷完州掠大同興和塞外諸
郡又與破頭潘等陷上都焚宮闕轉略遼陽王士誠
自益都攻懷慶爲周全所敗遂陷晉寧等路總管爨囦

不花死之尋俱敗死

關中白不信

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俱福通黨也至正十八年趨關中陷與元遂入鳳翔攻鞏昌李思齊等大軍擊破之其黨走入蜀

𦈨吳天保

吳天保故𦈨賊至正七年聚衆寇沅州陷武岡路命湖廣右丞沙班討之戰死復寇沅州陷靖州命湖廣江西二省合兵討之尋死

安陸俞君正

俞君正安陸人至正十二年叛衆陷荊門州知州聶炳死之將党仲達復陷岳州君正復陷中興路平章吃住與戰敗績判官人都死之中興義士范忠荊門僧李智國率義兵復中興俞君正敗死

山東田豐

田豐初為鎮黃河義兵萬戶至正十七年叛衆陷濟寧復陷東昌陷益都又陷廣平大掠退保東昌二十一年豊降既而刺殺察罕帖木兒其子擴廓帖木兒復讎田豐伏誅

福建陳友定

陳友定爲福建叅政至正十二年復江州自杉關邵武等八州建延福漳泉興汀邵并潮州皆友定所據至正二十八年　天兵執陳友定州郡皆歸之

蕭縣芝麻李

芝麻李蕭縣人至正十一年李二老彭趙君用聚衆反攻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聚衆而起據淮安趙稱永義王彭稱魯淮王命脫脫征徐州城破芝麻李等遁去尋李君用殺毛貴據益都其黨入益都殺君用

汀州羅添麟

羅添麟陳積萬連城縣人至正六年聚衆攻陷長汀命江西浙江兩省兵討之其黨羅得用殺添麟積萬以降餘黨悉平泉州賽甫丁據福州尋卒

潼關李武

李武崔得等至正十六年聚衆破潼關參政述律杰戰死同知樞密院事定住等引兵復潼關李武復攻陷之豫王阿剌忒納復以兵取之李武崔得敗走復陷商州尋卒

懷慶周全

周全據懷慶路以叛降於劉福通時察罕帖木兒駐

擊洛陽達伯顏帖木兒與戰死之周全叛[illegible]

入汴福遍達周全攻洛陽不克殺之

宜黃鄧忠

鄧忠臨川人起兵陷建昌路宜黃塗甙與鄧武慶應

達等攻陷鄧武路總管吳按攤不花以兵禦之千戶

魏淳以計擒塗甙應必達復其城尋卒

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十九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目録

占城　暹羅

滿剌加　浮泥

蘇祿　古麻剌

眞臘　三佛齊

蘇門荅剌　錫蘭

忽魯謨斯　古里

瑣里　榜葛剌

阿迷　阿丹

溜山　南巫里

祖法兒　甘巴里

加異勑　木骨都束
阿魯　不剌哇
彭亨　百花
白葛達　討來思
淡巴　沙哈魯
古里班卒　呂宋
打回　須文達那
沼納樸兒　麻林
佛菻　覽邦
婆羅　忽魯毋思

佛朗機

仁和俞思冲　仝校
嘉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橒　刊行

目録終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

四夷

北虜始末志　王世貞

洪武元年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兵二十五萬北伐逼京師元主開門北遁至應昌二年殂其國人諡曰惠宗而　高皇帝嘉其能達變推分遣使祭而尊之曰順帝皇太子愛猷識里達臘立亡何李文忠擣應昌破之獲太子買禮的八剌青其衆五萬人宮女財寶圖籍不可勝計元主以餘兵走和林右丞相擴廓帖木兒平章驢兒右丞賀宗哲咸會焉兵稍稍

擴立凡十一年而殂諡曰昭宗次子益王脫古思帖木兒立七年而丞相納哈出以別部二十萬衆降於明又二年曾捕魚兒海大將軍藍玉以十五萬騎襲擊大破之降其衆十萬益王走至也速迭兒遇害五傳坤迭木兒咸未幾而弒不復知帝號矣永樂初鬼力赤立非元裔也衆不附復弒之太師阿魯台統有部落乃迎順帝後本雅失里為主稱可汗而當洪武時強臣猛哥帖木兒據瓦剌死衆分為三其酋曰馬哈木曰太平曰把禿孛羅不肯與可汗朝貢上貂裘駿馬琛異仍請封詔封馬哈木為順寧王大

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永樂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本雅失里見殺　上大怒勅淇國公丘福等討之而本雅失理巳爲瓦剌所襲破與阿魯台徙臚朐河矣丘福恃衆不爲備全軍十萬騎皆沒明年　上自以五十萬衆出塞逐本雅失里敗之遠走而阿魯台自以其衆竄山谷請降貢馬詔撫納之君臣始各部而居又明年馬哈木等乘本雅失里弱滅之阿魯台上疏請爲故主復讐　上不許然嘉其義封之爲和寧王瓦剌貢使遂不至十二年　上以大衆討之馬哈木等三酋掃境來戰不利遂遁阿魯台使其大酋

以下來朝會賜米五十石乾肉酒糗綵幣有差十三
年瓦剌復請降貢馬謝罪十五年馬哈木死封其子
脫歡爲順寧王阿魯台恚遂叛入寇與和二十年
上討之大殺胡原阿魯台遁降其異部大酋也先土
千等數千人還二十二年　上復親討阿魯台出塞
數千里不見虜還崩於榆木川而順寧王脫歡稍稍
併有太平孛羅之衆至宣德九年遂急擊殺阿魯台
悉收其部落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行求元後脫
脫不花王爲主以阿魯台衆歸之居沙漠北哈喇嗔
等部俱服屬焉正統八年脫歡死子也先益強盛自

稱爲太師屢犯邊十四年大入破大同之師告急相

踵　上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萬騎禦之俱敗

没中人振挾　上親征出居庸至大同成國公朱勇

等五萬騎爲前軍復大敗勇死也先遂乘勝前過

上於土木全師俱復上蒙塵也先詭稱送　上還潰

紫荆而入躪畿輔直前犯京師尚書于謙武靖伯石

亨禦之也先走大掠而出餘衆之在京南者殲于楊

洪軍而會中國已立　郕王爲帝也先失所挾平章

伯顏帖木兒從史之復奉　上歸是時也先兵威出

不花王上取羈縻而已景泰中　上數使使賂遺也

先又遇不花王以閼之天順四年也先遂以兵滅虜
虜不花弑之致書上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答詔稱
爲瓦剌王成化中也先死諸子分部北邊其在西者
爲套虜犯陝西諸鎮在北者犯宣大山西離合不常
世次莫可得而考矣至弘治者虜酋火篩大舉寇大
同我師敗績詔平江伯陳鋭爲大將侍郎許進佐之
出邊坐逗遛徵免虜勢益盛踏氷過黃河住牧改命
大將保國公朱永中貴人苗逵右都御史史琳合京
邊兵十萬禦之復不利火篩死邊患少息而小王子
者即也先之後稱可汗者也或云元裔也滅也先遂

主諸部嘗怒其丞相亦不剌欲殺之亦不剌懼擁萬衆掠涼州入西海攻破西寧安定王族奪其誥印諸番散亡據其地而居之未幾復稱藩於小王子終正德嘉靖間犯邊殺掠吏民不已小王子分地絕遠介西北間善水草其人甚富而饒有牛皮帳九蓄珍寶直百萬嘉靖之十三年大同叛卒殺其帥陰遣小王子入援踐我師大同下而小王子得少利輙去不顧其二從父曰吉囊曰俺答吉囊分地河套當關中稍饒俺答分開原上都最貧以故最喜爲寇抄而小王子衆以饒故射獵自娛而已雖控弦數十萬人厭兵

稱發吉囊有子十人人萬騎俺答亦十餘萬騎而諸後掠中國人埒之小王子雖號稱爲君長不相攝別種曰黃毛者兒悍不能別死生衆少於三部虜或時深入黃毛輒從後掠徼取子女玉帛虜苦之後合兵逐北急擊大破臣黃毛以是無內顧得併力我己亥辛丑吉囊及俺答連歲入山西抵太原圍之十六日而解剽殺吏民歐男婦畜產以百萬計吉囊所鹵析代倡伎樂淫樂不休卒病憊竭死諸子不相屬分居西邊而俺答日益彊盛有子辛曰黃台吉一臂偏短善用兵其衆畏之用命過於父丙午自宣府入塞邊徼

督翁萬達發大同周尚文兵拒却之會萬達憂歸尚文卒都督張達代而侍郎郭宗皐爲總督庚戌夏虜數萬騎入大同境潰墻入悉精兵溝壑中而以老弱百騎爲餌總兵達副總兵林椿逐之既入伏悉殲焉事聞逮宗皐等治罪有差虜既得二將首遂引去意叵測而邊臣所遣諜者云方脯羊馬肉緞鍬鑊傳箭諸部大舉矣議發邊兵萬三千騎及京兵三萬四千騎分屯諸要害邊兵取羽檄符會又遠以不時至而京兵市人酒傭厮汝兒耳不復能見敵以爲常八月虜至古北口以數千騎嘗我劇兵用火炮矢石從上

下却之虜乃悉衆入緣我師而別以精騎繇間道踰嶺出師後京兵大驚潰爭棄甲及馬竄山谷林莽中虜遂大殺掠懷柔順義吏士亡算俄而犯京城游騎掠遍州三河　上大驚大司馬束手無策策唯有杜門守而已旬日而咸寧侯仇鸞以大同兵至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又五日而遼東宣府山西薊王兵悉至詔拜咸寧侯爲大將軍護諸將軍凡十餘萬騎虜前後剽掠男女羸畜金帛財物稇載巨萬徐徐從東行循諸陵而北時諸道兵相視錯愕莫敢前發一矢僅尾之出而已收斬遺稚弱馬者降或逃者僅

八十餘以捷聞咸寧侯既爲政始議開馬市以宁虜欲而寬其深入之謀則令侍郎史道往蒞之俺答與其子食中國賂因互市不絕然中國歲費以數十萬計所獲馬皆駑下而賊亦小小爲寇如恆時久之咸寧侯死事露虜復閧連歲入遼東再殺總兵岳懋殷尚質犯諸邊又圍大同右衛困之幾下日者余出使上谷所詢問梗槩一二俺答有四萬騎其精兵萬餘騎子即所謂黃台吉也有一萬騎其精兵七八千騎庶弟口青合吉有萬騎其精兵三四千騎俺答老矣娶二妾棄其妻黃台吉怨之妾各子一人予萬騎自

備以故中自疑不敢深入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恣長刀大鐮望之若氷雪然咸一當百者宜大之間虜錯而耕牧如棊布也三城近外障焉唯有降人丘富者日夜教之火食屋居然俺荅竟不敢屋居也其衆亦畏暑有剽志而無據心即欲之宜大豈我有哉黄台吉日夜扼腕曰老婢子有此兵而老死沙漠可笑也且旦日得虜柄矣

俺答前志

馮時可

小王子者也先後故元裔控弦十萬多畜黃金犀毗雄諸部落嘉靖三年寇宣府龍門五年寇井坪六年寇蔚峪八年深入掠朔州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卒王福勝以帥李瑾治兵嚴集衆弑之執中丞潘倣嬰城以叛遣小王子金幣女伎曰中土饒可帝勝沙漠也十三年正月小王子勒兵塞下會陝西師帥輕師潛出襲其輜重虜知狀解去小王子別部曰吉囊曰俺答取羈屬而已不甚臣也吉囊壁西方直關中俺答壁中直代雲中小王子壁東方直薊遼小王子富樂

厭兵吉囊俺答恥不如盜邊自肥而小王子識矣異種黃毛性悍脣死地毋所憚三部入寇則黃毛每擣其虛諸虜卒重憚殰罷極苦之聚兵與降下黃毛始併力伺我邊以求大逞每入大舉十萬中舉萬餘少者數千已丑以後十犯上谷七犯雲中晉陽卒出由白泉口長驅入代副帥丁璋力戰死事聞以樊繼祖填三鎮給帑金百萬起翟鵬督餉南充孫重寄繼祖曰虜張矣一與之當徒以七尺飽一鏃耳於數何益堅壁不出俾帥周宇禦虜太原北死之邊兵物故者廿六七虜遂踰省而南殺掠萬計至平遙平遙居

民掊曰挺與格虜多有讐者以故不前吉囊方肇重
出而俺荅復入又趂太原至石州殺掠益慘浸淫平
安壽陽問矢羽書告急設帥守井陘設大臣制三關
增築幾南亭障廣募客兵又下令督過雲中上谷將
吏屛翰失職者壬寅俺荅遣石天爵求款不許邊臣
誘斬其使俺荅怒六月入塞侵及介休諸將觀望莫
敢誰何至七月出塞殘傷四十州縣卿張守忠死之
詔無問部士賊黨能殺俺荅者賜萬金爵不次侍郎
翁萬達請罷戍寧雁內邊八百里併守雲中外邊歲
省數十萬緡上嘉納之中丞孫繼魯持不可上怒逮

繼脅子京卒從萬達議吉囊酋忻代佼淫日夕卒死而俺荅盍張與丁黃台吉日睥睨中國矣丙午俺荅復求款塞詔拒之遂犯雲中翁萬達方督三鎮檄將校曰虜猶水也城塞止畢猶築防障流防不備水注於不備之地防既備水漏於不固之防三鎮城矣所不備者鎮安耳不厚集衆是示之戶也使帥趙卿駐焉九月虜佯攻獨石帥進脅府制悉兵走獨石而虜竟入鎮安萬達復檄曰彼騎我步所遇皆阨什步一騎必克困諸阨又克必長安嶺乎帥又稽延不前而虜騎銜尾相隨過長安嶺掠隆永得利去事聞詔即

白衣行伍萬建亦貶三官萬達謂下曰虜侮前役矣
再入必滴水崖也遣間往還曰虜聲言西而數詢隆
永道非西也必東乎雲中帥周尚文稔兵事然衿已
護前顧心害鄰鎮有功方牒報虜窺上谷尚文不以
聞督府策之曰虜東矣止其掣于此而袪之軀于彼
此宿將態也時帥卿以隆永之役在論未得代逗檄
尚文曰虜即日東矣二鎮相援制也其以兵趨滴水
失期者君子廢小人戮又慮尚文不時至則具疏以
請尚文得旨介而馳未至而虜攻滴水矣副帥董暘
江論誓曰往時虜至師輒左次非虜張我實張虜也

茲役也不死鼓不死綏何以稱人悉力禦之虜不能
夜分游騎從間道出我軍後夾攻董江董江死盡亡
其軍遂向懷來而尚文兵至壁石柱村脩陳固列壽
食申禱虜大爲奪氣遣間來約日詰朝當見往時列
營以鹿角拒敵尚文討曰不若穴地爲塹窖質明虜
壓我軍而陳過窖馬多仆益發火器擊之尚文令士
銜枚毋效首功旦而戰見星未已陣百餘合虜死數
千人恃其衆不歸也益治兵攻圍三日萬達計曰鼓
三則竭兵無三日戰不疲者不援尚文是棄師也我
與虜角殺傷過當而虜不北者慚不勝且懼我躡我

鼓行而前則尚文氣自百虜搖心矣不然我乘之漁人獲哉令卒曰毋結陣五人爲伍惟余馬首是瞻有譬則人自爲戰多鼓鉦聲負弩蹶張張武備甚具虜遂敗卻丁未俺荅請爲外臣初請賦脫給耕且食力不納遂寇拒牆堡周尚文以車兵敗卻之尚文卒張達代萬達亦以外艱歸郭宗皋嗣焉庚戌六月虜數萬騎攻雲中當路分爲三覆以待我帥張達易而不戒直前擊之虜大至達戰死副帥林椿出援亦殲焉事聞逮宗皋等罰治有差起咸寧侯仇鸞帥大同八月虜擁至鸞道其黨時義賂俺荅以金曰請釋撼於

敵鎮而東僨之虜乃東知上谷戒遂寇薊薊山外與
虜界祖宗時畜三衛藩焉三衛自始貢至於今歲保
塞不貳凡敵入則我禦其上三衛亢其下虜不敢越
其後將吏節抑其賜三衛以此盜自疏邊吏而陰導
虜矣驚已使虜東洋奏曰虜情叵測臣之憂不惟西
也請提兵駐居庸備不虞詔發京邊卒五萬騎屯要
害邊兵發虎符遣不時會京兵非素練多爲合平居
則恣睢遇敵則辟易識者寒心八月十四日虜攻古
北口都御史王汝孝悉兵禦之稍却十六日虜分騎
閅玉几上乃下詔切責弁及守將人人知其將就尉

氏矣鸞既不敢逼虜僅使諜候虜所過列營焉帝從
間許之市而守謙自謂被上特命將神京是衛若以
我軍為注背城借一少挫則虜張矣約勒其衆毋輕
予敵上謂鸞不惜横草為士作前茅而守謙吝兵靳
遑志於賊心怒之二十一日虜營城南獲內使八人
禮而歸之好辭求貢詔百官議闕下司業趙貞吉首
言虜一旦生心震動勿陳罪至不赦不宜遽更守和
解宜與故帥周尚文功赦諫官沈束罪發藏金選任
職將吏問罪匈奴彼無如矣不效臣請以不肖躯任
咎百官亦咸謂退而許貢必多所邀索他日操右券

以責我其奈之何檢討毛起言虜急髡髮不許不過
姑暫尋之而後寒之何若是夕火德勝安定門外民
居光燭未央上召毛起飯之西苑令條奏起對如前
加趙貞吉諭德兼御史齎萬金宣諭行管將士二十
二日聽時上御門下制切責羣臣徵王儀下吏以王
忬守通州虜掠多日中使別業率爲所魚肉爭於上
前環泣訴言丁汝夔右虜左士使異類染指而飽神
鄉實惟罪首上怒二十四日汝夔守謙下吏命王邦
瑞攝本兵以艾希淳領守謙衆戶兵二部大小吏皆
停秩逮都御史王汝孝至京使爲虜擁闕弗遽汝孝

李以劾首虜未減謫戍虜內入久人畜多殤所掠既飽又感神異遂挾重北去以精兵殿且掠且行欲西奔白羊口出而鷩帥諸道兵十餘萬雲翔相視不敢一矢加遺獨賴白羊守將扼險要遮虜虜大窘迫乃棄人畜擁衆還昌平猝與鷩軍遇鷩未陣虜騎蹂入諸軍接踵死於道鷩間道出師後我兵大潰是夕圍順義幾入其郛十七日報至三輔自土木難後可百年寡警至是京師廪廪集諸營兵而壯者出邊敗死所存悉老弱不過五六萬而諸內使廝徒負養在其中矣虜營通州東分抄密雲懷柔三河昌平屠戮甚

檄召諸部兵勤王十八日鸞以雲中兵至十九日都御史楊守謙以保定兵至二十日七鎮兵十萬餘師於郊詔侍郎王邦瑞俟將貴督九門門各大臣任城守別詔都御史商大節募良家子垂四萬助登陴又集武舉千人隷居守大臣進楊守謙少司馬諸道兵皆就受成拜仇鸞平虜大將軍帥焉御史王忬悉收通河諸舟楫賊還通連日沮水未得度命都御史王儀駐通州尚書徐階奏釋罪帥戴綸歐陽安繫令擊虜自贖司隷陸炳請發太倉粟減其直以濟流徙老弱俱報可 階又密言虜間濟城而西苑垣卑不足衞

宜且還大內上以爲忠時發起倉卒諸師急馳未賫
糗糧晨炊不繼制下犒師費莫瞠所徵司農文移又
已緩期迨啓廩則鬻鏹薪炭一無所需將士疲甚而
鸞軍甚驕辮髮入村落大掠有被獲者有司不敢法
疏請上罰雲中首援士以疲故致犯薄其過寬而嚴
罪第付鸞撫慶而尚書丁汝夔因下令禁勿捕有捕
至反極捕者雲中卒益無忌恣甚於虜恐歸汝夔矣
汝夔皇皇莫知所裁語諸帥曰虜勢盛未可得志秖
取勤焉計莫先守諸將畏虜藉言汝夔禁不發而汝
夔又嘆嘖各賞偵候者不力莫知虜遠近成國公朱

希忠自以營兵少懼罪每日東西調撃掩捕士不得息則舉起誹訕丁司馬曰是人戮餘哉語匿車中藏給徐仁奮曰賊入不擊恥也令避之又益恥也力與戰稍却虜既犯師東循潮河川由古北口出諸將斬遺稚弱八十餘級詐增鹵獲稱欲至二十六日誅汝夔守謙戸諸市諸法司大臣彭黯屠僑沈良力及給事中張侃議以爲丁汝夔因事重重發不適死上怒下彭等請室貶趙貞吉嶺南尉以言事不當也二十八日虜出境諸帥請擊其後伍以自解燾曰　困覆車可輕哉乃巳諸州縣報所殘掠人畜二百萬九月

遣侍郎駱顒往虜所入處察夷傷給卒乘加爵太保罷朱希忠以爵代焉舊内使領營事者悉以從衛依籍中操空名而耗實糈又不力兵至是上察其狀革提督内臣置戎政府命邦瑞協理邦瑞奏設主事二員給事御史各一員爵不便疏罷之召翁萬達爲兵部尚書久不至以邦瑞代之十月開督府薊門薊門舊隸薊下中丞獨脩圻内治至是特建府四鎮制焉又設經略易州撫臣以翁萬達至愆期降授之設守昌平都御史并通涿密雲爲四重鎮未幾皆罷焉詔召雲中卒五百人營輦轂訓練之給武庫仗大司空

胡松奏在制外兵不內駐內伏不外發大將軍易之非法營議格分遣使者蕺南諸道募輕銳士歲集京師防秋營上請北征期以明年大舉括天下積貯督遣賦使京營帥往諸鎮練伉健卒邊地有警則諸邊師束手而京營帥又不任責日索燕饗而已營矜其伐檀自議語署置所上疏朝上夕即報可不復下部王邦瑞力持不可祖宗無是法毋啓恣雎端俺荅自入寇歸而畜產死人民疫病其所掠又皆歸於部落甚為創艾使其子脫脫請息肩於邊上谷守臣因發藍伏勝為嫪虜遂獻　督臣以聞下庭會議少宰李

默等議以爲邊事浸遲矣始從虜以紓吾邊御史詹時言虜虛紿我而我絕之則我爲彼欺不彼信不彼疑探幾而行之防虎而養但可乎哉詔給金十萬易布幣開市於五堡漸及延寧三十年大司馬議茂法九邊三輔踐更士戍薊門而延綏獨多徵至萬人仇鸞言庚戌之變導由三衛請發兵擣其地以益方輿督臣何棟爭之以爲是樹虜黨而徹我藩也乃止入貢如初五月雲中馬市成俺答出塞喜甚途遇叛人蕭芹芹虜故以爲自次王與謀中國念罪盈不可貰謂虜曰聞雲中帥毒水上流陰伏甲於市傍幾不免

虎口矣吾聞彼中歲不稔城虛可咄嗟破也破雲中則獲子女玉帛萬計是之不利而利朽幣爲俺荅頗然之芹乃令其黨張攀龍入城內應遂擁虜門戎諸門會謀泄引還侍郎史道遣人讓虜內媿而道又賂脫脫令縛叛七月三日脫脫僞使芹入市甲興於側擒芹黨數十人報聞進史道尚書爲太傅兵部郎楊繼盛言馬市爲害所謂罰蝸濡以招虎噬其終何極因振暴鷙罪上怒下繼盛吏十二月虜市畢潛入大掠而俺荅復約河西諸部內犯史道使人止俺酋俺酋請以牛羊易菽粟道欲許之蘇祐議以爲一牛數

庚一斗數釜米如珠而虜如山雖竭㮚不能厭也虜無覬而貪寔盟其心耳夫市虜以安邊也朝市暮掠何危如之以臣計必與戰毋失虜虜又爲上鑾請市遼東巡撫許宗魯言虜前月爲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已逞其詐而困我右翼矣可復傷左翼耶入不垂橐包藏禍心誰任其責上乃下詔後言市者論死虜遂進犯遼東三十一年八月鸞病卒所親信時義叛降虜被獲陸病以聞下司隸蹤跡驗問鸞先有反謀剖棺尸諸市籍其家初鸞歲調雲中卒萬人戍京勞費不貲至是撫臣爲請罷其二枝三十二年二月虜從

新河口入犯叅戎史略死之又入青邊口副將李都
死之延綏帥丁碧以衛卒與抗賊乃退三十二年七
月虜犯古北口霖雨路淖遂犯雲中弘賜堡徑趨紫
荆四鎮合兵禦之虜敗遁楊博言保安廣昌乃兩關
咽喉扼吭而治於勢為易虜侵保安每折而西必躪
蔚州則廣昌尤急請設叅將與紫荆倒馬表裏策應
從之八月再徵延綏卒二千入衛九月虜犯神池帥
李淶追擊至大虫嶺捨騎逐賊賊甚窘斬諸軍爭級
而賊陣亂淶敗沒十一月虜犯上谷柴溝堡御史吉
澄言軍有烽堠猶身有耳目近以通虜故議罷墩軍

專重哨探然天下之事貴因時敵不可因敵廢法墩軍孤處單外寧能赤手捕龍蛇哉其通虜也計畫無俚耳虜來靡定而變靡常先事則資哨探將事則資烽火若之何可以偏廢若撫而厚之則易虜之耳目爲我之耳目也上遂詔行脩復甲寅六月虜犯雲中左衛我師不功亡帥岳懋尚書聶豹言虜勢不啻風雨而鎮卒疲若跛羊今欲與抗徒覆亡靡益夫木折相兼挨月給糧祖宗舊制苟爲不復是孤注兩鎮也其何以覆廷三輔詔遣直指覈議邊餉而許論又言雲中地勢平衍固戰場也先年乗障列師千里不

谷風口子是守臺之說起矣。然臺列垣內面賊攻垣則臺難顧。臺連垣建而賊登垣則臺易潰。是二者皆石田矣。惡所用哉。若臺於垣外賊至則烽。賊攻則大擊。少頃則傳兵。至次則援兵亦集。四面合勢彼能從天下乎。賊攻臺亦如之。臺垣相捍殺賊勢。壯士膽明烽火便稽聚。太約雲中不過建六百臺費九萬金耳。而所省調集費百萬從之。三十四年把都兒黃台吉數萬騎犯古北喜烽冷口諸隘。侍郎王忬發兵拒走之。四月虜犯上谷青邊口。副李光啓死之。九月虜悉衆屯懷來川攻南山塞隘。已又攻大石溝。王忬督

兵擊走之王忭奔藏諸路馬六千餘匹曰守利步不利騎奈何以二戰士食供一馬非策也是月虜分二路寇太原蔚州帥李賢嬰城不出兵使汪來出拒之手辦一酋虜遁復犯寧化宣大伏兵擊之斬首五百級十二月虜大舉入雲中帥馬芳拒却之撫臣李鳳毛言俺酋雖茹其謀皆出丘富周原乞令副使楊順計獲部給順萬金無問出入文學張蕙自虜回言虜待富甚備親爲掃除而富與虜謀墾田積粟造舟浚河于是再下賞格擒斬俺荅諸酋者賜萬金爵伯擒斬丘富周原者三百金授三品武階有言於司馬曰

虜可購也兩人不可購購之急則虜益重兩人是託兩人於虜也莫若購兩人以致虜購兩人以致虜則亦購虜以致兩人也丘富說俺答大收知略士懸旨穹廬外曰舉人諸生幸臨者我厚遇之與富等於是逃民黠知書者詐稱舉人諸生曰詣虜帳趾相錯俺答令富試之能者使統衆騎否則給隴畝地令事鉏耨而舍人張邦奇素諳倭刀識篆書為部夷掠致俺答自言有秘書寶劍任咸遠望虜急攻堡不破敗走俺答畜邦奇於帳下其習能之不如富其愛習之則愈富甚孫廷美虜中人亦被虜苦之謀刺富與其黨

王浩議浩曰盍作說客使富歸說不從死未晚也因
密語富以順逆富問儒生計安國曰汝習古試爲壽
留與歸孰當安國曰以理計之歸則林中羽而留釜
中鱗也且官家招降文如樹表弗信顧信犬羊耶邦
奇謂富曰勿聽若無重世之德於中國而有累世之
怨今方購若甚急若入遂不能爲已德而爲他人功
也禍無日矣富怒令邦奇與浩相質邦奇罵浩曰汝
欲奇貨丘公而釣中國爵賞耶富遂殺廷美與浩約
呂仲祿內應攻雲中九月虜小王子打來孫犯一井
石喜峰口王忻拒走之三十五年九月虜賊入灤河

殺掠頗慘部奪王府一官十一月富令虜集諸部攻豐州日程土后其黨容問曰城則何爲曰吾陽爲埴而陰爲陣使彼怠而弭耳已分三道入會虜諜言中國臺垣相肩臂倅未易攻而闌陝游騎又安難樂死日歌虜殯待我矣虜乃散而邦奇私引虜數十騎索刀書軍士左彥章等擒之并獲酋首錫臘得呂仲祐姦狀伏誅事聞鎮巡以下升賞有差浩與廷美厚恤其家三十六年虜圍困右衛自正月至三月各路援兵大集始退五月俺荅約東虜分犯古北馬蘭義院冷口諜告虜言往薊士憚守寒今掬然登埤几席之

矣虜不敢發遂西往收捕尾刺甘肅鎮臣大勒兵敗之十二月黃台吉部下蠻帶通其妾挑松懼誅率黨降黃台吉怒屬韃索諸塞守臣議遣之許論曰無爾也示弱且沮降我不能得丘富於彼而彼得蠻帶於我如辱國何楊順懼私與之爲言官論抵罪三十七年虜復圍困右衛逾月不解右衛地斗入匈奴南一面通川賊分騎塞通道臣告急。上令發帑金十五萬調游兵八枝應援而楊順復投計偏帥夜薄賊巢斬首百級虜始退許論奏增雲中各路實甲歲加三十萬金楊博言各邊功次武夫力而被許原文吏坐

而享其利請自今非履陣者議賞毋爵陣又請罷班軍改徵金錢濟邊又言獨石地形東薊西宣相錯如犄宜令精卒戀衝其間有急則左右折衝赤囊白羽而旗互傳不及者法蓋宣密虜巢嘗得其形薊倚屬夷先得其情宣薊如左右手則落虜角距矣江東言賊以實窺獨石則衛卒師關外遏其南下若以聲嚇獨石則衛卒師關內杜其東侵從之是歲九月俺荅陰合東虜入犯箭捍黑谷諸路我軍頗有折傷兵部臣言各邊選士戍薊疲困已極而薊卒選愞坐食諸臣皆不任練習實負　陛下請以郎中唐順之按薊

卒順之往薊閱各路卒缺額三萬又多老弱不習戰還言東漢以漁陽突騎定天下而唐虞龍一道虎視河北薊兵之雄自古記之矣今臣至鎮見其人物靡靡然有暮氣而無朝氣無以備緩急則諸臣不任之咎也目今權時之宜責鎮兵為守調客兵為戰練主一枝則減客一枝建其舉軍精銳人賈餘兵更議色調至於逃亡之故皆由邊垣工役卒歲不休轉石頓崖代樹深澗力辦不及貸錢賠販而各關夷人旬撫月賞悉出軍資將領乾沒文吏漁擾兼以石塘古北地既虜衝土尤磽确誰能終日攖以徼纏使其下亡

乎請令邊臣悉心區畫禁貪婪加餉給嚴勾補定班戍復本色庶幾有備又上練兵凡事下部覆行三十八年把都兒約俺酋部下諸虜入潘家口詔建帥歐陽安坐死切責王忬忬恐稱疾弃建問誅忬三十九年六月雲中帥劉漢出邊抵豐州斬虜首數百級是年雲中置兵車七營車一輛為隊卒四十人合十三隊為一小營合十三小營為一大營皆命大猷規畫九月俺酋居西海患踵部下病死遂率衆東回犯涼莊殺掠甚衆是月虜數十騎入掠土木偏帥董國忠王孟夏追及于楊家山虜忽突出精騎數千絕我兵

為二國忠死之孟夏簪望風四潰虜復洗馬林入犯
蔚州壬戌以後虜連犯薊入古北口騎逝滿灤河矣
賴廷䋲游騎抵塞方出　上怒誅督臣楊選四十年
十一月丘富率虜攻榆坡不克中流矢死隆慶元年
虜大入燕代起兵部侍郎譚綸填薊綸素有略至薊
多所建畫往日薊門諸將率借資巧宦上下相蒙失
事則督府受罪而諸將顧恣睢自若督府不能令綸
請於　上諸將不用命者悉徇軍中綸又謂薊兵弱
無以倡勇敢疏募南兵三千漸至三萬令諸帥曰虜
勢如風雨非倚車為衛衆且不自堅其四面環車為

營營中駐步騎各一旅虜入則車上發火器先薄之稍近則轅下步兵出排擊虜馬虜卻逐北乃出騎兵給所募南卒皆輕足疾走翹關負重軍容大振綸乃言比脩塞垣費至不貲而闊不容武高不足距跛羊列卒乘之冬風夏日矢石交集此非石人惡能歲月守也請跨垣爲臺臺高五丈周二十丈約可駐百人爲階三重中疏戶以居而上爲睥睨皆可步屧器械芻糧以時預儲虜若攻垣則兩臺火矢交及賊無駐足而我軍有恃膽且益壯計周垣二千餘里先其要害築臺千有二百後以漸加築至三千所自此以後

虜惴惴懾不敢入薊薊遂爲樂土然增兵繕垣一歲請無虛日而大司農繕錢益發至三百餘萬矣

俺答後志

先帝元年九月趙全說俺答曰薊門臺垣甚固所徵卒常選攻之彌未易入而晉中兵弱亭郭希石隰間多肥羊良鐵可致也彼務宣雲爲救而宣雲卒來千里人馬俱罷我以全制其敝必得所欲矣俺答乃分六萬騎四道並入入井坪入朔州入老營入偏關卒皆悍勇邊軍遇之無不披靡老營副帥田世威與城自守游擊方振出戰中大創敗後入堡賊遂南下督

臣王之誥聞變率遊兵六千騎倍日并行抵鴈門而雲中延綏騎二萬亦至皆相望不敢前八日賊至嵐縣嵐負山道阻狹諸將莫敢據險縱兵賊遂長驅而入會黃酋窺上谷土蠻過灤河羽書告急詔王之誥還懷來護陵寢朝廷徵卒盡力東捍不暇及西矣十一日虜至石州營城北使騎至城下曰吾以汁之𡢃視平陽而幾𡢃視爾城也爾必我䘏我母爾破否則移其禍平陽者禍爾城矣城上士皆無人色惴惴莫敢應十三日賊圍城飛矢雨集睥睨州守王亮召僚民諭令以背將賊有反脣者亮怂下城衆遂散不能

止賊擁入亮被害男女死者數萬帥申准岳駐大武店去城四十里使人候賊尾之而已報至癸卒二萬往援度弗及則以便宜罷師賊分犯汾水交城平陽介休遣間入汾內應參政宋岳擒之焚其僞書以安衆賊攻汾八晝夜不利引去十九日俺答東趨鴈門而雲中帥孫吳連諸鎮卒營蔫泊村賊趦趄不前巡撫王繼洛趣吳擊其輜重吳曰不敵祇取辱耳張皇疑之賊走故道且行且掠至十月八日出邊內地計損人畜數十萬御史王漸劾王繼洛言賊下岢嵐去代五百里而巡撫臣若銜枚而西則知軍曲折可以

總督使之而顧留代不行及賊至汾則應發屬代之卒一當單于乃七日之內嘵唶不發一卒人臣援枹鼓之急而忘其身者固如是乎彼謂甲不足恥材官五萬林林列也畜之謂何而徒以自衞也詔建撫鎮詣廷尉廷尉當維岳逗撓棄市繼洛讁戍王之誥以備懷來自解奪一官兵部臣以虜事棘上疏請責實效明職任重將帥廣招納理鹽法數款下諸塞行之上谷撫臣冀練言河淮以南歲以四百萬供京河淮以北歲以八百萬供邊額雖有定而耐贏縮調緩急法靡定也請於內地舉常平勸借法無事而能砥京

孕顏各要俺答于陰山是月俺荅營白海羅旗壍待
東虜黃台吉不可台吉往扼於山谷幾斃故心憚內
犯請北掠累達議不果諜聞京師戒嚴故專虜犯薊
則宜大督撫臣自陽和趨懷來悍陵京而二鎮帥臣
不需徵發竟率大衆馳援不憖遺一旅於二鎮識者
以爲此若啓重鍵而恣虜摩剎也方逢時亦以爲非
計上書執政謂虜稱東犯尚直雲谷若誘我兵悉東
以尾爲首乘虛豕突則雲中累卵矣今督臣駐懷來
則宜留帥於雲中審虜實東乃從內地檄自可先虜
而至不者搗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遂外博

列臺十五設卒瞭望而卒啗虜虜將反爲虜虜耳目逢時
畫撤以疑虜虜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
遂罷內寇九月俺答西轅欲掠土蕃留妻一克哈屯
孫把漢那吉守巢把漢者俺荅次子而黑台吉遺孤
也把漢生三齡而黑台吉死俺荅疑諸婦盡屠之把
漢毋與焉把漢孤養於一克哈屯長而偎俺荅愛之
尤聘兎撦金的女爲婦先是俺荅以外孫女聘襖兒
都司已而貌其美自納之襖兒怒攻俺荅俺荅懟奪
把漢所聘女與之把漢恚謀降中國僕阿力哥懼禍
趣之與其黨扣敗胡堡求入諸帥畏虜皆以爲不可

逢時獨許之戊子至鎮城逢時盛其供張把漢大喜故事降者置海濱逢時請官之令貢邊戍以慰其心詔授把漢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户各賜衣五稱十月俺荅率數萬騎軍平虜邊外樹雜色幟白如荼朱如火玄如墨欲以震燿我諸帥曰寇深矣若之何逢時曰非我深之其誰咎遣使鮑崇德責酋何爲稱兵俺荅曰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憑陵上國但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焉崇德曰中國重譯納費方輸錯出其誰利若珍吾爲若謀可不費一縑也俺荅曰唯使者命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一也惡於中國而

保奴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虜有難色崇德曰保仇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荅喜使其下火力赤上書請約麾騎辟一舍約已定屬黃承二酋各以萬騎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授之諭以旨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乎此我弟故物太師若全我弟以安我父大惠也我聞命矣敢不承受太師之明德遣部夷隨使入而逢時勞以糒醪黃酋喜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虜前部欲戰黃酋曰戰則敗約我何辭于太師整兵而西出拒門堡甲寅鮑崇德復往虜營俺荅難我欲先得把漢逢時

不可令侄䣭苑宗儒用其子爲質俺荅喜曰太師誠
語我負德不祥十一月十九日遣其黨伍奴柱收捕
趙全李自馨劉四呂老祖諸逆犇以獻閟元聞變服
毒死先自嘉靖辛亥呂老祖以白蓮敎搆亂爲三晉
有司捕急亡虜中趙全率渠惡民千餘人從之虜割
板升地家焉自是亡命者皆竄板升全多略善謀自
詹諸文字周元治脩命術劉四有膂力善能陷堅虜
初入塞止盜村聚不敢逼城堡自全叛後敎虜左右
疏計課校人畜益習攻取閟川俺苔事而諸鎮被於
齊命矣全有衆萬人騎五萬牛羊稱是自帑及元差

滅即最下者亦千騎俺荅每欲盜邊必先置酒全家討定乃行全爲俺荅建九楹殿方陷石隰時全計曰自此塞鴈門扼居庸據雲中上谷效石晉故事南北之勢成矣伍奴住吩台吉故俺荅紀綱僕自全信任反居下而全奴虜使之心內不平多爲我耳目及全等被執皆分掠其有諸逆既至乃遣康綸送把漢歸次河上祖孫嗚嗚相勞苦曰帝天也覆燾我多矣南向拜者百使打兒漢入謝疏言帝赦我逆逐齎背而建立之其德無量願世爲外臣貢方物上下其議兵部臣言虜方求款即要我以不燒荒不搗巢若要我

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貽腊毒我也不如却之毋引
懸焉王崇古言先年開市時虜方張邊臣媚而致之
故盟未幾而寒今虜仰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
在虜今制在我何慮何疑而不使之徼聲問于天王
耶詔下三鎮會議十二月以執叛功加王崇古以下
爵有差磔趙全等於市五月三月崇古極言市虜甚
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貳以遺降之
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兵
科給事中章甫端言虜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之
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啓其心也宋應昌言虜

難遏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言虜向入寇每旋出塞者虜西北諸戎議其後耳彼無我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于匈奴是加之左右臂而益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主兵主兵不已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内藏矣詔下廷會議諸臣言利者十一言害者十九尚書郭乾謂夷狄來王古今盛事而因以羈縻實制馭長策九塞諸虜俺荅最雄自上谷抵甘凉容虜萬里東服土速西奴吉丙先年以謝絕致憤遂乃駈藉諸邊三十餘年中原苦不支矣今儼然聽命於藩籬

之外是三十年所禱祀而求者何惜棗街尋丈之地而以阻夷情挾皇化失神靈所想望宜從其請若禍棄可罷燒荒不可罷於是詔封俺荅順義王老把都輩四大枝授都督乃慎輩四十六枝授指揮千戶兵部約制貢馬不過五百以三十騎進御夷使不過百五十人設棗街於邊城無令入都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為率雲中於左衛上谷於萬全右衛晉中於水泉營各為壇坫而吉能帳直關陝請市關陝督臣王之誥議須數歲不益邊方可許市崇古上言吉能卯俺荅親督勢相依倚許俺荅不許吉能是錮其首而舒

其實也俺答必陰呼吉能之衆市晉而吉能亦必陰
構俺答之衆竊秦是晉為秦受困而秦為晉中禍也
兵部臣復言近者互市與往日不同昔損官令賚商
或有不足宜權為應當此物力方虛愼無以官市犯
先帝所禁給事中陸樹德請將商市寬給其直使人
樂趨從之大學士高拱言庚戌以來先帝屢詔脩塹
卒無成效非徒當事者不力實以虜擾應援不暇尺
寸未成而尋丈已壞矣今幸虜款勢若可為且諸邊
戍卒非藏也司農歲額不能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
益狎則患豈必在虜乘此閑暇培根固本雖虜或背

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務空橐而戰戰不可畫空城而守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又號可臣請自今每三歲遣近臣視九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餉脩險練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計治其功罪績最者同斬虜廢壞者倣失機上嘉納焉方遂時言諸降人甘心於虜而虜亦厚結以自植若招之於款後是示以不信也虎方據鹿不制其虎而取鹿不為虎所傷者幾希自諸逆伏斧餘衆破膽矣彼何能為而況我既臣虜其人即我人也不

者剿兩撫之明示不殺使反側自安不然所招者徒得旄倪雖千百不損其毫毛而徒令奸人藉口構禍也於是弛招降令是年九月互市成俺答以威虜無水改市得勝堡黃酋與父不相能欲自別異改市新平堡三鎮市騎七千并所錫綵總葛越費六萬緡後以漸加費至二十五萬緡矣青永二酋恃其強不欲聽成強而後可吉能復上章請款而陝西諸臣謂宜許貢不許市部不可令市紅山墩外河套切盡著力二酋亦許市寧夏清水營五月給俺答銀印諸酋請市鐵窩楊博議許銅窩然小民時姦闌出與之俺答

機變械飾身赴市場凛凛遵約而陰令其子黃把二酋躪躪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酋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又刼史車二夷東往諸帥請兵之崇古曰羈之而已無速狄釁以旨諭虜王每口置酋長二名分地干掫疏捕謂之守口夷六年正月切盡西掠尾剌令賓兎台吉主市賓兎以淸水迍改市寧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詔許並戒脫行毋苛我邊鄙二月八日切盡駐鎮番堡甘肅撫臣廖逢節勞之餼十九日至昌寧將趨甘州逢節令道南山虜稱雨雪請從黑城部下有掠居人羊者切盡歸之有奪軍人弓者

貢價羊一頭閏二月四日至龍首堡遣三馬於堡壘卒逃還之切盡謝以一牢使使言曰下臣行旅久矣賴上國之庇廩資饟牽猶幸未竭所歸心者覺王訓耳乞比丘誦焉逢逢節遣之五月洪水堡五卒被虜創逢節使邪堂責問松山酋首賓兎賓兎饗堂曰我何敢棄騂髦之盟而爲戎首必西海部衆也尊堂往責西海賓兎賓兎云害漢卒者切盡部巴狼也召至帳訊之巴狼曰我意畨耳若知爲漢卒其何敢殘敢而盟焉賓兎榜之百令償馬一乘而勞堂二馬松山酋介堂言曰我等苟免于拒不敢求貺所需者繪工耳

以稽三十二相爲天子祈年逢節給之萬曆元年七
七俺答請於甘凉開市崇古言套虜諸酋移穴中山
而令市寧夏往來千里拂其情矣何以固盟不許二
年九月西海丙兎請建招提於五王城本兵議謂此
地去西寧七百里去蜀中廝䑕四百里恐虜衆依寺
爲衆則非止費一日之積勞一夕之衛也後竟許之
逢節極言河西市有五不便謂綸言與者𣿬矣求者
無厭敵貨貪惏我又啓之將何以終宜寔市所皆憑
阻自衛甘肅孤懸一面受敵靖虜逼近內地蘭州爲
甘凉咽喉熟計未便三年五月西海賓兎侵諸番以

賴其竊馬因困請市撫臣侯東萊言河西百物不產
關市為難顧諸酋待以朝夕拒之生患臣謂苟可安
邊何惜一撤人垣而不以豢彼也遂立大市於甘州
立小市於莊浪四年二月御史傅元順言番以茶為
命歲易馬六千近以茶市諸酋則虜逐利而專意於
番番求生而制命於虜毋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撤
藩籬也崇古言虜不緣南畝所利者掠番耳而自北
徂南出甘涼為便若拒之使行境外是絕欲而屈其
力虜何以堪夫治邊宜蕩佚簡易何必苛哉五年七
月賓兎仇兀刺要虜王往虜王以迎佛為詞上請西

行兵部臣言俺答大衆數萬師出塞内戕必甚病若
出於塞外供其資糧扉屨其可也守臣擇宜雲遁事
爲尊因以防之十月虜王發豐州六年四月賓兎狹
虜王掠熟番甘藏諸族大獲自此番人若虜聽其詘
約與相響牙而延寧套虜亦鶩利而西甘肅多事矣
俺荅聽我降人議以大明律繩其下得中國錦綺巧
媍以驕東虜東虜土蠻語其下曰西虜我奴也猶得
懐挾叟壞以望天王之塵垢我恥不如大集諸部盡
力供遼以要封貢諸郡厭兵欲與之盟撫臣張學顔
言虜款而得請是羈虜也重在内其和可久虜通而

與和是媚虜也重在外其和不久將兵拒走之俺荅
闖益推附焉自餌虜後中國所費三十萬緡所省徵
調費不啻百萬由上谷至河湟萬里居如堵行如家
居砂磧而黍苗之矣猶有虞焉沿邊荷戈之士外則
供市內則供役旁則供䟭而虜來則資我去則掠番
是虜有兩利而我有三害也且板升扒沙盛而以中
國窺中國也土蕃兀剌併而以夷合夷矣有如雄者
出焉安知其不以今日之馴烏爲他日之封豕也

通貢傳

俺荅者故酋也先裔孫也俺荅伯兄吉囊先故有男子四曰吉能曰打兒漢台吉曰銀錠把都兒台吉曰筆寫契台吉吉能二子七姪有衆數萬居河西套中舊東勝豐州地俺荅之弟老把都兒昆都力哈部落三萬據開平獨石外邊俺荅長子孔兒的祿兒辛愛黃台吉住興和邊北其次子黑台吉子曰把漢那吉生三歲而黑台吉死其所生毋胡爐者俺荅以事殺之荅妻一克哈屯以其倮阿力哥之妻乳那吉故阿力哥持其家柄打來孫兀喇兀只哈赤卜倒稱小

部落打來孫依奄虜餘駐大同西北附俺荅東則小王子之裔孫曰土蠻者爲四枝曰多羅土蠻把都黄台吉曰麥力銀台吉曰着力兎台吉曰克鄧台吉擁衆十萬恃其蕃盛與俺荅爭強互有侵犯爲中國薊遼進東之害俺荅有控弦之衆十萬餘精銳者三萬餘馬四十萬槖駝牛羊百萬駐大同宣府進北横行塞外自嘉靖初年來歲有侵掠吉能奄虜犯陝西延寧甘肅沿山一帶俺荅往來雲中上谷之墟村城深縣牧保不及者被圍困攻破則焚粟殺丁壯掠子女金帛而去有叛賊趙全十餘輩復誘之遂謀深入二

十九年大舉逼京師四十年犯薊至通河隆慶元年攻居石州猖獗特甚趙全世晉人自呂老祖以妖術謀不軌事覺與其黨趙全李自馨劉四趙龍呂老十猛谷王馬西川反開元張彥文之屬歸俺荅俺荅割地一區處之因為城郭宮室之制升板築垣遂號板升其飲食衣服仍華舊所居極壯麗僭擬宸居別為離宮九楹以奉俺荅全警敏有略劉四等亦勇力過人其後中國無賴有罪者輒亡命入板升相依有趙宗山穆教清張永寶孫天福及張從庫王道兒二十八人互相糾引黨衆至數千時時為虜鄉導虜長驅

無忌以全衆熟知險隘阨塞又華人得先驅諜覘邊將不爲之防故也嘗石州失守全謂俺荅曰那顏春秋高矣而行擁北地精兵那顏一旦捐館舍衆屬黃台吉黃台吉諸子素驕悍勢必奪而分之莫若以此時據有雲中上谷東封居庸南塞鴈門獨以一面西制晉代進則飲馬河汾退則歸重雲谷謀未定會邊兵調募四集虜人馬道死遂遁去隆慶四年把漢那吉長而慧俺荅喜視之又爲一克哈屯所憐那吉謀娶兀慎家兒搭金的之女俺荅有外孫女聘襖兒都司俺荅適焉遂奪取之襖兒都司恚將攻俺荅以那

吉所聘取兔搭金的女僧之那吉怨謂其奶公阿力哥曰我祖妻外孫又奪孫婦于人天怨人怨吾不能爲若孫矣吾聞 天朝上下有序尊卑有體男女不瀆吾往歸之而謂我謝俺荅阿力哥懼誅不敢請俺荅逐趣之行本年十月十日那吉與其妻比吉阿力哥之屬十人馬十三匹息山西平虜城外將扣關而入門者難之那吉曰我俺荅孫也得罪祖父故來歸

天朝乞降諜者以聞開府方公大喜遽命以中備五百騎導入大同公坐開府見之遣出給飲食宅舍器具悉備方遣使之將軍少司馬王公所計事未及

關令夕陽張公所使卒偵報張公聞俺荅事即點王
公書曰昨有人自雲中來言俺荅有孫幸十餘騎來
降未審的否俺荅子存者獨黃台吉豈即其子耶何
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
係宜審處之於是王公方公上其事下兵部議授那
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各賜衣一襲是時俺荅既
失那吉心常私念又一克哈屯朝夕泣曰黑台吉所
適孫幸頗長成柰何以孫遂殺之俺荅無以應因召
趙全等計事全曰欲得那吉須厚賂贖之否則必脅
以兵試發萬人臨城中國將卒必悉出戰吾因據其

城而索之可也倭荅然其計五日辛亥倭荅李梁萬
餘駐平虜城之東張公復貽王公書曰虜種來降雖
朝廷有道能使向化顧此事關係王重制虜之機實
在於此須報倭酋睇邊索要正恐彼委不取則我抱
空質而結怨於虜今其來索是吾利也第戒勵將士
堅壁清野扼險守要使人以好語紿之曰吾非誘汝
孫汝孫自慕化而來耳中國之法得虜首若子孫者
賞萬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斬汝孫之首以請賞但以
彼慕義而來又汝親孫故不忍殺汝欲得之自當早
詞效款執吾叛逆趙全等以獻盟誓於天約以數年

一騎毋入吾塞方可與汝奏聞朝廷許汝孫生還者乃肆其凶逆稱兵挾取吾豈畏汝者今吾宣大之兵豈復往日之比汝來則來吾有以待且聞汝子辛愛怨汝愛少妻溺幼子誘納吾中國叛人踈其種類旦夕且將謀汝汝肘腋之患不虞而何以汝孫為哉彼聞此言未必不動公宜堅持初意審定計謀毋為衆言所淆又曰老酋臨邊不搶又不明言索孫此必趙全等教之誘吾邊將兩執以為質伺吾間隙掩其所不備願公戒飭諸將但併堡堅守勿輕與戰即彼示弱見短亦勿乘之多行間諜以疑其心或遣精騎出

他道搗其巢穴使之野無所掠不出十日勢將自遁
固不必以斬獲爲功也于是王公方公悉行近邊將
帥保境收兵嚴陳以待時有陷王公乘虜酋欲孫因
爲市而行媾者王爲書言之張公曰降虜事廷臣初
議紛紛然廟堂論定前已指開處分閫外之事一切
付之於公矣乃非敎似與初指少異鼎若疑之異議
稍起計公發書時尚未見近日之旨也來教謂宜乘
老酋欲孫之急因與爲市但朝廷納降和戎須自有
體今既與之以官卽爲吾人若設納叛與迹同兒戲
損威傷重取輕外夷非計之得者也孔大驁駒蓄之

何益但欲挾之以為重規利於虜耳今宜遣人宣布
朝廷厚待其孫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
賜服以誇示虜使彼見吾之寵異之也則欲得之心
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後重與為市而求吾所欲可必
得也計利圖便陰陽開闔在我自有勝算矣或慮虜
又住不退兵連財費者此不揣於利害者也今日之
事幸而成功即可以紓數年邊患其所省豈直數十
百萬而已哉而又何惜於目前之少費公毋為衆議
所搖措畫少失遂棄前功又賜方公書曰昨得鹽川
書似為衆議所搖頗改前說誤矣此事在我已有勝

算若一旦退縮措書失宜不但取笑外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鑑川何不慮此哉老酋爲其妻然恨欲得其孫甚急必不敢遲但堅壁清埜以老其師日行間諜以疑其心待其心亂氣挫乃吾用奇之日也乃復貽王公書曰頃奉宸斷此中更無異議但此事關係重大須處置得宜操縱在我上不失朝廷之體下可獲柔服之利乃爲勝算廣使以二十日發去計今想已得其要領必如初議執送趙全等首惡數人納款放貢有番文信使乃可奏聞朝廷爲之哀懇仍加那吉一職賚以衣幣禮而遣之則老酋既感不殺之恩

小虜亦受中國之命自可以消其惡毒懷我好音邊
境之利也王公乃使善夷語者鮑崇德入虜營反覆
告諭俺荅於是俺荅憮然悔用趙全謀仰天漢曰始
吾欲脩貢　天朝請封趙全等謂我有天分數導我
興兵令我何愛數人頭不以易吾孫耶但我北番纍
無釜衣無帛既和之後請各量給為生若得請天皇
帝封我一王爵鈐制諸夷永為中國藩籬固幸甚乃
因鮑崇德使人之王公所言之時黃台吉以萬騎偪
雲永邪卜以五千騎走威遠張兩翼而進俺荅聞之
即下令麾之使退王公乃條具封上言虜頑執叛易

孫請封輸貢詔許之一時言官乃有以為不便者有謂和戎示弱者有謂互市起釁者衆言籍籍司馬不能裁決張公既排衆議行之又以書與方公王公曰賴天之靈愚計幸而屢中小酋定許其歸但須少留難之務令執送諸逆誓永不犯乃可奏聞朝廷禮而遣歸小小結局僕之始謀固不止此然亦數年之利也虜若果能執送諸逆則當以禮遣還那吉厚其賞賚以結其心令奉表稱臣謝朝廷不殺之恩賜賚之厚因求講和納款效貢俟其誠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議其封爵貢額耳但僕猶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

趙全諸人背華即夷爲日已久彼豈不預結於俺荅
之左右邊墩之人抑豈無爲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
要求彼亦慨然允許此輩豈得全不知覺若知之彼
亦安肯坐而待縛如雞犬乎萬一語泄彼得爲謀或
聊以脅從數人塞責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復返輕棄
重質但獲其毛賊數人則於國家威重豈不大損此
其可慮者一也據鮑崇德所傳俺荅之言雖若哀懇
然猶身駐近邊擁衆自強平虜城外游騎不絕轉餉
哨探俱屬艱難名雖哀求事同強挾未見其爲誠款
也今必責令將有名逆犯盡數先送入境返其巢穴

掣回遊騎然後差官以禮遣歸其孫則彼之誠款既伸我之懷柔有體若擁兵要質兩相交易則夷狄無親事或中變唐時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慮者二也今之議者皆以小酋為禍媒亟欲遣之圖眼前無事耳至于封爵通貢二事皆在可否間若鄙意則以為邊防利害不在於那吉之與不與而在彼求和之誠與不誠彼若果出於誠假以封爵許其貢市我得以其間修戰守之具與屯田之利邊鄙不聳犄人成功彼若尋盟我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則我興問罪之師勝算在我數世之利也但恐其孫一歸

彼爾巴遂求和之意必乘本圖或請乞多端難於聽許明年當復來侵雖獲趙全數人恐於彼無大損益此其可慮者三也來疏早晚即覆其中委曲難以一一指授幸公與方公圖之王公手其書曰邊事張公見如指掌吾輩久諳夷情者固多愧之復遣鮑崇德之虜營諭以先執全輩歸中國爲汝表奏然後歸那吉乞封通貢之事徐任其所欲焉將張彥文已詣陽和周元飲藥死俺荅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柱領捕衆賊二人固俺荅孽倅自金等用事二人者日見踈遂擒趙全與其弟趙龍及李自馨劉四兒猛谷王呂

西川呂老十馬西川之屬凡八人面縛械繫抵邊城外是日入雲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衛方公令胥趙全者數輩驗其狀無僞具內之獄二十日出把漢那吉於庭宴以酒食數所賜衣以授夷使打兒漢遺行那吉與其妻泣曰吾慕 天朝故棄祖父母來獨奈何棄我方公諭之曰朝廷以汝祖思汝故使汝還非棄汝也汝歸孝順以事汝祖懷忠以報朝廷汝行矣那吉拜謝去方公又慮俺荅怒其從行者因來夷丁火力赤猛克諭以毋害阿力哥二人指邊河誓曰願以百口保阿力哥不死鑽刀示信後竟如所誓于是

王公上書言趙全等數人者本事妖術背國臣虜巢引內寇攻城屠殺垂二十年乃者聖德中興虜首慴服故其孫慕義來降復蒙待以不死許之生還遂使華夷一家永為內屬數十年未討之姦宄一旦繫頸函國臣等擇日械送京師乞如先朝行飲至獻馘禮然後下吏誅之詔下悉如議行十二月二十日送趙全等八人由德勝門入京師大司寇案全及狀悉具

上命禮官為文祠告郊廟戮之東市支解以徇其

請封通貢二事詔集廷臣詣闕下會議有言便者有言不便者張公復為書致王公言封貢事乃制虜安

邊大機大畧而時人以娟嫉之心持膚淺之議計目前之害忘久遠之利遂欲搖亂而沮壞之僕受國厚恩死無以報況處降欵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復他諉又言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啓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彼俯臣納欵效順乞封是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

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强求
市以欵段駑罷索吾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
故　先帝禁不復行令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爲開集
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稍爲之約束毋得闌出
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
東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
焉虜既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
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畜吾士馬之力歲無援兵
可省行粮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毋借俺酋以
爲聲勢俺酋既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

西可以桑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
吾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
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徠豈
州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垂意阻胡運
將衰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
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
者古之謀臣策士所爲禱祠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
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赶馬計私家之害忘
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
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

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尚猶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數十年來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卽將來背盟之禍又豈復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侍御旣知此事顚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折以高見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當備聞於　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惜也隆慶五年二月二十日王

公上書　穆宗皇帝其畀冂俺荅彊悍狼肆於諸酋獨稱雄長兄吉能把都兒黃台吉皆其弟子雖土蠻與之角勝亦託身老把都自結婚姻藉其聲援今羈以空爵而無兵衛財力之費臣獨何惜而不為但必令其大會衆酋同表入貢方可擬封以彰歸義之榮仍聽各自為部不必假以統攝之權至于貢市之議先朝行而不利蓋其故始於逆鸞借以媚虜故其勢必招釁啟侮而得志於中國今俺荅恭年悔禍且感激朝廷厚遣那吉之恩納款求封出於誠悃豈昔日兩地為市費財玩敵之比哉虜若來款通貢賜谷白

有嘗數如其叛盟於吾撻伐之威未嘗少挫會大同
冊府劉公亦言求貢與馬市不同況俺酋再使懇請
若重違其意終阻向化之念且鷙忿不平終為邊害
機會一失不可再得張公又為書貽王公言封貢議
起發言盈庭不得已乃於文華面奏請旨行之又將
成祖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揀付本兵吸吸
之隙雖已暫息而睊睊之議伺釁而動彼既不能為
而又妬人之有為必且幸其事之無功而求中其說
此僕所以日夜兢兢不遑寧處者也昨旨乃有二意
一則欲公悉心經畫務極穩妥一則欲公嚴督諸臣

比皆倍加防守今就二意之中所當經畫者有四互市初開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懟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爲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乃樂從一也鐵鍋乃虜所急者頃部議禁不與市將來必求索無已今聞廣鍋毁不可復爲只宜稍稍出官錢市之來歲責令如數更換二也虜使旣不許入朝須安置得所鎭城之中民物殷阜易起戎心昔年豪宗獻城之事可爲殷鑒頃者流議皆起於塡錢之人虜使一入人人惴恐宜嚴加防範以杜奸萌倘邊堡可容毋令得入鎭城三也馬趙二帥趙雖喜事而近忠可馴伏也

[illegible]彼多端素與虜通其部下多真虜而又有內主封
貢之議渠最不顧近聞公以法繩之頗不能堪以其
舍憤蓄怨之私而行其幸災樂禍之計何所不至雲
中人情公所素知今既不能去亦宜以計用之毋令
積恨生變四也其所當修補者亦有四要害城堡及
時修併二邊之險漸次可復一也募沿邊之民開墾
荒屯充實行伍鍛礪戈矛演習火器訓練勇敢常若
敵來二也趙全等妻子黨與尚在虜中宜於互市之
時陰察賊情知其主名可招則招之不可則擒之庶
逆黨可消後患可弭三也擣巢赶馬在邊士雖惜以

邀功賞而虜中亦頗畏之今旣禁不出塞則虜人寡畏而邊士袖手無所覬幸他日渝盟之事不在虜而在邊人矣此宜預處以杜釁端者四也前四事不急圖之則貢市之事不成必滋讒妒之口後四事不預畫之則貢市雖成無益反貽他日之憂僕與公悉心爲國休戚相關故敢縷縷罄其愚悃惟公采而行之王公乃爲疏酌其入貢之道定其獻貢之期限其貢馬之數與夷使進止之所縷縷可行議市塲在大同以左衛威虜堡地在宣府以萬全右衛張家口地山西於水泉營邊令裨將統兵憲臣監市稍黃銅鐵軍

界各有禁約虜入毋持弓矢甲冑使虜得與沿邊居民有無相易在彼不肆憑陵我亦應加存恤往年燒荒搗巢劫馬兩相仇讐一切不得已之厲政今宜稍寬以示招携　天子垂其事復下宗伯議宗伯具題

成祖朝北虜酋長曾封忠順忠義順寧賢義五王在往籍可攷俺荅之封的爲有據疏上制曰可降勑

五年四月俺荅遣使奉表稱臣貢名馬三十疋　上御建極殿受之使太史奉金冊封俺荅爲順義王老把都黃台吉俱都督同知都那吉仍舊所賜指揮使其餘小酋長爲指揮同知者十爲指揮僉事正千戸

者各十九副千戶十二百戶二所賜叚帛衣服有差俺答大喜告中國使者曰趙全等已伏誅尚遣趙宗山餘黨數十年據有板升比華不威亡終敗和約王公以聞詔捕謝獄如趙全等刑是年秋套虜亦願輸貢攝督少司馬戴公為言於朝許其入貢開市延綏寧夏悉得市易如宣大例報可賜吉能都督同知官餘以指揮千百戶受秩者四十九並賜衣帛次年六月令 上登極吉能貢如俺答事萬曆元年各修貢事如初二年 上念王公在邊之勞詔歸以大司馬協理戎政適首事巡撫方公服闋起代王公以故是

軍前事復與諸開府同心共濟費省慮悉三鎮晏如大抵因貢爲市中國以叚布皮物市易虜馬虜亦利漢財物交易不絕誠所謂貿遷有無胡越一家故東西延袤五千餘里無烽火警行人不持弓矢近疆木陸屯田悉墾治如內地墩臺哨望之卒以漸徹去所省粮餉歲不下數十萬石督撫諸臣及時而城邊險飭器械練兵馬偫勇敢所易馬至數十萬匹命官設牧統養待用在野成羣誠如雲錦獨東虜上蠹未靖朝廷所經畧亦專事遂之東西萬曆二年冬東虜逆命上命將授略得虜首千三百級馬借之器械輜重不可勝計自從邊將累[illegible]閭[illegible]源運[illegible]觸[illegible]盡有[illegible]

三衛志　　王世貞

自北虜外我膏肓之患而不能絕且不宜絕者無如朶顏三衛焉其人始爲兀良哈即奚契丹種類也洪武中爲蒙古所抄乞降　高帝爲置三衛統之自大寧前抵喜峰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惟朶顏最強久之仍叛附蒙古　文帝從燕起靖難使使以賂請而兀良哈以騎來從戰有功先是即古會州地設大寧都司營州等衛爲外邊使寧王鎮焉　文帝乃移王與其軍內地而以其地畀兀良哈等使仍

為三衛其官都督至指揮千百戶有差約以為外藩歲給牛具種布帛酒食良厚亡何復叛附阿魯台二十年　上親征阿魯台還討之大敗其衆於屈烈河斬馘無算宣德三年　上出獵巡邊駐蹕遵化適其衆萬餘入寇　上以鐵騎三千逆擊大破之獲首數千級正統九年詔發兵二十萬分四軍成國公朱勇出喜峰口左都督馬諒出界嶺口興安伯徐亨出劉家口左都督陳懷出古北口踰灤江渡柳河經大小興州過神樹破福餘於全寧復破泰寧朶顏於虎頭山虜男婦以千計馬牛羊以萬計還加　公勇太保伯

亨進徵侯都督誥懷賜爵伯自是三衛雖衰敗然怨我剌骨因通也先爲鄉導入寇矣後復謝罪入貢國家亦撫納而小小爲寇抄不絕至正德間闌入邊射殺參將陳乾薊兵討之走最後都督馬永爲薊帥有威信三衛夷畏而親之不敢動嘉靖中薊鎮撫臣會功尋郤而掩之獲首百餘復走誘俺荅大舉入寇庚戌之變固三衛導之也仇鸞既當國知三衛弱欲發兵擣其地以爲功督臣何棟以不可宛轉解乃止入貢如初大抵其俗喜偷剽時入漠北盜馬三四人驅千百匹虜以衆來攻不敵則降而事之爲鄉導至婚

子女詛誓相媾而貪中國賜予歲來朝撫之厚則更
以虜情告我得預爲備故迫則毆入虜信則墮其計
善處之則因而爲間雖藩籬失而耳目猶在也

雲中事記

嘉靖癸巳冬十月大同卒殺總兵官李瑾距癸未甫十載蓋再變矣先是八月八日余受　命巡按宣大九月十三日辭闕又二日至居庸代其事又七日至宣大乃十月十日有大同之變是夜五鼓星殞如雨又明日代王遣使入　奏巡撫潘公倣使亦繼至揭云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除具　題并首惡另行查究意蓋歸罪瑾云余竊疑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也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懲乃具疏其略曰變難

成并激怒褻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興變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違脅制法徒羈縻將存紀綱恩屢布宣蓋見姑息據揭帖人口報巡撫大門并巷房亦皆燒燬巳後巡撫消息亦不可知縱云變由總兵亦既火延都院由是觀之則臺臣之重巳就廹驅具奏之詞任其指畫參照巡撫都御史潘倣知人心之將變不能弭消致禍胎之既成輙乞赦宥事不得巳罪亦難辭伏望 皇上軫念大同一鎮禍變再生安危所關紀綱所繫乞集廷議以正國典斯宗社無疆之福若夫持守故常非臣所知也

總督劉公源清亦具奏未上而代王奏巳先至朝議洶洶莫定及見余疏衆論是之即日下兵部議覆則命劉公與提督御永將兵按問首惡且降黃榜赦脅從余監理覈功罪焉遂相次行期會之陽和城未至濟巳擒二十餘人械繫東來其王弓兒首惡也餘皆乗機掠貨之人總督訊之不服因益招數十百人劉公乃會御先將兵而西比余至則劉公迎謂曰巳張黃榜又出曉諭若入城則惟按兵索捕首惡脅從罔治庶恩威自上出而法足正矣余因善其一念忠憤之心天日可對亦竊意諸逆自始變至今脅制由巳

符[illegible]檄受命乎業已行矣又明日朱振自大同來總督責刃見之責以大義但應曰振一人何能爲也既余見對加總督追出而報者繼至云大同城砲聲不絕是夕振仰藥死矣振嘗總大同軍務賊以萬計癸未之變亂軍取之獄中援而立之因輒授焉賊亦因向從龍而瑾來代氏軍伴上下班則更候之瑾實甚廉謀勇亦絕人獨見軍政之日廢也欲整飭之不少縱諸軍亦時時向振告振曰不我聽柰何似亦不善應嫉而殺之未有也初事之起也上領糧餉者至城求假一日製衣裝而瑾不從七八人辭而倡爲之副

總兵以下獨遊擊戴廉騎馬再向前諸軍輒挽廉馬回餘皆坐視之可罪也璉聞變乘屋下射飛矢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戟手東向曰璉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殺之且焚都察院大門及巻房時已向辰聚者亦僅數十百人無籍者因肆搶掠四出故往年椽邏內言不得出且要巡撫乞宥而振遊擅撟指揮事後議者顧罪璉而宥振失是非之心矣初官軍之西也諸逆罪固亟且人故變因訛言洗城大軍今且至內一二良善雖知其訛衆惑且懼由是一城盡變四門晝閉遂謀抗　王師前軍甫至東關叅將曹

窮已極於乘拔之砲南關亦即出兵接戰復被飛矢
石砫兩御永因與遼東遊擊武揆南關參將段堂
等據東關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草廠三面攻城而城
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焉
昇衛中軍時以事係鎮撫獄楊林舊夜不收把總時
為御永旗牌官闖變後方回黃鎮薦任參將王安郭
全等故無賴遂受衆推戴為頭領凡誘虜出戰皆其
指授既而樊公繼祖來代巡撫之任居陽和不得入
見軍久無功因相與往會總督於聚落總督方謀水
攻言頗不相入初余聞城中雖迫於叛軍日夜求生

之心實什七八千戶李春張著者兵部差官也因其
入城則命以禍福曉之又咸無不日夜望御則時時
揚兵欲攻而城中因不信黃榜且疑兩千戶賣巳余
閒語總督則又曰君彼臣不可仰面語賊因自思意
旣不合舉焉能滅徒貽誚矣乃復還陽和樊公遂有
請金牌入城之奏而余亦叅兩節制久暴師無功乞
大語戒 訪羅峰見余諸奏每語人曰御史當大用及
見是乃不以爲然外議亦紛紛矣余因取著揲之得
大過之隨竊意斷曰斯事誠大非大過人之材罔攸
濟諒哉稽隨之時義坎水震木茲仲冬盛德在水木

且休矣平定之期其在春乎筮史誅之既而賊誘大虜至城下内外夾戰我師失利虜雖去聲言且復來又數日爲二月四日節在驚蟄語筮史曰占無乃應乎門既闢果大同兩人至其一鎮撫王寧也詰之則曰城中實畏死非叛今黄樹坐馬昇等名城中以爲証諸印信結狀成在望貸此七人以全百萬之衆余因笑曰受命西來按茲兩鎮四閱月矣今始見大同朱篆尚爲賊遊説邪且曰朝廷百餘年生息何負於汝乃一旦助逆招虜若自爲利獨能保妻子不奴辱乎王寧因求近案對狀既前泣訴曰城中實怨此七

人恨未能即殺之得庫金二百萬賞可濟又云欲内應不得通亦恐不自免也爾示之信余曰城存倉庫固存陷之虜城且亡矧倉庫邪儻謀成賞不吝恩信黃榜具載尚俟多言乃印給批迴使馳去蓋虜既去城中聞將鑿地入益懼因怨此七人曰柰何駢死共思圖之矣時詹郎中從戴遊擊廉花機擊單士素不怨此兩人而兩人亦深相結馬牙微察其情求自脫乃以情告廉乞宥罪殘餘黨以應黃榜廉然其實乃語詹因縋城下見總督總督已解官東歸有期城中不知也時楚撫方吾李戶部文岦之道咸以水攻至在

劉公所劉因語曰城中惑言不信黃榜謂 朝廷將盡殺之茲遣二部使察真妄回奏死無日矣詹曰公言如是死辜謂何則又說曰明日當自至陽和言之又曰二部使可即一至城下以慰倒懸劉曰難輕就見俟明日南城下見之明日劉公東歸楚借御總兵梁震等至南城下見諸父老因擁之自西門入而定約楊林察其狀亦因馬昇乞死諸君許之次日東闔至自大同備以告又明日乃斬黃鎮等三人傳首東來而雙崗亦入城撫定劉公既得去張侍郎瓚時督師在受命來代㷉相約至陽和及得報乃徑度而西

至城下覬爲己功不顧劉矣父老生儒亦相率詣陽
和請曰撫臺入矣望借毛以慰人心余曰撫安也按
治也慈母哺失乳之子樊公足矣余雖不才 天子
法吏將由小門入乎且止此四門月非雲中何栖栖
也大門朝闢則夕以入夕闢則朝以入衆曰諾遂先
歸院而門大闢張明人余夕入城上相望者猶遥遥
也余乘馬過四街老稚俯伏左右頂爐香者不可勝
數既至院報事者告曰防護須兵幾何余曰何須若
不以心雖非叛者且衆人仰吾人況一時之變乎出
是闔者諭無它遂盡散去次日詰之曰此榜取七人

馬昇楊林自刎死免罪可誘也王安郭今何以具奏
乎是法信終不行城誰與存兩人懼乃夜斬王郭又
明日具奏論其功罪本兵報曰仰當有勑勑御史矣
既而代王奏乞犒賞以安人心不過徼福以慰軍士
凡王府奏例下之禮部時貴洲夏公言爲尚書黃公
綰爲侍郎綰以議禮爲張閣老所引拔居今官蓋間
夏也顧深相結納由是與張交惡因藉代王之奏遣
官勘議而黃得行以斷役張力士攻劉淑變地方幾
失重鎮爲劉罪而實陰傾張是故西來必成劉之獄
雖反覆與言莫奪也踰兩月不定蓋先意云許勘官

亦莫能與爭而　實不合至於邀截實封侵欺銀
兩等項詞皆文致于法鮮麗也既會奏去余與樊公
奉旨處決逆黨三十六人有定期張總督行在次日
恐有變也乃累以璽劄未到爲言余曰容猶劄也裕
巳備矣無庸俟也乃八月廿有六日偕撫臺至帥府
審諸囚服驅之市日中而殺之觀者塞巷壓屋蓋自
癸未變後無論大刑有杖人者哉吁法廢久矣既罷
倒爲譏張公謝不至明日亦不告而去又明日余自
西門出巡塞因携楊林行歷左衛平虜井坪朔州而
南自杜巡察後不塞行十四年弊誰與稽復轉而東

至應州則去大同為近乃呼林進語之曰爾知所以
生乎叩頭曰公活我余曰否斯朝廷之恩信也汝勿
疑但汝亦迫於勢非初心既已宥之又從而殺之殺
一人而失大信其誰肯為顧已保首領又得陞賞關
無人怨忌乎人將宅事媒蘖汝難汝免矣林泣曰願
公卒生之復曉之曰不解任固以兵自衛也無兵可
恃一力十縛汝出斬首矣終不可者為大信也可歸
語弁共圖之林復泣曰奈郡臺何余曰為汝致書既
歸猶豫不決樊公詰問之乃各以情告既即遣人代
之調衛之命下矣後兩人輙復悔稽延旬餘迫而復

行樊公致書曰彼兩人去甚難非先解其任既當遣不可留又不肯卒去則當迫之迫之將無變乎凡此皆執事力也古人云盃酒釋兵權今盃酒且不費矣後漁石唐公在刑曹會奏劉止奪秩家居卻降級其初謀逆工弓兒等諸叛亦已伏誅大同一鎮遂安百萬生靈生息自如不知者往往猶有吠聲之疑余嘗解之曰嘻毋厮異視大同也異視則君子曰棄我矣則怨心生小人曰畏我矣則逆心生語云蛇影生疾審聽之可也或亦有因而罔之者歲月云遷亦不驗悉因憶錄之用備遺忘於是乎記

安南志

王世貞

安南古交州地至宋黎氏始自爲國焉易李陳二姓
高皇帝既平元使學士張以寧等持璽書諭降之自
是職貢無闕後王陳日煃爲其臣黎季犛所弑季犛
改國曰大虞稱太上皇使其子蒼爲國主詐稱陳氏
絶無後而蒼其甥也請權國事　文皇帝許之俄而
陳氏之孫天平者問道繇老撾傳至京愬其實詔切
責胡㸔懼上表請天平還國封天平安南國王胡㸔
爲順化郡公使都督呂毅黄中大理卿薛嵓以兵五
千護之國伏兵起殺天平及薛嵓投表於境事聞

上大怒而會占城訴其吞併狀有指乃拜成國公朱
能爲征夷將軍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新城侯張
輔爲右副將軍大發兵討之成國公新城侯二十五
將軍將兩京荆湖閩浙廣東西軍從廣西思明府進
西平侯十餘將軍巴蜀建昌雲貴軍從雲南臨安府
進及境成國公薨詔新城侯輔行大將軍事兵躪坡
壘隘留二關而入抵富良江西平侯亦破猛烈關突
宣光江口出洮水度富良江與大軍會於三帶州賊
悉衆立栅屯守師夜度大破之焚栅烟燄張天乘勝
攻下西都燒其宮室之後斬首三萬七千級又破賊

艘於木丸江斬首萬餘級又大破賊於鹹水門江水爲赤遂窮追季犛父子於奇羅海口悉獲之安南平得戶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王後已絕乃即其地立交阯布政司都指揮司按察司爲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論功進封侯輔爲英國公侯晟黔國公餘爵賞有差下季犛等獄繫弗誅亡何餘孽簡定作亂僞稱日南王既復僭號大越改元興慶黔國公討之不克英國公輔復爲大將率兵破擒之并其黨陳希葛等磔於京踰年而陳季擴復叛季擴即簡

定從子也稱陳氏後以惑衆其勢重於定輔復率衆往討轉戰連歲始獲之自輔下交南凡三獲僞王威震西南夷遂留填其地而尚書黃福掌布按二司事有威惠衆脅息莫敢動尋召輔歸福亦以久得代而中貴人馬騏者貪而煩苛失衆心黎利遂乘之反初捕之不勝以爲土巡檢不奉命復討之不勝所攻沒郡邑十數特詔赦之爲升華知府利攻剽自如命成山侯王通佩將印發二廣兵四萬并鎮兵討之凡十餘戰勝負略相當利益盛遂前逼交州通告急詔安遠侯柳升以精兵七萬往犄角平賊升勇而輕自以

千騎爲前鋒敗利兵遂前追之伏發橋壞升中鏢死大軍聞之逆自潰成山侯懼不敢出乃與利約和以交阯棄之引兵還利於是送還安遠侯將印文武官吏四百十七人兵萬三千一百七十名馬千二百匹進代身金銀香象布帛謝罪且乞封而　宣宗用大學士士奇榮议遣禮部左侍郎李琦工部右侍郎羅汝敬等持璽書赦利且推求陳氏後立之利詭陳氏已絕凡再往返始遣禮部右侍郎章敞右通政徐琦冊爲權署安南國事利遣使入謝解歲金五萬兩然已改元順天帝其國中矣宣德癸丑利死子麟立一

名龍僭號紹平僞謚利爲太祖高皇帝遣使告哀以
代身金人來冊權署國事正德丙辰復遣僞國公阮
叔惠來求封許之遣兵部左侍郎李郁左通政蔡亨
持節冊爲安南國王賜駝紐金印以方物入謝麟復
改號大寶久之死子濬嗣一名基隆僭號太和僞謚
麟爲太宗文皇帝請冊朝貢不絕天順己卯爲庶兄
琮所弑自立僭號天興明年頭目黎壽域等起兵殺
琮而立濬弟灝一名思誠僭號光順請冊成化初與
鎮安土官守岑宗紹相攻爲岑氏所敗占城王茶全
攻其化州灝自率兵救之占城退走乘勝逐北抵其

都破虜王恭全以歸弘治丁巳灝死子暉嗣一名鏳
僭號景統僞諡灝爲聖宗淳皇帝請冊甲子暉死子
敬嗣僭號泰貞未踰年而死遺命立其弟誼僭號端
慶爲諡敬爲肅宗欽皇帝請冊誼立四年死於弑其
頭目黎廣度黎堈鄭江等表誼寵信母黨阮种阮伯
勝等恣行兇暴民不堪命阮种阮伯勝等圖竊國柄
正德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阮种等逼誼別宅逼令
自盡欲立阮伯勝本月二十八日臣等與國人共執
其黨與盡伏誅臣等竊見故國王黎灝弟子故臣黎
瑒之第三子黎賜堪任國事乞賜襲封王爵許之

瞯一名瀅僭號洪順追謚誼爲厲愍王初灝生二子長即暉次子玿一名鎮僞封歸江王暉生敬誼玿生灝瞯誼彼害時玿與灝俱先死故國人立瞯而灝之子僞沱陽王譓及弟應以兄子不得立灝妻鄭綏女譓妻鄭惟鏟女是時鄭宗強且握兵柄於其國立瞯非其意也瞯既立僞尊父玿爲德宗建皇帝然多行不義疑忌同姓大臣國人惡之正德丙子春鄭惟鏟鄭綏與其黨陳真弑瞯諒山都將陳暠自稱陳氏後與其子昪以諒山之甲逼交州攻殺鄭惟鏟自立僞號天應爲陳真所攻退走諒山鄭綏等共立譓一名

椅僭號光紹僞尊灝爲哲宗明皇帝諡暱曰靈隱王追諡誼爲威帝遣陳真攻陳暠于諒山暠病死其大臣阮弘裕等討弒瑚之罪攻鄭氏鄭綏及其子惟代惟俊奔清華惟維子惟僚等奔高平是時國兵柄未有所屬莫登庸陰懷不軌諷羣臣推巳典兵諸軍道俱聽節制旣得志漸除譓左右易所親信防守之而退居其國之海陽府黎譓潛起兵攻登庸反爲所敗出奔清華依鄭綏登庸乃僞立廣僭號統元追諡暱爲襄翼帝時嘉靖元年也至六年又酖廣幷其母殺之而自立僞諡廣曰恭皇帝是時譓尚據清華又安

順化廣南四道其舊臣不服登庸者分據險阻爲之聲援登庸立其子莫方瀛居守僞都自稱爲太上皇率兵以拒譓奪淸華據之黎譓敗走又安又道至乂安黎譓敗走葵州乂追至葵州黎譓走入哀牢國哀牢卽老撾也以嘉靖九年憤悒死子寧甫七歲故臣黎峒鄭江黎倉鄭惟𠐓等共立之居於淸化府之木州漆馬江與老撾隔界有兵馬三千及本州兵五千登庸屢遣兵攻之而老撾恃爲援不能克登庸者荊門人世業漁以武舉爲陳暠叅督後自拔歸黎譓累戰功封武川伯鎮海陽以重賂賂譓左右得入柄軍

政加太傅封仁國公道五簒奪僞國號曰大越改元明德三年令其子方瀛襲僞位僣號大正云而鄭惟憭者以黎寧命來請兵　上欲討之與武定侯郭勛議不合内閣輔臣夏言等承　上旨乃下兵部議以咸寧侯仇鸞爲大將尚書毛伯温爲監督與兩廣總督侍郎蔡經等合廣東西雲南漢士兵分二道入討進止咸取伯温咸寧弗與也時黎政翁萬達多算善兵能探伺情僞伯温經咸仗之乃聚兵使以聲恫喝登庸而誘使歸順登庸於是爲降表請罪獻諸州侵地及代身金人以自贖伯温等爲壇兩軍相距而使

三司以體服升壇登庸脫帽徒跣伏壇下萬達稱詔赦之具其事上聞詔改安南國爲都統司從二品銀印以登庸爲都統使班師伯溫等加秩有差然登庸彼知中國厭兵一謝外貢使不復至而帝其國自如也久之登庸與子方瀛相繼死孫福峒代又死子幼方六歲大臣阮敬等專權國復亂矣

安南志

葉向高

安南唐虞時南交也秦爲象郡漢初南越趙佗據之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光武時女子徵側徵貳反馬援討平之建安中改爲交州置牧唐置都護府改爲安南五代時土豪曲承美據之巳爲南漢所併宋初丁璉有其地封交趾郡王自是棄爲夷璉傳弟璿黎桓篡之桓傳子龍鋌李公蘊篡之公蘊八傳嗣絕爲其壻陳日煚所有元攻下之封其子光昺爲交趾郡王終元世貢不絕亦時時侵掠邊郡不敢大爲寇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國王陳日煃

遣使同時敏等來朝貢　上命侍讀學士張以寧典
簿牛諒賚　詔封日煃爲安南國王給駝金駝印未
至日煃卒姪日熞嗣請　詔印于以寧拒之吾受
命封先王何以得擅予若日熞請于　朝乃遣編脩
王濂主事林唐臣封日熞嗣王而嗟賞以寧得使臣
體日熞拜詔甚恭未幾爲陳叔明所篡叔明老弟煓
代視事煓攻占城敗死弟煒代先是　上嘗戒安南
占城毋相攻至是以叔明兄弟怙強速禍復遣使諭
之叔明表謝遞歲貢　上厭其數令三年一貢毋侈
方物進犀象以勞吾民二十一年黎季犛弑煒立叔

明子日焜命絶其貢叔明八年死　工以叔明身自
爲墓勑禮臣毋弔而遣行人陳誠呂讓諭還所侵思
明五縣不聽日焜旋亦爲季犛所弒季犛大誅殺陳
氏更姓名曰胡一元子蒼僭號紀元國曰大虞　文
皇帝永樂元年表言陳氏世絶蒼爲陳甥求署國事
從之已真封爲王會陳氏故臣裴柏耆走闕下乞師
而老撾亦偫送故王孫陳天平來朝安南使者見天
平多泣下詔詰季犛季犛詭請迎天平歸還以國天
平行命都督黃中呂毅率兵五千送之季犛遣使迎
具牛酒犒師偵騎往壺觴道相屬也不爲虞行至芹

尋伏發殺天平及大理衛薛嵩中等引還　上大悅以成國公朱能爲征夷將軍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等二十五將軍出廣西雲南兩道討季犛而以尚書劉儁督師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洽督餉親幸龍江禡祭戒諸將毋縱吏士暴掠毋輕進貪功罪人得則歸國陳氏擇立其子孫能行至龍州卒輔進破隘留雞陵等傳檄數黎賊二十罪師次新福縣晟亦自雲南至白鶴江遣人與輔會　上命輔盡護諸將兵代能時賊恃宣洮富良諸江爲固緣江樹柵立椿別築土城備禦甚嚴欲老我師輔誠合攻之下令軍

中丈夫報國立功在此時矣先登者賞不次士皆大
銜枚㫺攻具薄城裨將蔡福先登衆繼之舉火城上
銅角齊鳴賊披靡退驅象巷戰遊擊將軍朱廣以畫
獅蒙馬神機銃翼而前象奔賊大潰斬獲及蹈藉死
者無算進克東西都賊焚城遁連戰萬劫江木丸江
悶海口皆大破之諸郡邑州繼降附輸徧宣　上意
令安業隨窮追季犛父子于奇羅海口都督柳升以
舟師會悉擒之安南平得户三百一十二萬象馬牛
羊舟糧器械無算捷聞詔求陳氏後無存者父老合
辭請郡縣視內地乃置交阯都指揮布政按察三司

府十七州四十七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所三市舶司一以尚書黃福總布按二司事　勑輔求交阯有能學藝者舉以聞六年輔振旅還論功進輔英國公晟黔國公升安遠伯徐陛賞有差已交人簡定反命晟討之㑹復督師晟戰敗績㑹及都督呂毅參政劉昱皆沒賊黨陳季擴鄧宗異等益猖獗乃命輔往輔率諸將敗賊賊子闗又敗之太平海口追至清化殲其黨季擴自言我陳王後也請立不許請降許之以爲交阯右布政使輔歸復反竟復遣輔轉戰連年賊乃獲自輔之下交南凡三擒僞王威振西南夷遂留填

其地而尚書福有威惠交人懷之踰莫敢動十五年召輔還以豐城侯李彬代久之福亦歸尚書陳洽代時中官馬騏墨而殘交人怨之三年之間叛者四五起彬先後討敗之而黎利最劇連結老撾山洞縱橫彬不能制詔以爲清化知府利詐諾然竟不赴而攻刼日甚先後破茶籠州諒山府茶籠守琴彭諒山守易先皆堅守力盡皆死之洽力言利詐宜亟誅而中官山壽持撫議甚堅擁兵自衞諸將陳智方政復不相能彼此牽掣師遂敗事聞

章皇帝宣德元年璽書切責而以成山侯王通總兵討賊通戰寧橋中

伏大敗尚書洽死之已敗賊交阯城下殺萬餘人諸將請乘勝壓賊通不從賊知通怯益聚衆肆掠攻呂江城守將李任等死之任戰甚力被圍久不能支軍民感其義雖經者相望　上遣安遠侯升黔國公晟分道援通以尚書李慶督師升剽而輕既連勝易賊中伏死慶及副總兵梁銘相繼沒師遂潰時尚書福在行交人得福環跪位公在我曹不至此競送之歸而晟兵竟不出通懼大賂遺利與盟而還師按察使楊時習爭之強不聽羣臣劾通并馬騏下詔獄論死利表言前國王遺嗣暠尚今在老撾請嗣封　上集大

臣議英國公臣輔尚書臣義臣原吉皆言交南本中國地勞苦而得之不宜棄成功示賊以弱大學士臣士奇臣榮頓首言兵興以來天下無寧歲今瘡痍未起而復勤之臣不忍聞且求立陳後者 太宗皇帝心也求之不得而後郡縣至深屢 先帝憂今因其請撫而建之以息吾民於計大便漢棄珠崖前史榮之安在爲示弱乎 上曰卿二人言是 先帝指朕罔知之明日出爲表 諭羣臣朕以止戈爲武即議者未同毋脩恤舉臣頓首稱善於廷 冊封爲安南國王諸在安南文武吏士皆來歸而利詭言暠死陳

氏種絶　上心知其妄然業置之乃　詔利權署安
南國事八年利死子麟代正統初以麟事朝廷恭詔
封爲安南國王諭令還所侵欽州地及逋民二百餘
户麟卒子濬嗣遣兵攻占城執其王摩訶貴該以歸
詔歸其王不聽濬爲兄琮所殺弟灝嗣輒侵我土
司地攻殺老撾宣慰使刀板雅蘭掌父子爲八百敗
歸累詔戒諭之灝驁横自如屢攻占城併其國我無
以禁而中官錢能鎭雲南復私與灝通關結諸夷奸
宄繹騷幾危雲南賴巡撫王恕發其奸亂乃弭弘治
十年灝死子暉嗣使者入貢乞改所賜常服從王制

不許十七年曎卒弟誼嗣阮种弒之立灝庶子賙賙屛甚政在李下盜起國亂正德十一年陳暠弒賙自立莫登庸逐暠立賙兄子譓專其國暠奔據諒山死譓追於登庸奔清化庶弟懬立交人云懬登庸子也無何死登庸遂據安南其子方瀛譓竟死清化故臣共立譓子寧居木州滌馬江倚老撾為援 肅皇帝嘉靖十六年寧遣鄭惟憭來乞師 上以登庸弒逆又久不庭當誅議討之以咸寧侯仇鸞為帥尚書毛伯溫督師伯溫至廣西盡諸便宜為進兵計廣守臣多難之且謂莫之篡黎猶黎之篡陳先後事同不足

詠登庸亦遣人自歸廷議承決伯溫駐師境上檄諭交人懸重賞購登庸父子登庸懼請束身待罪歸欽州四峒故地世世奉職貢乃於鎮南關築壇具儀登庸率其屬縶頸徒跣北面匍伏上表降伯溫承制受之詔赦登庸罪廢勿王以為安南都統使世其職仍覈黎寧果黎後則界以所據地否則已制下登庸已死授其孫福海二十六年福海死子宏瀷幼阮如桂等擁立之族人莫正中欲為亂不克來奔三十年命宏瀷嗣四十三年貢使黎光賁至京光賁以國難羈留南寧者十五年至是乃遣黎氏後復與莫氏相攻

朝暹羅不問其地東至海西至老撾南接占城北連
思明衛二千八百里縱一千七百里夷獠雜居獷悍
尊閉其君長尤狡獪有二名以僞名事中國自黎氏
以來雖奉貢稱藩然自帝其國中如趙佗故事死則
加僞謚自灝以後亂逆相尋賙之弑或云鄭惟鏙爲
之陳嵩討惟鏙而僭焉者也譓者惟鏙所立也鄭宗
強亡黎者鄭也登庸乘亂而竊其柄者也寧非真
譓子也然其實不得而詰矣其俗惟交愛人倜儻驩
演人淳秀有華風文學則驩演爲盛其山川佛跡勾
漏傘圓富良江宣光江爲　產金珠珊瑚玳瑁丹砂

諸香蘇合油胡椒羚羊角羊角兕白鹿貍猩猩白
雉翡翠蚺蛇蟻子監龍波羅蜜菴羅果烏木蘇木
論曰安南自宋以前雖內屬然叛亂代有因南服之
外疆也季黎之討彼惡已盈寧席中國廣大輕用武
哉掃氛驅孽還我舊封　皇靈暢矣而銅壘朝頒羽
書夕至元戎三遣旋戢旋梦見明百粵之區戈船下
瀨之士騷擾相奉困敝已極國家曾不得其尺縷斗
粟之用憯然舍㑹與之更始兵革不與版章如故豈
非繼述之善而　明聖之所圖歟然而及創初安那
儌肆毒宵狗苟且之政將乏折衝之才遂啓戎心卒

篆成業故談者有遺論焉黎篆于莫天道好還師臨其疆羣兇紐頸削土封敓使地歸巳加矣然後臨之操縱有宜抑亦參伍于前事也昔成化時閹直倖功數從中間所司徵安南故籍劉忠宣匿不與事乃中寢嗚呼兹蓋臣之用心哉

日本志

王世貞

日本古倭奴國在大海中於閩浙爲東北隅其國主以王爲姓世世不易文武官僚亦然有五畿七道故郡至五百七十三然皆依水附嶼大者不過中國一村落而已户可七萬餘課丁八十八萬三千有奇自元帥討日本者没於水不得志日本亦絶不復來貢

高帝初遣使臣趙秩諭降之僧祖朝來貢方物十三年丞相胡惟庸謀叛令伏精兵貢艘中計以表裏挾

上即不遂掠庫物乘風而遁會事露悉誅而發僧使於陝西四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絶不與通於

爰遣信國公湯和等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西咸置行都司以備倭爲名犬羊盤錯矣永樂初太監鄭和等齎賞諭諸海國日本首先歸附詔厚賚之封其鎮山賜勘合百道與之期期十年一貢無何三千人犯遼東爲都督劉江所破殺無孑遺自是歛跡不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盗亦不絕或其主不知也其貢則恆多先期而至要以利中國給賚與互市爲利耳嘉靖初其主幼冲不能制群臣有京兆大夫高貢使宋素卿貢亡何左京兆大夫内藝興遣宗設貢咸強請勘合後先至寧波爭長不相下宗設

衆盛於宋素卿遂攻敗之追北至紹興剽諸郡縣殺
掠以千計都指揮劉錦及千戶百等官遇之皆死後
以詔指諭且下宋素卿獄始背聽徐徐解自是有輕
中國心矣而中國亡命者多跳海聚衆爲船主往來
行賈閩浙之間又以財物役屬勇悍倭奴自衛而閩
浙間奸商猾民覬其利厚私互市違禁器物咸托官
豪庇引有司莫敢誰何黠者又多取其貴直去莫與
酬船人怒則輙有所殺害而他船不爲商者又行剽
掠海中漸彰聞朝廷慮之乃特設閩浙巡撫開軍門
聽以軍法從事而所用撫臣朱紈素潔廉然鋭果壯

徑則日夜練兵甲嚴科察數尋船盜淵藪破誅之頭
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
仕宦貴臣相呴紈不休竟以擅殺逮紈及置二司用
事者於理紈恚自殺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船主土豪
益自喜為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矣壬子賊始
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議復設提督都御史用家
嚴為之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
用殫於家嚴於是益召募驍勇委良將申約束娄諜
其巢穴獲之斬獲以千計於是移舟而南犯吳松郡
二郡固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嵗壞散

不支捆載而去所被攻剽郡邑爭以激警上聞巡撫
操江憲臣相繼罷而家嚴又以雲中急改節鎮　天
子數憂東南計用張經矣倭賊勇而詐不甚別生死
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皆
閩浙人善設伏能以寡擊衆及各主勞逸而用之此
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蝟起而
酋主推王直爲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峰彭老不
下十餘帥張經者南京兵部尚書也朝討調二廣狼
土兵討之而經舊嘗爲總督有威惠經亦慷慨以
平賊自負故用爲大帥節制者天下半得以便宜行

事關府辟召諸郎署參佐中外忻忻謂賊旦夕盡矣
然經素貴侈靡行事有承平風而諸特用大將何卿
沈希儀等名位極老而驕新進之士又慓僄果往速
退田州瓦氏山東槍手兵連戰敗去經望實稍稍損
矣而侍郎趙文華出督察文華孫上疏行有所負扶
頗淩經而經以大臣自重出其上文華恚則疏連劾
經謂其才足辦也特家閩避賊譽故嘆咄縱賊爾而
會兵科亦有言　上怒甚趣使捕徵經經則已聚兵
大破賊於嘉興斬首二千級溺水死者衆是兵科言
宜留經以賊平自劾不聽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文

華既已據其功則奏趙巡按御史胡宗憲代天寵他
臣亦有更置由是中外文武惴惴重足立受不在候
矣文華俄還朝進太子太保工部尚書而宗憲亦遂
以兵部侍郎總督無何徐海入犯閩巡撫阮鶚蹴浙
地告急疏上尚書趙文華請出督許之其進止機宜
如張經加重乃與宗憲誘徐海降而令兵掩捕平之
徐海死進文華少保宗憲亦遷右都御史又明年獲
王直王直者故徽人也以事走海上後為船主頗尚
信有盜道雖夷主亦受服之而其姓名常借他船以
是凡有入掠者皆云直主之蹤跡詭秘未可知也宗

憲亦微人乃以金帛厚賂誘之云若岸吾以若爲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而直亦自奮言必能肅清海波贖死命宗憲與之誓甚苦直信之從入杭州宗憲具狀聞上然不敢悉其故廷議以直元兇不可赦棄市宗憲亦得加太子太保餘逐賞有差然其衆無歸者而寇復犯淮揚不利連犯吳越巢閩中首尾七八歲閩所破城十餘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官軍吏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雅不相當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槖中者以鉅萬計天下騷動東南髓膏竭矣八胡松著海圖說曰弭倭之通中國也

實自遼東今乃從南道浮海率自温州寧波自彼來此約可四五日程蓋其去遼甚遠而去閩浙甚邇若盡其國界則東西也長行可四五月南北也短行三月而皆極於海其西北至高麗也必由對馬島開洋順風僅一日二日南至琉球也必由薩摩州開洋順風七日其貢使之來必由博多開洋歷五島而入中國以造舟水手俱在博多故也貢舶回則徑收長門抽分司官在焉故也若其入寇則隨風所之東北風猛則由薩摩或五島至大小琉球而仍視風之變遷北多則犯廣東東多則犯福建彭湖島分䑸或之泉

州等處或之梅花所長樂縣等處若正東風猛則必由五島歷天堂官渡水而視之變遷東北多則至烏沙門分䑸或過韭山海閘門而犯溫州或由舟山之南而犯定海經大貓洋入金塘蛟門犯象山奉化由東西厨入湖頭渡犯昌國入石浦明犯台州入桃渚海門松門諸巷正東風多則至李西嶴壁下陳錢分䑸或由洋山之南而犯臨觀過瀝陽山兩頭洞三姑山入蟶浦則犯紹興之臨山三山過霍山洋五島列表平石則犯寧波之龍山觀海犯錢塘過大小衢徐山入鱉子門游山薄省城或由洋山之北而犯青村

南滙過馬跡潭而西犯太倉過馬跡潭而西北或過南沙而入大江過茶山入滕月嶕淺谷櫝山而犯瓜儀常鎮若在大洋而風欻東南也則犯淮揚登萊過步州洋亂沙入鹽城口則淮安入廟灣港則犯揚州再越而北則犯登萊若在五嶼開洋而南風方猛則趨遼陽趨天津大抵倭舶之來恒在清明之後前乎此風候不常雖準定清明後方多東北風且積久不變過五月風自南來不利於行矣重陽後風亦有東北者過十月風自西北來亦非所利故防海者以三四五月為大汛九十月為小汛其停橈之處焚刼之

權輿曰在倭而其帆檣所向一視乎風實有天意存
備者率勝前此入寇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
其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津州紀伊種
島而豐前豐後和泉之人亦間有之蓋因商於薩摩
而附行者蓋日本之民有貧有富有淑有慝富而淑
者或附貢舶或因商舶而來其在寇舶率皆貧而惡
月山城君號令久不行於諸島而山口豐後出雲又
各尊一軍如中國總督府之儀相吞噬今惟豐後強
頗併肥前等六島而有之山口出雲俱以貪殘亡倭
蓋無常尊定主矣山城君倭王別號也其先北虜次

南倭志大害也又次安南志大舉也又次哈密志大謀也夫哈密末矣閉玉關而絕西貢之路可也安南故雖故版圖夷之久矣弗復可也北虜不易勝者也倭能而不得所以勝之者也練士卒固險要明賞罰此書生談耳究孰有易之者乎夫虜與倭亂我者也非欲有我者也憂不在南北而在中土機不在將帥而在　朝廷失不在地利而在人心嗚呼亦未如之何已

日本志

倭在大海中綰波而宅自玄菟樂浪迄於徐聞東莞所通中國處無慮萬餘里其地形類琵琶東高西下國君以王為姓以尊為號居山城國所統五州七道三島為郡五百有奇而攝摩伊勢若佐博多其民相矜以賈時有奇羨貲至百萬若和泉一州鼎食擊鐘者八萬户其謠俗猶有中國之風也薩摩之鄧哥里其民備于里重為邪獨紀伊之頭陀僧三千八百房頗翔残嗜殺人而薩摩肥後長門三州之人最喜入寇諸州郡統於山口豊後出雲三軍門三軍門相㑹

剔國分爲三而其大總取屬山城君以後豐後獨強國人服之多爲耳目得衆心愈於山城君其朝貢始末具在前史國初累寇山東遂在沿及淮南兩浙高帝遣使諭其主臣服之使未復又掠溫州上曰東夷不足程督也可獨以禪教開諭命二僧往因隨入貢未幾又寇海鹽諸邑自後三貢皆以無表疏不爲受館安置使人川陝番寺洪武十四年疏請罪乃還其前使十七年僧如瑤至坐通胡惟庸戍雲南遂著祖訓絕不與通召信國公　城海上州縣設備倭行都司增置衛所永樂初太監鄭和率舟師三萬下西

洋而日本首附獻其下奸命者邦烹之以徇於諸國
二年給符百道令十年一貢尋封為王名其鎮山曰
壽安未幾累盜金蓋途邮劉江具兵伺之船入王家
山島烽舉江率精卒於望海堝迎賊賊大亂殲散
又遣奇兵斷其歸路賊二千人咸授首捷聞封江廣
寧伯自是逸絕倭患宣德元年與夷約凡入貢舟毋
越三使人無越三百已而備禦漸疎所齎操不煙常
故正統四年寇大嵩焚劫發塚束嬰孩於竿沃之沸
湯視其號為笑樂捕孕婦忖男女剖視中否為勝負
海濱赤子咸患苦之以為甚於虜正德六年宋素卿

來貢求祀孔廟儀制不許鄞人朱澄執素卿爲從子請法其背叛罪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不治嘉靖初諸道爭貢左京兆先遣僧宗設右京兆後遣瑞佐及素卿寧波故事宴番以先後序而素卿甚黠賄市舶太監太監先閱瑞佐貨坐之宗設上宗設衆盛於瑞佐因忿攻敗之併殺都指揮劉錦吏卒皆慴伏莫敢枝梧有司以詔諭下素卿獄宗設始還瑞佐亦釋去自是有輕中國心而言者遂奏罷市舶市舶既罷番貨至輙主奸商多負其貨不啻千萬番索之急則投貴官家番人候日久不得食頗出没爲盗貴

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撼官府令兵之番人含怒積怨而並海不逞之徒迫於貪酷計畫無俚則相糾引入番于是王直徐海之徒從橫雄海上矣王直歙人母夢弧矢星入懷而生少任俠多略不侵然諾鄉中有繇役訟事常爲主辦諸惡少因倚爲囊槖嘉靖十九年直效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皆受成事倚辦於直直乃招亡命千人徐海陳東葉明爲將領王汝賢王滶爲腹心僭稱徽王部署官屬據居薩摩州之松浦津附浙蠶起之徒皆爭往歸附直推許二爲帥引倭奴竄雙嶼港浸淫蚕食

領海村聚矣二十五年設閩浙廵撫姑蘇朱紈首禁
雜擇紈性方諒往則日夜訓練千揔營言去外夷之
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
盜難上章鐫暴二三貴官家聲勢相依者咸側目切
齒二十七年四月紈搗雙嶼盛集舟師港口挑之賊
深壘固軍迎夜風雨賊逸出官軍縱火夾攻斬捕首
虜過當擒二酋毀賊所建天妃宮及營房戰艦餘黨
趨浯嶼柯喬盧鏜縱舸益前麾之摧破焉獨許二逸
不得也紈又親渡海至港議留屯衆難其險遂築寨
而還王直收合許二餘燼巢烈港陳思盼亦聚百舫

與橫港別彩王册有劻五十思聦迎入橫港約爲兄弟夜半憑之奪其船册黨不平潛通於直而烈港出没必經橫港屢被邀劫直怒因思聦生辰燕樂不備襲殺之由是海上寇悉受直節制直以人衆分部領之往來邊關望屋而食陵轢邊吏至叩頭獻子女求媚直以殺思聦爲功獻捷求市官司不許直以故畏入盜而統督柯喬出洋中跡賊至靈宮澳千艘具進賊覆溺殺者甚衆擒衮王三人眞倭六十皆獰惡異狀他貨械無筭漳人大恐日走往聚觀諸俘儷語籍籍統喬排根窮治衆右惡之於朝遣言官廓訊其心

饑燎窕以徂殺去執置柯呑盧鍠於詩室統自度稍
便恐辱飲鴆死而船主豪惡馬手肆起官司畏罪益
爲寬莫之禁矣三十一年賊陷黃巖諸邑將內地承
平久賊猝起遠近震駭詔遣王忬巡視浙閩俞大猷
湯克寬爲偏帥剿賊三十二年閏三月俞大猷集卒
入烈港縱火賊營官兵乘之賊爭舟指可物也王直
以火箭突圍去尹鳳將閩兵邀於北茭洋內斬八百
級直自白馬廟集餘黨掠嘉定至劉家河揚帆而西
六合令董邦政追及於吳淞值新陷淞賊相合勢益
猖獗同知任環至與邦政夾擊賊敗走四月賊圍太

都中丞蔡克廉檄環討之付兵三百皆新募而賊鋒甚勢不敵屢戰皆縮環隨所向設拒與士齧糲飲水同勞苦且厲以忠義士遂翕然歸心與共死生之矣賊潛出沒環夜追之出其前後賊甘心於環宰夫佩者欲免環脊衣環衣介馬而馳賊追急佩留禦之死焉賊尋攻海鹽縣三日解走杭州指揮吳懋宣率僧兵禦於赭山死之五月賊破吳淞據爲巢守備解明道覆敗之賊酋蕭顯犯金山敗官兵於天妃宮衝上海縣焚治所七月攻寧海七日解八月顯走崇明沙王忬計顯必入浙境設伏邀擊賊乃南遁官兵邀殺

普陀遊戰勝之零賊登嶺據塹自衛大猷進逼之顯趣高家嘴復據崇明沙督府微湯克寬討克寬雖世將頗驕與卒不相中驅之入賊伏中而敗失亡千餘人任環獨率所領堅壁斷其歸道顯甚困值歲除守卒懈顯得逸時所在寇盜充斥江南人柔軟望風壞散貪吏藉軍興橫歛富民廉者又謂南人善訛言東手坐視于是百姓力屈不能卒業千里蕭然而奸豪倡言搗巢非計搖動忬忬奏釋柯夼起虛營計必滅賊三十三年正月蕭顯攻嘉定循海而南閘上海上海時初城未固勢且陷僉事任環馳救敗賊胥家債

二月顯巢史家浜𡼏進擣文綬兩兵皆未懲而去三
月顯自曹涇突走松江敗官兵於蕭塘進攻郡城任
環擊敗之走大門墩尋奔慈谿王忬設伏擊之顯衆
就滅先是賊每入寇而歸率息肩普陀鎗趨龤之他
島賊忽至我軍却爲賊所擠亡者什六鎗力戰脫歸
四月王直巢柘林連綿二百里分一支自白鶴港趨
太倉一自劉家河趨崑山趨太倉者毛家屯賊迫攻
具以百夫門馬衝梯隧道肉薄而登環率死士飛刃
斫之連發縱砕其首又縋兵下突而前賊氣奪委棄
塗地走趨崑山者葛隆屯賊緣堞而攻勢甚急尹祝

乾壽夜募死士持蠟書浮水入晝夜達姑蘇趣撫遣
帥梁鳳以真儀兵應援鳳至三里橋望賊即潰而西
將能屬者數人耳賊得鳳所遺火器藉以攻城益急
乾壽力禦始解五月賊攻嘉興鏜擊敗之賊復糾悍
卒七千人攻崑山乾壽天其渠魁二大王賊走倖張
魁追擊之斬級五百嶺東賊何亞八潛引番舶突潮
州侍郎鮑象賢設伏佯北不勝以數百人委之賊大
至伏發大破賊殺賊二千餘人六月賊遁蘇州督將
萬表遇之敗失亡狼藉勢遂大張民逃避無所號呼
震野焚掠慘不可勝門不敢啓排寨蹂踐任環適遷

自真義乃闢門令男女以以列進賊間竄入環護之復以解明道出與力戰賊退入太湖吳江兵用舴艋邀之乃棄所獲弭我因得逸由平望去七月正悍攻撫大同兵備李天寵代八月賊攻嘉定撫臣請兵於朝大司馬議發精卒六千偏將軍許國李逢時將焉二帥至擊敗王直於師家浜二帥所將雖選然不知地利溯至溺死甚衆九月賊攻嘉興掩我軍於孟家堰十一月賊攻湖州十二月侍郎趙文華以寇亂謂海爲崇請禱上命之往是歲設提督節制江南北閩浙軍務用尚書張經經慷慨易賊甚以爲由寵上掃除

麁然性貪倨而踈諸參佐又慓猾果往速退識者慮之三十四年正月賊破崇德至横塘官兵與戰敗績青齊驍將及長鎗手皆盡僉事董邦政擣川沙賊斬首五百賊趨蘇州任環敗之滕墩斬首三百賊夜鼓入崇明崇明不戒令唐一岑巷戰被創死三月賊萬人屯下沙進逼上海而張經調楚粵兵數萬駐松江欲擣賊巢賊聞退保舊穴四月賊攻常熟任環林懋夾擊之俘斬三百級賊益至與官兵相紛拏縣令王鈇致仕參政錢泮力戰上塘港遇官徐海探知官兵將討乃分兵牵制我師一走上海一走嘉興走嘉興

者剎萬人尤爲悍御史胡宗憲聞變馳赴督保靖兵
擊之遇伏稍却宗憲分其兵爲三前鋒迎敵仵却左
右翼縱賊敗趨王江涇會張經自松江兼程至而永
順兵又從泖湖西出四面合圍賊大潰斬級二千五
月賊復攻三山所偏將軍劉朝恩固守值霖雨城圮
數十丈朝恩以木城障之發矢如雨不能中一賊朝
恩曰此幻術也投以犬首旋發矢即中其帥貫侯而
斃賊驚潰走趨陸涇任環移諸師搗之戰始交獲其
舟三明日賊復揚帆直上衆以爽兵緣之崩上自辰
至申賊披靡不能支斬首八百幾殲焉六月賊趨澗

庭兩山又犯杭州境北關市張經統狼土兵累
之捷倭太敗督察趙文華與經不相中得劾經嗟唶
治兵無狀徒以家閣避賊佹故耳上怒甚趣使捕經
併巡撫李天寵皆論死詔宗憲代天寵尚書楊宜代
經文華還朝未幾又出監督搜括官庫富豪金寶百
萬南方騷然慮不在倭矣賊自塘棲得志遂挾輜重
往乍浦推官劉泉邀擊於海洋悉沉其所七月松江
守方廉使諜投毒柘林井賊死者千餘人八月劇賊
五十三人自象山登岸突至南京焚安定門督兵出
禦之望風而潰賊退殺二偏師及卒數百人都御史

曹邦輔選懿士馳護孝陵居數日賊南走邦輔曰賊
師深矣地形兵力爲所窺矣小入而得志大舉之謂
何彼非力屈而歸勢孤而歸也歸且合柘林之黨引
之而來是金陵亦海上之危邑也柰之何其可縱哉
乃募水兵由間道趨湖口身自追之及於滸墅擒斬
二十七人餘走陽山欲下洞庭見我兵旗幟不敢渡
匿橫涇田禾中武生張大綱捫其所殺人肉尚未寒
曰賊必伏是令衆大呼賊驚出悉擒之人稱手刃數
人被創死閏十一月僉事熊希程率川兵夜趨周浦
賊徒恇懼因其恇也而攻之盡燬其巢十二月賊流

入平陽三港官兵邀擊賊佯爲我兵裴出陣後而以精捍者衝其前我兵大潰賊趨台州守譚綸挫其鋒走嵊縣客美兵復敗之三十五年正月陳東巢新場殺叅將尚允紹於四橋賊數千入紹興宗憲馳救遇賊江橋夾河而軍宗憲望見曰是賊弱吾且試之於馬上揮幟賊立而聚觀宗憲笑曰易與耳渡河擄之賊走後梅民家縱大焚之幾盡三月任環遇賊蔡廟堡諸處七遇皆北之閩賊據福清海口鎮師劉炌夜襲其巢追北至石壁嶺援兵不繼炌掩殺三人爲賊所害四月賊攻揚州殺同知朱袞而徐海陳東各擁

部下萬人併攻乍浦時川湖諸省兵俱罷去獨恭府麾下及容美河朔兵五千人耳巡撫阮鶚夜半趨乍浦宗憲引兵壁塘棲相犄角賊罷圍趨鶚州挾河朔兵及於皂林賊鼓譟而前銳甚鶚皇急入保桐鄉恭將宗禮霍貫道張左右與持戰數合殺傷相當日暮賊引去二帥絕餉道不得善地便水草自休止士頗饑疲詰旦賊遶偵者樹而望孤壘也大喜縱兵夾擊矢砲雨下貫道大呼力戰無不人人一當十復擊殺數十百人而貫道亦自手刃十餘人會火藥盡二帥俱陷賊乘勝圍桐鄉宗憲得詔移諭曰本知浴權在

直與海可以賂遺設利降也因使使潛諷直與海耆
遺養子毛海峰款定海関謝罪宗憲宗憲厚遺酋而
陰令營中盛軍容私諜者故縱酋聦之酋怖且感海
亦遣使王督府厚待之如直使歸以報海明日復來
曰遣臣之仰慕府如百穀之望時雨也宗憲待如初
凡數復而海遂持和節矣然陳東疑海數問使有二
心頗怒而海遣酋私桐鄉城上兵曰某聽胡公不敢
與官軍爭一旦之命矣東門陳黨也悍不吾從若謹
備之是夕海果道崇德而西而東盛爲樓櫓撞竿以
撞城鷄募士爲縛索圜撞竿所擊故窟處竿王郎縛

撫以上斬之民平熾汁灌城下酋酋不敢過東閩海去亦罷圍而阮提督出矣鶚自圍中急與宗憲相猜異論始起是月賊入慈谿焚縣治波仙居縣據之六月阮鶚諱論進擊平之吳淞江賊萬人欲西合游江海遣諜說海擊之朱涇道上賊俞大猷伏飛艦海上邀之溺且盡海懼以飛魚冠諸寶貨輸宗憲遣其弟洪入質我亦厚遺之海麾下之沐敞逅海以爲幣重而言甘弗可聽宗憲乃遣羅龍文諷海誘縛葉麻獻幕府于是海部曲盡皆離心七月宗憲復以簪珥遺海侍女翠翹綠珠兩侍女日夜論海縛東日嫂發母

足則軒手足彼非直手足戚也而何惜爲海關說而東者薩摩王弟帳不書記海重王弟不能也宗憲出葉麻囚中令詐爲書於東及兵賊殺海其書故不遺東陰泄之海海益感而趙文華約宗憲部署兵擊海日急曰吾欲以間執讒慝之口宗憲佯曰彼縛獻陳東郎子弟畜之耳又何之爲海乃以我賄賂王弟詐請東代署書記即縛以獻于是海執日孫海又委作浦賊出巢官兵乘之獲勝海自念數有功又負前罪持兩端以覘望宗憲令羅龍文促之海與共宿夜半海以足蹋之曰汝何稚虎狼穴而弗畏也龍立曰今

胡越一家何有他慮海曰聞趙公為刀俎以我為魚肉柰何龍文曰是趙公始謀而今不然也畏猴坐甲固若是求若既降矣又何勞師焉我所以至者急欲得若一見以報天子報天子且有官而何苦旦暮乞貸蠻夷為若或不信且質我營中與爾同命可也海聽其計約八月二日入謁而海先期帥酋數百人胄而入平湖城宗憲文華與提督直指四公坐堂上諸酋北向稽首呼死罪海欲再款宗憲而來之識誅自示之海復西宗憲稽首宗憲下堂摩海頂謂之曰若毒東南久矣今既內款朝廷且赦若慎勿再有賊心

厚撫遣之海旣出衆惡其不以期又且胄也終必反覆不除之爲他日患海亦覺耳目非是且知官兵大集陰权陳東餘黨宗憲遣童華往解之官與之議卒華曰以好往一使足矣以武往數卒無足爲乃獨身去海迎華罵曰官家方徵兵若來何爲此左右縛華殺之華大笑海曰若何言華曰笑若不知人耳陳葉二黨陽附若而陰仇之也胡公心愛若而虜若入其彀中故遣我相聞若柰何艦六十十月攻滝江十一月上以言官請詔擒王直者封伯予萬金宗憲出直毋妻子獄中厚奉之以爲餌復使蔣洲陳可願往諷

直直開家屋無恙欲洲程費而会腹心葉宗滿于汝
賢王汝同可願報謝。宗憲所以待之如布衣交時、時
對將吏曰、直非反賊計無聊耳。見我必且得釋。直聞
移泊岑港請開市、宗憲大集官兵埋伏數匝。而身自
挾王激與起居飲食、縻諸帥請戰書十餘篇於案頭。
激竊視之、宗憲又作醉夢中語曰。吾欲活若故禁不
進兵、而若何愚也、激漏於直。又使其子澄刺指血寄
直書而令諜往說曰、若苦兵間非前死則後北不如
降也降則以若為都督、置司海上通互市。直亦誓為
外臣必保海外諸夷無使盜海上。因請王激濟營兵

乃詣幕府宗憲遣之直至吏下之獄有欲活直者宗
憲計直雖執其黨猶盛若活之使與其黨相應是樹
兵也而何以假兵具議以聞詔斬於市加宗憲太子
太保文華少保予世錦衣千戶王激遇風覆海而直
黨毛烈據岑港謀報官兵攻之弗克三十七年二月
宗憲將六路兵以從賊於岑港戴冲霄爲前鋒殺傷
頗多宗憲戒無取級躁屍而戰賊大敗奔舟已復登
陸死戰我兵稍却賊得入營固守宗憲檄諸將曰賊
嘗解久矣不解者有狀度春汛及新寇必來援耳我
躁則彼合矣無何果有數十舫泊普陀逐之走朱家

山而岑港賊亦走宗憲度其必介沈家門馳詣定海令夷僧私招之兩賊猜疑至持刀相挐我兵乘隙進攻賊衆大亂縱火焚其巢賊奔柯海嶺宗憲潛伏卒山下而以小艇嘗之賊逐利悉至伏發夾擊殆盡所愛而愛所侁乎海曰官兵何以壁近郊華曰以防東黨也海釋之因華求容舍便地乃以西沈庄居陳黨而居海東沈庄又令東詐爲書遺其黨曰海約官兵夾剿汝矣東黨果疑而夜伏邏卒東沈庄道上獗之海皇急令酋稱兩侍女間道走幕府自託邏卒歸報陳黨陳黨鬨之勒兵募兩侍女過海所罵曰俱死耳

何官我爲相猜而與海中猜衆大亂明白官兵四合
保靖兵先當之狼卻河朔兵乘之又卻宗憲擐甲直
入會風烈麾衆束千餘炬縱火焚之海沉河死斬首
千級永保兵俘兩侍女而前問海何在侍女泣而指
所沉處遂斬海級以歸二侍女即翠翹綠珠也翠翹
故臨淄民家女鬻於娼善吳歈度曲婉轉往往傾其
座人故得之傳詣海海尊幸之日與諸姬莫不自失
而翠翹念欲歸國日夜從容言今誠得事成事成冡
叛名不根爲叛終不可成不如降海言之海既殲督
府飲至轅門令翠翹歌而遍行酒度曲益悲惋諸將

士及忝佐無不相顧灑泣督府以其功高不忍殺之配諸承順酋長去之錢塘江上嘆曰徐酋所以待我者備矣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酋而更屬一酋亦何面目投水死十一月賊犯會稽以報沈庄之役官兵與數十合莫能禦宗憲馳往登龕山促盧鏜戰鏜曰士疲矣盍少休宗憲諾夜召親兵謂曰賊諜知我休士宜乘其不意毋令渡錢塘背而趨之遇賊戰無不一當十賊大敗踰山坡我兵搜之悉斬首以獻達旦諸營方知相率入賀鏜大怨服三十六年賊犯揚州天長陷寶應副使于德昌擊敗之泗州三月賊犯

福建晉城奪戰盡四月賊陷福清進攻興化廣兵以
火砲擊走之復攻惠安五晝夜始解譚綸敗賊於寧
海仙居五月賊攻泉州突犯惠安縣令林咸與戰咸
敗沒遂撫王詢統兵逐之沉二十餘艘斬級四百三
十八年三月賊陷福安浙東賊數千走何家礇樹木
營自固副使譚綸計曰賊嘗我也令大猷率師從繇
身先馳之諸帥曰士遠來疲請休之綸曰賊易我宜
出其不意進兵馬岡賊繼至者五百移兵先擊之賊
敗走明日綸進搗何家礇賊殊死戰綸還奇兵從間
道出賊後擊破之賊攻樂河明林渚綸追之及來於

軍松門衛入門戒偏裨曰賊必夜至卒乘障久而疲城必且破可悉軍通衢備巷戰漏下四鼓賊千人襲西門火城中屋綸與戰斬其酋乃退綸尾其後計賊必出金清閘鑿二舟塞之賊至欲起塞舟綸偃旗伏新河城厚享卒詐爲新河老人遺書賊約餽千緡令勿攻賊乃不起塞舟明日綸出南門卒皆推鋒爭死擒斬千人餘賊遁海去是月賊萬衆連舟趨淮上賊初利江南富厚獨王直之淮陽多大賈始侵尋於江北每至屠戮而云朝議虞陵寢設提督大臣用李遂遂數有略閱兵通州報至即馳赴泰州而以副使劉

景韶兵阨如臯賊知如臯有備由通州東趨白蒲鎮
遂策曰賊過如臯由黃橋泰興犯瓜儀則糧運阻梗
留都動搖若驅之富安以北沿海東出無能爲矣盛
集兵泰州賊乃從富安出遂馳淮安約諸帥擣廟灣
賊巢賊覘知之分其衆一由西亭一由白蒲丁偃以
牽制我師遂自丁偃西亭二賊景韶足辦矣必我也
當大敵騎而趨淮安丁偃賊至潘庄與我兵遇全營
覆没遂次於淮而通政唐順之亦提靑沂兵至相與
合勢分五哨師於姚家蕩以待初賊我兵緩於丁偃
急走淮安掩其無備比至見兵勢甚盛相顧驚愕盡

銳衝我左哨遂揮兵夾擊俘斬八百有奇賊奔守廟灣我兵鼓而進之賊困甚乘風雨夜遁官兵尾之凡三戰斬級千餘而西亭亦以全捷告十二月巡撫王詢攻上逕賊竊其半渉而薄之搶斬溺死數千人三十九年正月賊屯潮陽僉事齊遇運敗之俘斬二千級五月賊巢月港參將王麟擊之海洋擒其酋數人所部三千餘悉溺死無遺四十年四月賊百餘艘入浙海洋官兵追逐至馬蹟河坟賊惶據奔陸把總章廷稟設伏舟山約水兵合擊賊大敗賊又自週洋港登劫宗憲示衆曰賊分侵以牽制我而我分擊則墮

其計宜併力合勢先是重大是月賊軍松門寧海吉
急僉事唐堯臣日虜睥睨台州先發寧海直以走我
兵耳乃留一軍海門令帥戚繼光居中爲應兵旣出
賊果大來癸丑賊趨新河堯臣破之城下餘黨夜遁
明日及之溫嶺又破之而海賊以繼光來悉遁去賊
他部復過台州繼光自桐巖趨台鼓行而進遇賊花
街張翼而逐之殺數十百人又逐之瓜陸皆自沉死
巳未圻頭賊焚舟起擁衆趨台州繼光簡銳士往救
誓師曰毋掠輜重毋尚首功毋輕殺脅從其以前驅
者進擊賊無留行而後伍乃割賊頭畢而獻狀凡獻

賊五百級子前縣者千金七百倍之千又倍之破賊
殺所獲輜重備賜軍中若賊未破而爭取財者罪死
軍中又立一白幟凡脅從者空手伏幟下五月庚子
朔及大田賊退次大田東堅壁不出會雨甚賊出間
道從往仙居繼光自賊出中渡至白水洋七十里我
兵由官路至洋五十里兵法云先處戰地而待敵者
佚策馬行四十里探賊向往率衆伏上峯嶺次日兵
出頗早光下令令人各砍一松樹執而坐賊望見意
爲林木佚其行過半乃齊呼蹴出賊驚擾走山頂我
兵乘之賊四散走投落坑塹者不計脫者奔白水洋

居民火破之賊遂盡蓋浙兵自謂綸練後多敢力戰深入之士以故累年無倭奴迹或時有候者到而希矣而閩中嶺表其毒未已已而諸用事者卒爲言者敗壞其功俞大猷幸得脫死李遂南遷宗憲被逮文華制督王詢畏譏引疾去後來者益媕婀託於暗且瞶矣外史氏曰初作難發於元龍沴灑清齊蓮卒探知地利逆節前起故禍中逆左山東及張士誠方國珍分據東南海上而遺孽竄島中兩浙淮陽驛騷矣嘉靖中葉患益侵廣天下傳奉則冠帶沸波蕩無畏故實以王直徐海二酋使然彼皆豪桀困於州邑之

路藉而跡卹邑爵無以耗其雄心獨憐當事者奈何不令之爪牙邊鄙而驅之耳目外夷也宋臣鄧剛中議欲錄用瀕海諸豪以資捍守而高帝盡籍海上惡少爲伍長嗟乎深慮哉

日本志

葉向高

日本古倭奴國在東海中地分五畿七道三島又附庸國百餘大者五百里小者百里最強大桀黠漢滅朝鮮通使稱王者三十餘國其後天村雲尊立累傳皆稱尊神武天皇立累傳皆稱天皇亦間立女王時與中國通唐咸亨初改號日本元世祖使趙良弼招之不至遣唆都范文虎將十萬兵往征至五龍山暴風舟覆軍盡沒終元世絕不通 國朝洪武二年倭寇山東淮安明年再入轉掠閩浙 上遣趙秩語其王良懷爾能臣則來毋恐若吾邊不能則爲自爲備

良懷言家古嘗使趙良弼好語餂我襲以兵今使者
得毋良弼後乎其亦將襲我也欲殺之秩爲其言所
以來宜　國家威德耳豈徂汝耶良懷氣沮乃遣僧
隨秩奉表稱臣入貢　上亦遣克勤仲猷二僧往諭
然其爲寇掠自如瀕海郡縣迄無寧歲乃　下令造
海舟防倭德慶侯廖永忠請備輕舸以便追逐　從
之七年來貢無表文其臣氏久私貢並　却之九年
表貢語嫚　詔詰責之十三年再貢皆無表以其征
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書倨甚　命鐫其使
明年復貢　命禮臣爲檄數而却出已復納兵貢艘

中助逆臣胡惟庸惟庸敗事發　上乃著　祖訓示
後世毋與倭通而令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分
行海上視要害地築城設衛所籍民爲兵戍之防禦
甚周倭不得閒小小入與我軍相勝敗永樂元年王
源道義遣使入貢　上賜冠服文綺　給金印道義
稍捕獲諸島寇來獻　賜賚甚豐封其山碑而銘之
予勘合十年一貢八年道義死子源義持立　遣使
往封頃之我兵獻海上俘其首皆倭人群臣請誅之
上釋歸　璽書下義持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
先烈之不圖而輕犯　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

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奉表謝罪
禮其使遣歸未幾復寇遼左都督劉榮大破之初榮
偵倭至即伏兵望海堝而別遣奇兵斷其歸路倭中
伏奔捕戮無孑遺當是時我方招來諸島夷絡繹海
上倭乘爲欺詐瀕海復騷賴是捷逐眼論功封榮廣
寧伯宣德七年以日本貢久不至　命中使諭其王
源義教明年來貢自後遞貢遞掠備嚴則貢得間則
掠與之期不遵我亦不取羈縻示寬大而已倭益肆無
忌至焚官庾民舍縛嬰兒竿上沃以沸湯卜孕婦男
女剖視賭勝爲樂慘毒不忍言至成化時廷臣始有

發憤議却其貢者而竟格不行正德四年王源義澄遣宋素卿來貢素卿者鄞人朱縞也逃入倭有寵于其王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夷心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　賜飛魚服遣歸嘉靖二年再奉使至是時國王源義植孱諸島爭貢以邀利大內藝興遣宗設謙道先素卿至俱泊寧波故事夷使以先後至爲序市舶中官賴恩得素卿財先素卿宗設大忿相讎殺戕指揮劉錦袁璡大掠寧波奪舟去巡按御史以聞禮部仍右素卿以給事御史言乃下素卿獄論死沒其貨絶貢者

十七年至嘉靖十八年其王源義請復貢乞易勘合還索罪貲　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册三人百不者却不受破平之明年誅王直王直者徽人也嘯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舶巢五島中倭之來皆直等導之蔣洲陳可願行過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倭矣可願還具白直語而洲留諭諸島二歲歸竟不得其要領宗憲出直母妻于獄洗沐供具慰藉之許釋直罪與通市約誓堅甚直乃來直死兩浙稍寧餘黨冦淮揚越　如皋趨泰州江北大擾遂撫李遂攻賊廟灣盡殲之三十六

年福建賊連破寧德諸邑明年破南安福清又明年破永福攻福州四十一年破興化諸將環視莫誰何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繼光先是曾破賊橫嶼牛田威名甚著賊聞繼光來走平海繼光就圖之因風縱火賊皆糜巢中無脫者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矣廣東賊亦爲俞大猷所破倭患息自東南中倭以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財力俱詘生靈之塗炭已極倭亦大傷至盡島不返隆慶時海上逋寇曾一本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與我亦嚴爲備旋至旋撲非如嘉靖之季矣始倭盛時議者以市舶罷夷無所衣食

故反宜開市如諸番參將大猷以爲倭與諸番不同諸番產物多船至而征之其利厚倭之市僅一刀一扇無他產可利也而又生禍端國初絕之今忍開之乎且倭能苦我者以我陸而禦之主客反而勝敗分也吾以海爲塹以舟爲家明風候嚴約束來拏去追倭可剿矣舍此不圖而輕與之市爲國家生事後必悔之大猷習海上事後多用其畫其地北跨朝鮮南盡閩浙其往朝鮮也自對馬島開洋信宿至閩浙順風旬月至入貢必由浙多夷性狡違約如故內地奸豪往往與爲市不償直夷索逋急則恫喝官府以縱

冠爲辭兵出則陰泄之倭速其去且樹德也如是者
又之倭大恨言我挾王貲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因
盤據島中我亡命無賴及小民迫於貪酷饑寒困苦
者咸相率從亂東南之禍大作于是朱紈以巡撫蒞
治之紈日夜餙兵嚴糾察上竟暴勢豪交通罪奸謀
稍解紈竟爲豪家所中自殺賊益猖獗三十一年殘浙
東明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將王忬爲巡
視忬經畧摘發頗有紆旋移大同去李天寵代將則
盧鏜湯克寬俞大猷是時倭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
沙窪青村陸涇壩諸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鏜

戰孟宗堰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熏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三十三年張經爲總督經檄狼土兵赴戰大敗賊于王江涇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柘林賊焚巢遁進攻陸涇壩賊賊之捷未　聞而工部侍郎趙文華以禱海至劾經天寵養寇論死西市以楊宜代經胡宗憲代天寵文華督察其師倭來者益多大衆掠江北焚漕舟文華盛集兵戰于陶宅敗績應天巡撫曹邦輔再戰復敗別部自日照登掠贛榆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官兵莫能禦高埠賊轉掠湖

西南直破南陵溧水横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
乃戒諸將大猷等逐賊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倭大
至三十五年宗憲代楊宜遣生員蔣洲陳可願諭其
國王禁戢諸島時淛西賊惟陳東最强徐海從至與
之合宗憲厚賂誘海使執東遂進攻海于梁庄大歷
五島而行回則徑趨長門每歲清明後至五月重陽
後至十月常多東北風利入寇故防海者以三四五
月爲大汎九十月爲小汎其入寇多薩摩肥後長門
三州人次則大隅筑前筑後博多日向攝摩豐前豐
後和泉諸島其主近稱山城君空名耳倭不禀其號

令內相攻殺則役屬而豐後最大俗喜盜輕生好殺每戰則前一人揮白扇為進止木弓竹矢以骨為鏃刀極剛利中國不及也男子髠頭斷髮黥面文身婦人披髮跣足間用履土氣溫煖宜禾稻桑麻產金銀琥珀水晶硫黃水銀銅鐵白珠青玉蘇木胡椒細絹花布漆器扇刀劍鎧甲貢道故由寧波達于京

論曰四夷為中國患從來久矣而皆般于西北狡然島夷狂逞肆噬則 明興實甚豈盛衰之數亦遞乘歟夫以 高皇帝之威靈北暢南洽獨倭馭之而不馴綏之而愈貳此其不可以禮義化誨懷服視諸夷為

特甚矣東甌江夏僇力經營保障之具犂然畢舉廣寧一戰威震殊俗赳赳虎臣于今爲烈矣顧鉅防驟于平世疆事斃于匪人東南之禍其亦有必然者也重以匪茹罔懲包荒太甚郊關弛禁虎兕狎遊遂令貢使內訌奸氓外市紛紜糾結干戈日尋毒流海內十載不休　祖訓之嚴於絕倭淵乎卓哉真萬世之龜鑑矣

哈密志

王世貞

哈密故唐伊州地東接甘肅西距土魯番爲西域諸國之喉咽元族屬威武王安克帖木兒居之永樂四年遣使入貢詔封爲忠順王賜金印卽其地置哈密曲先罕東罕東左凡四衛其西域天方等三十八國貢使至者或置哈密譯文具聞乃發而土魯番者強番也控弦可五萬騎忠順王三傳而至脫脫卒子亡[illegible]羅帖木兒立爲其下者林所弑王母努溫荅力守國成化中土魯番酋阿力謀其衆掠赤斤蒙古不從盡卽以兵刼王母及金印歸王母之外孫罕愼遁肅州

父之茸蕭守臣奏納罕慎復王哈密而阿力死子阿
黑麻代之罕慎貪而殘失夷衆心弘治初阿黑麻挾
詐殺罕慎據其城上言罕慎非王裔不稱請自王哈
密下兵部尚書馬文升議不許仍賜璽書切責阿黑
麻悔懼上金印及還所據城詔褒予金幣有差乃行
求忠順之近族故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使哈密頭
目阿木郎輔之阿木郎勾引哈剌灰夷掠土魯番阿
黑麻怒復以兵入刼陝巴及金印而支解阿木郎以
殉弘治六年事聞命侍郎張海都督侯謙經略之戍
土魯番使四十餘人於兩廣阿黑麻遂自稱可汗畧

罕東諸衛聲欲取甘州而海等以奉使不稱下獄詔
免矣八年阿黑麻留其將牙蘭守哈密精兵不過四
百騎甘肅撫臣許進帥臣劉寧諜知之乃以三千騎
襲破哈密牙蘭走獲陝巴妻女并牛羊三千有其脅
從者八百人還陞賞各有差九年阿黑麻復據哈密
乃奏送回陝巴及金印城池易故四十餘使詔起前
咸寧伯王越帥諸路議還其使陝巴至則役故封遣
兵護之國所以勞賜阿黑麻良厚十七年哈密諸部
以陝巴嗜酒掊尅欲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爲
王陝巴懼跳之沙州而會阿黑麻死諸兄弟爭立真

帖木兒弟吳來都督寫亦虎仙等部誘謀叛者更[illegible]巴復之十七年卒子拜牙即立時真帖木兒以亂故依中國留甘州而其兄滿速兒稍定國亂自立矣上書求真帖木兒未許正德六年始議遣還湯沐衣幣護之出境而滿速兒已復襲不吟峪逐拜牙即走詔左都御史彭澤帥師往經界之澤宿將也度未易兵定乃以綵綺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因請還金印及城池而澤不俟報輒上書言事定乞歸召還掌院事滿速兒謀知兵罷即不肯遽還金印城池所要求無已而使出入肅州不絕且

願與原降夷款兵備副使陳九疇疑之悉捕下獄面阻勢賜金幣不出關於是滿速兒以萬騎寇肅州游擊芮寧出戰不利亡八百騎九疇嬰城自守復賴其使内應悉擒殺之而使使媾尾刺達兵掠土魯番部落速壇兒狼狽走軍從後徼之頗有斬獲而兵部尚書王瓊與澤有郄發其辱國欺罔及陳九疇輕率專擅激變喪師上聞大學士楊廷和等雅與彭澤善不獲已奪官又捕陳九疇下之獄亡何　武宗崩給事御史劾王瓊挾私忌功廷和爲内主乃逮瓊戍之起彭澤爲兵部尚書出陳九疇于獄以都御史撫甘肅

尋速壇兒以二萬騎入甘州焚廬舍剽人畜九疇推
之出境斬獲亦相當又遇海西虜亦下刺敗之酋首
百餘即上言速壇中流矢死矣捷聞遷秩有差會廷
和坐議罷彭澤亦罷新貴人璁萼用事廷和黨也
知王瓊怨之故力薦為西師瓊復上書排澤九疇事
且言速壇兒實不死按驗當九疇誣罔論戍而瓊出
揚兵境上喻速壇兒利害還哈密罕東諸部散之近
地速壇兒誓不敢為寇諸國稍通貢然哈密竟不復
城而金印失矣尚書胡世寧畧士也與璁萼善然頗
不甚直瓊而極言九疇材武數推轂不果用夫國家

立哈密欲以爲外臣藩西陲耳卒之兵連禍結幾與
明相終始其害何如也即厥兵不能滅土魯番棄哈
密閉關絶朝貢寘之度外可也兵不足威賞不足結
柰之何竭中國之財力而塡之竟取辱也雖然其内
事猶有可論者夫彭澤躁而輕然其不用兵旨可採
也陳九疇果而揎然其材不可失也功罪亦相當楊
廷和似有挾然其所超進皆才也王瓊恨而修怨然
其經畧之策似長也璁萼似公然其所快在私也合
而論之可思已

哈密志

國初畫嘉峪關以西先後置衛八曰哈密曰赤斤蒙古曰安定曰曲先曰阿端曰罕東曰罕東左其先置後廢者曰沙州而哈密最西近土魯番去肅州千五百里爲西域咽喉以故重凡諸夷入貢必哈密譯其文乃發其地故漢伊吾廬唐西伊州元族屬威武王忽納失里居之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永樂元年遣使貢馬明年乞封詔仍爲王改稱忠順賜金印其部落有回回畏兀兒哈剌灰三種皆傾以都督統于王安克帖木兒立一年卒無嗣兄子脫脫先

是俾蠻夷卽　上厚撫之使嗣王設衛置官以華人
周安爲長史劉行爲紀善駸駸視內藩矣未幾脫脫
爲祖母速哥失里所逐詔還其王與祖母睦如初朝
貢不絕然湎酒昏憒部下不附九年卒命都指揮哈
剌哈納爲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脫脫從弟免力
帖木兒爲忠義王忠義王時哈密稍稍惟瓦剌一志
寇忠義王以聞詔詰瓦剌旋解去宣德元年忠義王
卒詔以脫脫子卜苔失里嗣王仍稱忠順以幼故復
立忠義王子脫歡帖木兒爲忠義王共理其國正統
四年忠順王卒子哈力鎖魯檀嗣王別名倒瓦苔失

里當烈其母乞留察　上嘉予之仍勅罕東諸衛遣所役哈密人齎無何孛剌攻哈密劫王及王母去。詔詰孛剌歸王及王母。哈密自是與孛剌親稍貳于我。璽書諭王朝廷樹立之恩於先世甚厚。背德不祥。慎毋為人所誑惑也。然竟不悛益通虜掠留漢人。因而擯貢者甚衆役者役暴橫至敢虐。議行軍校邊臣嚴絕其貢。詔曲貸之。天順元年。剌孛荅失里卒。弟卜列革嗣王。乞朝服束帶母妻冠袍及兵器諸物。詔下有司。予王朝服。母妻各點冠。餘勿許。隨以王母努溫荅失里誥先後賜乘轎洗盆金箔茶香及諸藥物甚衆。

其役請以部人必剌牙失里爲國師　上曰國師以
優西僧之有戒行者難輕授其命爲都綱天順末卜
列華卒世絕王母署國請以族人阿兒察嗣阿兒察
辭乃命把塔木兒爲右都督守哈密把塔木兒者故
忠義王脫歡帖木兒外孫也初王母以非族類不宜
立而哈密酋毋雜法兒等及國人請之堅故有是命
把塔木兒死子罕慎嗣爲都督成化九年土魯番強
控弦可五萬其酋速檀阿力尤雄黠速檀華言王也
攻破哈密執王母及金印去罕慎竄据苦峪城甘肅
守臣以聞兵部議哈密我藩籬土魯番無故奪之此

而不問則諸衛將盡爲韃佗嘉峪之外皆敵壘矣必
復之乃使都指揮曆昇諭赤斤蒙古諸衛以輔車脣
齒宜自爲計而遣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討之
至則調赤斤罕東兵數千駐苦峪不敢進詭言阿力
欲攜二衛虛還其兵使自守而身自歸朝阿力遂輕
中國益侵我內屬諸夷時遣使稱王母死還金印城
地以虛辭殺我十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檀未
壯守臣請乘削納罕慎哈密至十八年罕慎入哈密
晉左都督罕慎貪殘失國人心西域諸貢使皆要索
有怨言弘治元年始回誘阿黑麻使攻哈密阿黑麻

亦壯乃曰罕慎非脫脫族安得王王故應我因好語罕慎與結姻棄盟殺之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請代王領西域職貢兵部書馬文升議諸夷各有分地安得相併兼夫以北虜之強我尚却其款何物小酋欲與我婣且憪然王也格不予而遣哈密部酋寫亦虎仙諭阿黑麻以金印歸擇所宜王文升謂夷俗重種類且服元久非是族也不可使守乃行求忠順近屬安定王裔孫陝巴爲王以奄克孛剌阿木郎輔之二酋輕重不相得陝巴空名耳無與爲守阿黑麻乘間攻殺阿木郎執陝巴去而以阿木郎奪賞物掠其牲

六年議予之湯沐衣幣遣歸以都督寫亦虎仙滿剌哈三爲護行至則留不歸反以我情輸滿速兒導之侵我奄克孛剌以聞因具言拜牙郎欲叛中國從土魯番國且不守遂奔肅州順之滿速兒逐拜牙郎使其將火者他只丁守之詔都御史彭澤督師往討時鄧璋爲總制給事御史言兩帥並置莫適任也宜罷遣不聽澤度滿速兒強未易兵定乃以綵段二千白金器皿入土魯番庭說令和好滿速兒喜許歸金印城池澤召還而拜牙郎尚爲所留我益弊索之卒不應滿速兒益驕曰之與寫亦虎仙牙木蘭等謀入犯

縱騎蹂關外及苦峪諸城會滿速兒以他事忿害本
虎仙將殺之火者他只丁爲解訐至肅州歸幣千五
百疋滿速兒喜釋弗誅遣人徼幣無有也遂復奪哈
密城大人爲寇遊擊芮寧與戰死之亡七百騎賊迫
肅州城下僞請和而陰約諸降夷及夷使爲內應兵
備副使陳九疇廉得其情收繫捶殺之嬰城守而使
使媾瓦剌達兵掠其巢滿速兒狼狽走我乘之頗有
斬獲副總兵鄭廉及奄克孛剌再敗之瓜州滿速兒
復請和巡撫都御史李昆以聞時方遣彭澤及中貴
人張永往視師蹤至罷行而滿速兒實無意和語張

甚又竟不歸拜牙郎九疇議夷兄弟方內嚮安能加
我且俗積聚師行則彼猝難援未戰已先困矣內
地早收堅壁待之可坐破也宜絕其使勿通都御史
昆議異謂不宜絕請　上裁兵尚書王瓊右昆議從
之瓊雅欲倚卻彭澤又心害九疇能乃媒孽西北事
姦夷覘知本指又陵　天子多嚬臣可賄中則相與
關通上書訟九疇激變挑先後并諸守臣逮下獄澤
奪官昆論黍政議殺九疇尸尚書以徹尚書瓊持不
可乃削籍而寫亦虎仙者以貢至嶺秫倖臣以秘術
干　上得侍左右橫甚至冒國姓嚴例改元暴其罪

并子增論死西市逮王瓊戍之起彭澤爲兵部尚書九疇以都御史撫甘肅三年滿速兒二萬騎入甘州九疇先登戰疾力走之殺火者他只丁部下傳滿速兒走九疇以聞　上方念河西危急遣兵部尚書金獻民都督杭雄率師西討未至以捷聞獻民等實不見賊而滿速兒故無志事頗上聞諸議禮貴臣故惡王瓊欲甘心澤九疇使錦衣百戶王邦奇劾奏之上怒甚大學士楊一淸爲請不能得下法司議勒澤獻民歸里九疇且不測兵尚書胡世寧力言九疇雖輕信所部上功失實然其人忠力足任也且士習畨

所忌惟九疇遂誣反間變詐百出罪九疇是快夷心自壞干城非計乃戍之謫邊是時哈密已大殘餘衆千餘人走入塞守臣撫存之歲給耕種多五百石而夷酋請乞煩我無以應乃以兵備副使趙載議裁其賜而滿速兒既罷歸亦數使牙木蘭款關求貢尚書王瓊遣夷使往諭後不報六年秋乃遣馬黑麻虎力奶翁來稱貢陰令牙木蘭入寇于是留其使肅州明年夏牙木蘭降牙木蘭者曲先夷也幼爲土魯番所掠壯而黠滿速兒倚之數苦邊至是以入寇不從欲誅之懼而來奔頃之虎力納咱兒犯肅州趙載彭濬

事期之督臣王瓊以所斬獲示馬黑麻等械下獄其年冬滿速兒請歸哈密瓊以聞下廷議時頗有言哈密難守不宜復詹事霍韜力言置哈密所以離戎虜之交外領西域內蔽邊郡不可失也或難其守欲棄之則甘肅難守亦棄甘肅乎弟宜覈夷情討軍實下令有能和輯諸戎屏我西陲則畀以其地毋規規忠順後爲也尚書世寧昕言先朝不惜棄交阯大寧何有于哈密且我實封殖忠順以爲外藩而自罕慎以來三立三爲虜後遂與戎比而寇我耗金幣芻士馬竭財力無尺寸功徒使戎得挾以爲貨以邀索我臣

以為此與國初所封元尊和寧王順寧王安定王等耳安定王又在哈密內最近爾今皆存亡不可知我一切勿問而獨惓惓于哈密何也昔光武閉玉門後世善之臣懇謂宜蹴哈密尊守河西毋煩擾中國報聞滿速兒時往來關下遣人索前使及欲得牙木蘭釋懷事劇將報許世賓復爭牙木蘭本我屬夷土魯番安得索之且彼所恃者爲亦虎仙火者他只丁今皆斃而牙木蘭復來歸是無奈我何料兵食以備之結死刺以撓之樹新附寘有功內治旣脩何憂乎狡夷上是之章下璁璁引夷使伏塒下風諭朝廷威德

爲言牙木蘭已偕徒釋馬黑麻虎力納爺俾入貢并遣兒再使來語稍恭瓊慰撫之遂以哈密歸然皆竟不能有至二十五年復爲馬黑麻速壇所據諸具土魯番傳中諸酋亂吉孛剌等瓊皆爲請襲招居近地耕牧河西入貢如故哈密名存而地久沒矣初阿力虜王母以不助掠赤斤王母頗有威嚴能馭下王母虜赤斤諸衛相繼沒土魯番日以金印爲市邀歸速奪我自楊翁議襲後無能以一騎踰關而西一闖而境徒重索金印議論紛拏遣將召兵迄無虛歲而金印竟不返世寧發憤力爭不能格也都御史唐澤御

史劉濂既曰今之處土魯番與哈密迹有已然理有
當然勢有必然撫之以恩則驕淫之以武則力屈
此已然之迹也順則綏之而備愈嚴逆則禦之而武
毋黷此當然之理也蓋帥輕寇冦難橫挑其大者有
五焉尺籍空虛屯田榛蕪兵食不充一也我屢挫而
怯彼方勝而銳二也我失兀剌之援進則無資彼合
瓜州之力退且有據三也河東臨洮創喪卜蘇赤斤
諸衛零落殆盡根本既搖藩籬亦撤四也西南吾屬
東北苦戎并力則捉襟深入則掣肘五也況哈密遠
在蹟外豺狼是鄰強驅其忘之部落復還久失之封

難兵必難留勢將自潰為宜寬而撫之聽其自歸處
乘補卒慎擇將帥募民廣屯塞下使軍實日充然後
昭戢遺孽惟吾欲為招來剌城瓜沙與哈密襟喉西
域拱衛中華將無不可矣若今日則非其時也始王
瓊與論戍以議禮諸臣為鼓意哈密後心知其難卒
請從澤等議焉

赤斤蒙古

赤斤蒙古。西戎戰國月氏秦漢屬匈奴武帝取爲酒泉燉煌二郡晉屬晉昌郡唐爲瓜州後沒於吐番宋入西夏元仍屬瓜州其地有白山多草木禽獸永樂二年故韃靼丞相苦术子塔力尼率五百人歸設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爲千戶賜誥印所尋爲衛千戶爲指揮僉事十年叛寇老的罕走依赤斤命右庶子楊榮同豐城侯李彬議討之彬深計道險備餉難且降冬與師非司馬法請止兵 上從之以勑諭塔力尼遂擒老的罕來獻賜綵幣襲衣晉指揮同

阿嶺力尼卒子且加失旺爲晉都指揮同知宣德七年所部韃靼人祖失加卜等來歸命居之平凉正統元年且加失旺表言與韃靼戰有功晉都指揮使五年晉都指揮僉事明年勑諭且加失旺及都指揮董古者可兒卽等曰近使者至哈密命爾與沙洲衛護行爾獨棄朕命不遵革古者又時變其屬往來沙洲爲盜暴若行旅甚負朝廷所以建衛設官封殖爾等之意其改圖毋忽其年赤斤蒙古以兀刺冠掠乞內遷蘭州之白城山部止之已請建寺其地守臣謂寺而不已且予之巢勿許便從之且加失旺卒子阿速

卽陞都督僉事指揮同知鎖火者乞晉秩且言肅州都指揮胡麒阻其市易勅戒胡麒而以鎖火者爲都指揮僉事先是且加失旺哲言尾剌也先來求婚朮卽聽至是也先遣人要阿速往受聘阿速以聞復請内遷避尾剌報詔也先求婚朕向許爾父自擇便計不中阻顧受聘非宜往而見詐悔將何及赤斤爾世守地柰何棄之爾弟保險綏衆善自備朕且命邊將緩急爾矣是時尾剌與赤斤蒙古與沙洲罕東名内屬然陰與虜市至受平章等官沙洲酋薛令以爲言詔詰責之十一年赤斤酋糾合者赴闕下乞携部落

來歸　上這還下其事于總兵任禮始苦木娶西番女生塔力尼又娶于達達生鎖合者及華古者乃分所部為三帳自領中帳而使塔力尼領左隷以西番人鎖合者領右隷以達達人至且加失旺父子相繼長赤斤部衆强欲并右帳相仇殺不休鎖合者窘故自歸未幾死以其子切塔力㕍為指揮同知而哈密使者往來道赤斤為其部酋劫掠阿速不能禁我兵捕獲劫者械至京釋之景泰元年以衛敵死功晉阿速都督同知諸部下陞賞有差後晉左都督五年兀剌也先以書誘赤斤諸衛脇使叛已阿速归其書

上命守臣遣人諭阿速毋與瓦剌通成化二年阿速卒子瓦指塔兒嗣爲左都督六年以其叔父乞巴失加卜丁二人爲指揮僉事佐瓦撒塔兒從夷族請也明年瓦撒塔兒卒子賞播塔兒嗣十四年夷酋復言賞播塔兒幼不更事指揮加定爲衆所服乞晉秩代事塔兒亦請之報可以加定爲都指揮僉事仍令賞播塔兒壯還衛政是時土魯番阿哈麻侵掠赤斤王正德間奪其印種人散亂多走塞下偷逃處

安定　阿端

安定衛初別部也東爲罕東北抵古沙州地廣袤千

至無城郭俗以馬乳釀酒氊帳爲廬產馬駝王石洪武七年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烟帖木兒遣使貢鎧甲刀劍等物賜織金文綺分其部長爲阿端阿眞苦先帖里四部給印章明年獻故元所授金銀字牌請立安定阿端二衛詔從之以其酋沙剌等爲指揮等官永樂二年表貢馬五百匹遣河州衛指揮康受往受之壽言令甲諸番貢馬徵以茶貨爲轉輸今安定遠不便請給布絹報可安定王立木裁爲曲先指揮沙剌所殺部落潰散至永樂十一年其孫亦攀丹來朝復故封歸安定賜以印誥二十二年中使喬來喜

等往西域至必立出江充于賊都指揮李英率兵至
罕東問故罕東指揮綽里加言賊中使者安定曲先
酋也英進兵擊安定斬四百八十級虜七百餘人獲
駝馬牛羊十四萬有奇曲先遁去安定王詣闕頓首
謝宥其罪遣歸宣德二年以安定僧賞觸領占爲戒
淨慈應國師給誥命銀印是後安定王與國師雙入
貢而國師之外復有禪師則綽時國師則衆出都真
禪師則攝剌藏卜攝剌藏卜者禪師賞竺領真之姪
也賞竺領真自永樂時來歸居西寧卒而攝剌藏卜
嗣仍留西寧都指揮汪清疏其窺伺內地悉悉邊詔

歸安定諭其王九年安定首那南奔等掠曲先我使
在鬭復爲所掠勅戒亦樊册約束部毋生事十一年
亦樊册卒子領占幹些兒嗣王尚幼以其叔輟思恭
巴爲都指揮僉事佐之成化時爲土魯番殘破苗裔
散失至弘治初安定王領真幹卽兒子千奔請嗣王
許之終弘治世千奔時入貢正德七年亦卜剌破安
定奪誥印據其地餘衆內徙嘉靖間復令部酋嗣爲
指揮領其衆然安定王後無傳而阿端久沒莫知其
處矣

曲先

曲先在安定西古西戎部落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
洪武四年設曲先衛以土酋散西思爲指揮同知其
後爲朶兒只巴所攻并曲先入安定居阿真地永樂
四年指揮哈三散即思三即等表言西番侵暴乞仍
立衛從治藥王准報可以三即領衛事給印章并徙
安定治所於昔兒丁永樂末散即思及安定酋劫殺
中使洪熙改元命朱英討破安定追蹴崑崙西數百
里至雅令潤地曲先遠遁英還師都督史昭言叛酋
未獲宜窮追卻已之宣德二年散即思復掠使者及
西域貢使命史昭率安定罕東兵討之散即思懼而

遜遣弟千戶堅都等進馬賄罪　上以遠夷不足教宥之還其伊令居故部指揮那那罕表言二女四弟及部落五百餘人皆為安定所虜及餘衆潰居西番江不敢歸詔安定王亦攀丹索部下遣還仍諭居西番江者使復業其後屢入貢然亦苦土魯番內徙失故地

罕東　　罕東左

罕東在赤斤蒙古南亦西戎部落洪武二十五年侵塞凉國公藍玉討之將佐諫勿深入不聽師至阿真川土酋哈昝等皆遁去不見虜而還三十年酋長鎖

南吉剌思遣使入貢立罕東衛以鎖南吉剌思爲指
揮僉事永樂二年與其兄荅力襲等十六人貢馬晉
指揮使塔力襲爲指揮同知頭目奴奴爲指揮僉事
皆賜冠帶鈔幣自是貢不絕洪熙元年指揮那那奏
所部夷人以貢內供馬逃赤斤復坐官兵討曲先相
驚欲爲亂　上令守臣招撫之使復業曲先之後罕
東頭目班麻思結率所部從擒斬首虜獲駝馬牛羊
以獻宣德七年論功授指揮使九年罕東別部劄兒
加邈劫使者命都督劉廣史昭討之廣昭相與計寇
負罪重必深匿我以討叛名而遠逆之弗誅兵且無

震乃先使指揮祁賢以百騎往覘敵行月餘渡畢力木江劄兒加詣賢自歸請還所掠貢馬謝廣等以聞命宥之正統五年赤斤蒙古言指揮鎖合者殺人逃罕東且誘其部落哈密亦言罕東種相攻虜掠人畜兩詔戒諭之十四年班麻思結言哈密來侵　上念諸夷數相告言搆怨無已時而哈密又累誘瓦剌盜塞下詔都御史馬昂約勒忠順王毋與罕東仇且令偵虜情報我成化九年土魯番攻奪哈密都督李文右通政劉文奉命調罕東兵往討逡巡辭歸是時罕東諸夷皆困土魯番而夷酋奄章先因與諸族仇殺

逃居沙州朝廷許其耕牧輸貢部落日蕃班麻思結
即奄章子也至是其孫只克以沙州衛既廢請立罕
東左衛治其地下兵部議從之以只克嗣其祖官領
衛事已晉都督僉事弘治八年土魯番掠沙州追蒲
𠫼自附只克請救用兵部尚書馬文升議發罕東兵
襲之我師出以罕東失期不能有大功自是土魯番
入寇每假道罕東令給食而亦不剌安定數掠其資
罕東愈徙至弘治時往往款肅州塞求恤矣只克卒
孫日羔剌俺爲都督嘉靖初與別酋帖木哥土巴先
刋附土魯番者皆來歸巡臣請分其衆半居肅州自

城山午居威虜仍譯其壯勇練習之沓休迭上皆聽
日羔刺約束部落侵暴而我邊以俐夷庚俞渠坐困
沙州
沙州與赤斤接境洪武二十四年王子阿魯哥失里
遣使朝貢永樂三年置衛以其酋困即來買住二人
爲指揮使給冠帶印誥困即來領衛事遞進都指揮
都督宣德七年來告饑　上諭戶部臣曰救災恤患
朕固不吝然務內以事外非計其命肅州且粮五百
石使固即來自取之頃之言諸夷侵掠請徙居察罕
舊城不許正統四年所部都指揮阿出不花等遁入

哈密及罕東酋班麻思結等竄居其地因即來以聞
上命哈密罕東還其逋幷歸侵地仍諭因即來善撫
部落毋盜鄰境其後屢偵罕刺哈密事請遣使來
告　上嘉勞之賜綺幣晉其子指揮僉事喃哥及指
揮僉事薛令等各一秩七年令邊將率戍卒助修苦
峪舊城從因即來請也城竣入謝賜綺幣襲衣歸言
罕刺也先欲爲弟娶其女詔聽自便九年因即來卒
因即來受職四十餘年朝貢頗恭官爲祭賻以喃哥
嗣爲都督僉事弟克羅俄領占爲都指揮使佐喃哥
領衛事明年沙州衛都指揮兀魯思不花貽書邊將

言指揮乃兒不花等欲誘罕剌掠沙州守臣以聞
上曰是書無喃哥名何也其令總兵任禮使人往覈
之其明年任禮疏言喃哥弟鎖南奔受罕剌僞封令
喃哥復言其就婚罕東虜有他變勅禮招撫之十三
年禮擒鎖南奔以獻兵部請正法 上以其父兄恭
順釋弗誅是特喃哥以困罕剌率部屬二百餘戶一
千二百三十餘人來歸命居之山東平山東昌二衛
自都督而下給糧及耕地有差沙州遂廢未幾南哥
卒克羅俄領占嗣役賜姓名羅秉忠
論曰明與諸夷自北虜外其傾慽中國則哈密爲甚

虜勤我者也哈密我自勤也夫土魯番雖勁不能當
虜十一然而驅諸衛蹂近關如推兒然則安在其爲
我藩哉情見勢彰恩威俱詘權術操縱此爲其時而
猶欲噓既燼之灰戀將棄之耶捐厚幣市空城以厭
幾悔禍于戎心亦已過矣議者徒見其翰蔽西戎俾
委成勞不知敦煌當耶始自漢武令哈密諸衛即其
地也輪臺一郡即貳業悔其罷之晚矣　三宗之封
殖蓋云以夾防夷寧樹彼以物我哉王恭襄才臣經
略招附亦頗有勞以枚敗名謀國者鑒諸

朝鮮

朝鮮箕子封國漢初爲燕人衛滿所據傳至右渠武帝攻殺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氏晉高氏並據其地高氏本扶餘別種人改國號曰高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爲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并有新羅百濟地益廣東徙松岳以平壤爲兩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爲界 國朝 高皇帝洪武二年王顓表賀即位遣符璽郎偰斯賚金印誥文 封顓爲高麗國王使者入謝 上從容問王居國何爲城郭脩乎甲兵利乎宮室壯乎頓首言東海波臣朝夕禮覺恭他未皇

也　璽書諭王佛法非所以治國梁武後世之前車

也王其毋惑以王君臨一方而出令之無所其何裁

之有王國北接虜而南降倭虜創於此恐將逸于彼

倭狡而貪出沒海上且窺王虛實朕私憂之設險蒐

乘以周吾圉惟王念哉今以經史諸書賜王其悉朕

意中書省臣言高麗使者往來私為市非法請徵其

入而禁其出不聽五年願請從耽羅國所留蒙古人

及徵蘭秀山逋寇報　詔耽羅順附蒙古亦人

耳爾何棄焉逋寇以朕命命之傳檄可致勿用兵頃

之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使者以聞及馬至無恙詔

之則使者所儥也　上責其不誠却之七年　諭中
書省臣曰古諸侯事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
一朝九州外夷戎世見而已高麗去中國近知經史
禮樂非他邦比宜令三年一聘不則比年聘裴高麗
貢獻數使者涉海幾不逐甚失朕意丞相其明以諭
王八年顓弒先子禑嗣貢不如期却之羈其使周誼
仍　勅遼東守臣絕勿通十七年表請故王謚及嗣
封不許十八年許之謚顓曰恭愍明年貢馬千疋布
萬匹謝請易冠服不許指揮商家奴自其國市馬歸
言禑辭焉直　上令給之二十一年國相李仁人廢

稱立王昌歲中兩請人　朝皆不許李成桂復廢昌立定昌國院君瑤瑤嘗遣子奭來朝奭未歸而成桂廢瑤自立王氏自五代至今傳數百年絕其國許議司表言稱昌不當立瑤暴昏失人心國虛無王令成桂莫適與也惟　朝廷命之　上曰彼夷耳吾何誅成桂更名旦徙居漢城已請更國號詔仍稱朝鮮二十八年入貢表詔嫚逷撰表者鄭總爲留之儿老請子芳遠嗣卒謚康獻　文皇帝永樂元年　賜冕服經籍從芳遠請也六年世子禔來貢八年獻馬萬匹助征虜十三年表更立子裪爲世子是年芳遠老請

以祹嗣卒謚恭定　章皇帝宣德元年遣使賜祹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綱目通鑑因冊禮　書有國家所當知朕嘉悃遠人故賜之四年祹進海東青　制詔球貢獸非朕所貴其勿進方物效誠而已好金玉器祹再進再　諭之已請遣子弟入學不許仍　賜諸書俾學于國中　睿皇帝正統四年建州夷酋凡察董倉逋居朝鮮界上別酋李滿住以爲言　詔問祹亡何凡察歸建州祹表言凡察以窮歸臣臣遇之善卵翼而遂飛必索之凡察復言祹羈留其私屬請檄還不則隨以　詔兩解之且慰籍祹國家以王爲

東藩如凡察直夷畜之何敢望王彼其懷鳥獸心去留無恒王苐善自備毋與較　景皇帝景泰元年賜裪世子珦冕服裪卒謚　珦嗣三年卒謚恭順子弘暐嗣雅而孱遜其叔瑈天順三年邊臣疏瑈私與建州夷酋董山通已又殺毛憐酋郎卜累哈累　詔戒諭之　純皇帝成化三年進海青白鶻却之時方征建州瑈遣中樞府知事康純等率兵助王師捕斬李滿住反其部落遣使來獻俘　璽書褒嘉之明年瑈卒謚惠莊子晄嗣六年晄卒謚襄悼從子娎嗣復出兵助擊建州以捷聞遣中使賚王金幣并及其將

士　敬皇帝弘治元年娶卒謚康靖子㦕嗣㦕病風
遜其弟懌　肅皇帝嘉靖二十三年懌卒謚恭僖子
峼嗣未愈年卒子峘嗣時日本入寇舟漂至朝鮮及
奸民往來海上私與倭市峘輒捕以獻　上亦厚賜
予荅其意　莊皇帝隆慶元年峘卒謚榮靖從子昖
嗣李氏自成桂以來事　朝廷恭歲時朝貢外慶慰
報謝無常期行李踵于道王嗣立則使者往封有大
事則須詔其國他夷不敢望也始成桂立　高皇帝
雖置不問然心惡其篡而傳者復以成桂爲仁人子
故　祖訓謂其父子先後弑王氏四王其後嗣當永

樂正德嘉靖間累表自白言恭愍之弑由嬖臣倫仁人誅倫立禑既立則遣兵侵遼東先臣成桂恨于上國返其兵禑遂遜位于子昌而恭愍妃安氏以禑昌皆非王氏不當立乃黜昌立瑤瑤復不道國人請命
　高皇帝立先朝諸瑤別邸終其身先臣實未嘗為弒而虛蒙此聲又家世出新羅司空頤以為仁人子皆究甚乞下史館昭雪之　今上初乃得請其地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設官畧倣中國以田制依刑法不許俗柔謹崇禮尚兒惡殺茅居苧衣知文字皆讀書自上下威儀粲然可

覩矣山川尤都神嵩北岳海鴨綠江爲大產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硾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貍猢豹皮人稍魚昆布秔黍麻榛松人參茯苓其貢道由鴨綠江歷遼陽廣寧入山海關達京師成化中哲女直邀封請改道職方郎劉大夏持不可議遂寢

論曰隋唐之際高麗勍矣觀其劫萬乘抗前旌固東夷之雄也　明興濡沫仰流皇風淪波俎豆詩書爲冠帶之國聲教遠矣彼戚之而不來此柔之而愈服雖招攜有經亦先聖之造化也成桂初興逆取順守引于今茲藩封勿替可謂盛矣而襲休日久積弱形

成　高皇前言徵于左券　神聖之所豫識有國家者曷可忽哉

女直

女直古肅慎氏在混同江東東海海西接兀良哈南鄰朝鮮漢爲挹婁元魏爲勿吉唐爲黑水靺鞨其部落曰女直金祖也後避遼諱曰女直元滅金以其地置軍民萬戶府五　國朝分爲數種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直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直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直又諸小種甚多皆勇悍善射耐饑渴喜戰鬪建州居中爲雄長地最要害其人知耕種紡

紡居處飲食頗有華風永樂元年野人酋長來朝已
悉境歸附先後置建州等衛一百八十四兀者等所
二十都司一日奴兒干官其酋為都督都指揮千百
戶鎮撫俾統其部落別為站為地面各七不領干衛
所並約歲一朝貢野人遠無常期已又開馬市開原
城設安樂自在二州居降夷終　文皇帝世諸夷奉
職謹徵發惟命我亦厚賞賜金帛以結其心諸來朝
及欵邊通市者悉聽而建州衛指揮阿哈出及其子
釋家奴皆以有功　賜姓名阿哈出曰李思誠釋家
奴曰李顯忠顯忠弟猛哥不花亦以內附故俾領毛

塔衛累都督同知父子兄弟光寵矣顯忠死于滿生嗣猛哥不花庵子撒滿答失里嗣宣德四年滿住請入朝充宿衛不許其年海西野人女直數寇邊都督巫凱請討之　上不欲勤兵第　賜勑戒諭仍令凱厚恤入貢諸夷毋苛留正統初建州左衛都督猛可帖木兒為七姓野人所殺弟凡察于童倉避居朝鮮童倉弟董山嗣為建州衛指揮亡何凡察童倉歸建州數與朝鮮相告言語在朝鮮傳中方七姓之難建州亡其印　詔更給比後得故印　詔上更給者凡察匿不出乃更分建州左衛置右衛剖二印印使董山

顧左凡察領右正統末北虜數煽誘諸夷與窺邊瀋
任董山等咸耳目虜入寇不絶殺掠遼東吏民無算
景泰中巡撫王翺遣指揮王武經歷佟成往招之稍
歸所掠而身自入謝然是時諸酋多充子孫以從亂
故盡失其賜勅不得官以舍人入貢賞賜大減恨恨
也成化二年都御史李秉言建州毛憐諸部來朝貢
邊臣以禮部定名數驗方物貂皮純黑馬騾壯始聽
不則拒之殊非厚往薄來中國所以待夷狄之意請
更其制下兵部議如秉言而董山糾毛憐海西夷入
盜邊無虛月遣都督武忠往諭并　勑考功郎兀諾

酋撒哈良等毋黨叛皆頓首謝並山亦悔走　闕下自歸責而遣之然桀橫自如語言不遜　詔罷之責寧尋誅之以武靖伯趙輔爲靖虜將軍都御史秉督師討之分三道入搗其巢朝鮮亦發兵遏其東走擒斬首虜多滿住死明年築撫順清河靉陽諸堡邊備日嚴夷稍稍創而　朝廷亦欲羈縻之勿絕復以董山子脫羅爲指揮滿住凡察後皆得襲諸從叛者視先世遞貶一官許夷復貢然往往以報董山爲辭患苦塞上巡撫陳鉞不能禁慨襲殺降夷以捷聞時大閹汪直方倖功絨摇其意疏言建州夷逃結海西

名雖屏蔽實衆歎心得利則朝失利則冤宜大發自悔之而適事王英者復說直是可乘也毋爲他人功直歛甚請行　詔以兵部左侍郎馬文升經畧之直亦繼往文升至則具言夷所以叛無他端起于二三酋豪失職怨望及貢使苦關吏求數相挺爲亂耳宜嚴罰吏而稍寬夷使自新可不煩兵服也直心害文升而文升遇直無禮直歛復搆之遂劾繫文升詔戍蜀時諸夷業已聽撫有次第會文升去賊遂言夷酋伏當加修怨恬亂不誅無示儆乃遣直行而以撫寧侯朱永爲師襲破之頗有斬獲道遇貢使略逐郎秃

等以為賊捕送京師誅哈速等工人寫郎禿等七十餘人論功進永保國公鉞右都御史直歲增米三十六石諸將校陞賞有差而夷大忿怨益深入殺掠焚刲慘于往時矣御史強珍亦暴其狀旋為直陷謫戍邊邊事益壞守臣甚用兵思復親夷會其酋完者禿貢馬乞入謝請于　朝許之自是諸衛復來貢請襲如故少入寇塞上稍休至正德間海西夷加哈義竹孔革等為亂阻絕朝貢旋撫諭解散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最強諸部畏之入貢亦最恭以捕殺叛夷猛克功　賜綵幣金帶大帽獎勵之以風勵諸夷其後請乞

頗大幸以詐冒得官入貢浮于常額乃從兵部議
勑遼東守臣夷來必嚴覈如制方啓關否毋納二十
一年建州夷李撒赤哈等入寇巡撫孫禬繫之失亡
多項之於敖爲巡撫坐減賞物夷人譁不能定顧詐
殺譁者夷挾忿數入塞殺掠如成化時復時時與虜
合爲邊患撫臣連以不任罷去遼東西大困已復稍
戢朝貢至今不絶其地有長白山横亘千里高二百
里巔有潭周八十里南流爲鴨緑江北爲混同江險
隘則五嶺喜昌石門夷視爲咽喉土氣極寒冬常穴
居喜馳獵上下崖壁如飛浮馬渡江河不用舟楫持

其獷捷故屢入寇然貪惜官賞雖叛輒服焉產楛矢石砮赤玉真珠金麻布鹽馬鮮情膃肭臍海東青鷹鶻鴉鶻兎鶻牛魚栗麥稌葵菜及貂鼠青鼠虎羆狐狸海中豹䝟貛牛狗猪諸皮貢以冬月為朝非期者邊臣具請其陛賞以須給　勑書為驗久稍濫襲請難禁不能盡覈也　論曰女直之興微矣極其勢至于亡遼壓宋基中國大禍患生於所忽蓋謂茲歟勝國驅除　明興黍後稍馴狎矣彼其屋居耕食分池世官非專事射獵遷徙無常如匈奴北故可得而羈縻畜也獸奔豕突夷性則然而此叛彼歸朝侵暮款

信使一隔ㄗ關相望假令恩威足服其心而擾馴毋失其宜一疆吏辦之矣顧夸者徼之以爲功貪者漁之以爲利自我王冠亦復何尤夫以馬端肅之經畫夷方悔禍勞之不圖而反爲罪首卒使奄豎快心邊陲飲痛謀國如此以制夷撻虜能哉

琉球

琉球海東南國也自福建梅花所開洋順風七日可至前代與中國絶隋煬帝時遣將討之俘男女五千人歸元招諭之不從　高皇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使其國時國分爲三察度王中山承察度王山南

怕尼芝王山北先後遣使朝貢　賜鈔幣有差中山

山南給鍍金銀印巳聞三王相攻　遣使諭之解其

兵二十五年中山遣從子及陪臣子入學　上念其

來勞苦甚命給衣廩厚遇之間數歲聽歸又賜閩人

善操舟者三十六姓畀往來朝貢　文皇帝永樂元

年察度卒　詔封其世子武寧嗣王并封汪應祖爲

山南王汪應祖者承察度從弟也承察度無子遺命

以應祖嗣來請于朝未幾武寧卒子思紹嗣進閹者

數人却勿受隨遣使同其長史程復來表言復饒州

人輔臣祖察度四十餘年今老矣願歸骨故鄉請以

王茂爲相國兼長史事　從之思紹卒子尚巴志
嗣巴志卒子尚忠嗣尚忠卒子尚思達嗣尚思達卒
叔尚金福嗣尚金福卒其弟布里與其子志魯爭立
相攻殺俱斃并失其印次弟尚泰久表陳其事　上
命泰久嗣王給以印時景泰五年也先是山南王汪
應祖者爲其兄達勃期所弑子他魯毎嗣巳復與山
北皆爲山中所并貢遂絶尚泰久卒子尚德嗣尚德
卒子尚圓嗣成化十一年貢使還至閩殺人掠其財
困　詔間歳一貢毎過百人著爲令尚圓卒子尚真
嗣屢請歳一貢如舊制不許正德二年禮部乃覆從

其誥尚真卒子尚清嗣尚清卒子尚元嗣嘉靖之季日本數入寇蹂躪海上倭衆歸道琉球尚元邀之境盡殲之又屢歸我被虜人口　上褒賞之自思紹以來嗣立皆請于朝故事以給事中行人爲正副使往封然使事無聞至尚清封則陳侃高澄往尚元封則郭汝霖李際春往乃論次其事爲使琉球錄傳于世其俗故無文字[illegible]判視盈虛四時視草木去葉紀年羽冠毛衣自奉正朔後學者不絕爽習遂變君長被服冠裳知禮節每使者歸　詔勅皆請留其國表章陳奏駸駸華風矣男子結髻用五色布纏頭女子上

衣外加帽布蔽面長裙細褶以襲足人皆驍健耐勞苦少病不知醫藥兵甲犀利勍于鄰國然好爭狠鬪輙刃殺人度不能脫隨刳腹自斃國無常賦有事則取諸民刑甚嚴盜竊即刵刖富貴家瓦屋不過二三楹餘皆茅茨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鵞眼綖環之類國初使來言其國不貴紈綺貴磁鐵自是賜予及市馬多磁器鐵釜王而下有王親不與政其次司刑法嚴殺等官為武職以土人為之文職則大夫長史通事官司朝貢以三十六姓人及學於國學者為之王月三視朝羣臣様手膜拜親戚敬月不食肉淋屍溪

中畧而瘞之信鬼事巫巫鬼曰女君自日呼嘯數百人携技戴草騎步縱横翔遊王宫一唱百和音聲悽惨王及世子陪臣皆頓首拜跪相傳昔倭奴侵神嗣其舟遂以就擒凡巫之矯言禍福多此類也王居山巔殿宇朴素無金碧之飾舊志言其壁下多聚髑髏海中有落漈卅漂入不得反事皆非實語具佩漈所爲録中其山川雞籠嶼彭湖島爲大古米山有礁甚險易敗舟産馬海巴銅錫鬪鏤樹木及布金剌榴入貢方物則硫黄胡椒蘇木諸香多貨自他夷國旁有毗舍那國鳥語祼形殆非人類宋淳熙間曾一

至泉州殺掠而去又有小琉球去閩稍近皆不通中
國

爪哇

爪哇唐訶陵國宋爲闍婆元爲爪哇在占城南自泉
州開洋一月可至所屬有蘇吉丹打板打綱底勿諸
國洪武二年遣使　詔諭之并歸其國人之使元者
五年國王昔里八達剌遣使八的古必奉金葉表貢
方物納元所授宣勅十年王八達那巴那務貢白鹿
孔雀諸物已而我使封三佛齊道其境爪哇邀殺之
上因其使至降　勅切責其後國分東西永樂元

年西王都馬板二年東王孛令達哈皆遣使貢並賜文綺給鍍金銀印已東王復貢神鹿亡何爲西王所攻殺并其國時我使以往諸番過東王城蒙亂死者百七十人西王懼遣使謝罪　上勅西王曰爾國東西並建共事朝廷而爾摧滅東王有其地禍延于我使臣朕將爾討以爾知悔于厥心姑止兵勿進其輸黃金六萬償死者西王進黃金禮臣請徵如勅　上曰朕令彼知畏耳寧利金耶罷勿徵仍　賜鈔幣諭之使者往王禮之益恭其國有舊港宣慰司介爪哇滿剌加間或傳我欲剖其地畀滿剌加爪哇大恐

上聞之　諭非朝廷意毋自疑其王楊惟西洸遣使
謝楊惟西沙都馬板更名也自是入貢不絕正統間
使臣亞烈馬用良[illegible]南巫先後乞賜金銀帶　予
之亞烈八諦皆官名用良與通事良殷南文旦皆漳
州人殷乞還鄉用良文旦乞便道過里仍還國從之
命有司給道里費時眞臘等十一國使臣歸　勑爪
哇護其行廣東參政張琰言爪哇朝貢頻數供億煩
費敝中國以事遠夷非計　上是其言諭三年一貢
是後遂稍疎景泰間國王爲巴刺武國有四鄉初至
杜板僅千家多閩粵人水行半日至新村華人居之

成市番舶輻輳僥金寶去蘇魯馬益一舍而近蘇魯馬益多林木産長尾猴水行八十里陸行半日至滿者伯夷郎王居也王居磚墻高除三丈周三十餘里民居亦壯麗市用中國古錢謂是得于中國俗少盜不設刑禁輕者許以物贖重者藤縈殺之其同瑣里無紙筆惟以尖刀刻於菱椰葉上男子必佩刀刀極精巧坐卧不設椅榻飲食無匙筯啖蛇蟻虫蚓與犬同寢食不爲穢也婦女數十成隊月下唱和至親友家輒贈以錦帛婚則男造女家從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鄰婦裸被髮跣足縈傚絲帨被金珠絲飾

寶粧裹則水火或犬食之其國移文齎書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豈肇啓漢初將那山川有老岸山鸚䳇山八節澗產金銀真珠犀角象牙玳瑁青鹽龍腦香沉澄茄桄榔木吉貝白鸚䳇白鹿白猿猴旁有磔里日夏羅治金猫里三國永樂三年遣使附爪哇入貢後遂絕

占城

占城古越裳氏秦漢爲象林縣漢末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唐爲環王國元和初寇安南都護張舟敗之遂棄林邑徙居占因名占城淳熙中襲破真臘旋爲

真臘所破俘殺幾盡更以真臘人為王嘗誂元使之往暹羅者元遣將攻之乃輸款洪武二年國王阿荅阿者遣使入貢言安南侵境　上命編脩羅復仁主事張福詔諭二國各罷兵是年封阿荅阿者為占城國王頃之拿兵如故　上屢諭解之仍頒科舉詔于其國四年遣荅班爪卜農入貢請兵器樂工欲令安南知為中國所屬得毋攻　上謂兵器所以教爭其勿予樂工則遣之通華言者來習阿荅阿者尋為其臣閣勝所殺永樂四年國王占巴的賴請征安南會黎賊誘殺我使臣及故王孫陳天平　上逆發

兵討之占城亦掠其界上復取所侵地安南平尚書陳洽言占城計啓齒懷兩端以金帛戰象資黎賊罪下季擴一等宜併誅　上不欲窮兵　諭令悛改其後入貢稍益謹宣德七年　賜勑褒嘉之而暹羅使者以其前使及番伴百餘人爲占城拘留訴于朝正統元年占城使至　詔令還所留暹羅人及我軍之在西洋未歸者定三年一貢視暹羅諸國六年占巴的賴卒遣使封其孫摩訶賁該嗣王摩訶賁該立連歲貢　上令遵近制因詰前詔何久不報未幾摩訶賁該爲之南所虜摩訶貴來請代立從之隨遣使貢

稱先王有命貢必歲共其官軍及暹羅人蹤跡之不得摩訶貴來卒弟摩訶貴由嗣摩訶貴由卒于槃羅茶全嗣皆請于朝成化八年王弟槃羅茶悅遣使樂沙來告急言安南黎灝虜其王及印去遂　命茶悅嗣王以給事中陳峻行人李珊往使至則茶悅復被虜地入安南峻等不敢入闌至滿剌加市易歸十四年復遣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封齋亞麻勿庵爲王未至而齋亞麻勿庵卒義等即以　詔印授其國人提婆苔提婆苔者安南所立僞王也而齋亞麻勿庵之弟古來方請封於是禮臣劾使者擅封罪義已前

虎瑾藹成乃遣使封古來嗣王使者行至粵屬古來
廹於安南來奔撫臣以　聞遂令受封于粵遣兵護
之歸仍詰責安南烝其侵地弘治元年遣弟卜古良
入謝且言安南侵掠無已特乞兵衛其國復欲大臣
往為講解辭甚哀　上意憐之然中達羣臣議不許
已請傳國于其子沙古卜洛　詔以世子攝國事正
德八年古來卒沙古卜洛嗣給事中李貫偕往封以
無通事諳人為解致命于其使而歸沙古卜洛卒沙
日底立自後使者罕至占城貢亦浸踈焉其地自廣
州發舟順風八日可至與安南為鄰相攻代不休急

則控於我蓋獷悍好戰鬪固其習也王冠三山金花
玲瓏冠衣白跣足乘象或黃犢車臣戴葉冠男蓬頭
女後椎結民居茅茨不得踰三尺衣白者死紫玄黃
皆不禁粒食亦鮮食日三五浴薰以諸香釀酒甕中
賓主繞甕坐筒而咂且咂且注水味盡而止刑輕者
藤杖重者繫于樹用梭槍齊喉而殊其首若殺人刦
財則象蹴之書用羊皮及黑木皮能通中國文字其
詞翰往往有傳者山川則不勞山金山物產則大火
珠菩薩石薔薇水猛火油奇南香生金吉貝海牛海
聚觀音竹千步草婦人魚海鏡寶母澄水珠相傳玉

當賀月沐人膽計在位三十年即入山居一年無恙乃復又有婦人號屍致魚目無瞳夜飛頭食小兒穢延合如故失其肸則不得合此爲最異也

暹羅

暹羅在占城極南本暹與羅斛二國暹瘠而貿歲仰給于羅斛元至正間羅斛併暹爲暹羅斛國與元通使洪武五年國王叅烈昭毘牙表貢方物　上賜織金文綺其友兄叅烈思獰表貢　中宮邦之叅烈昭毘牙以懦廢從父叅烈寶毘牙嘿哩哆囉祿代立十年遣子昭祿羣膺入貢　上命員外郎王恒中書省

宣使蔡時敏　賜以印誥二十八年參烈寶毘牙思
哩哆囉祿卒昭祿羣膺嗣永樂二年乞量衡爲國中
式予之是時稱暹羅國遣使聘琉球舟漂入閩有司
籍其物請　命　上曰夷邦脩好美事也救災恤患
匹夫猶然况天子哉還其物爲治舟餼而遣之十三
年昭祿羣膺卒于三賴波摩扎剌的賴嗣以兵侵滿
剌加滿剌加來訴　勅諭暹羅曰滿剌加事朝廷謹
與爾國無間而爾擅伐之是蔑朝廷也此非國王意
或左右爲王兵以逞忿耳其禁戢之毋縱使有來謝
罪自後朝貢不絕而我亦輒遣使封其嗣王自三賴

波摩扎剌的賴七傳爲勃畧坤息利尤池牙當嘉靖之世嘗貢白象象道斃進其牙及尾爲驗其國王宮壯麗民樓居上聯檳榔片或陶瓦覆之王以受封天朝故留髮白布纏首腰束嵌絲帨加錦綺誇衆或乘肩輿臣及庶民俱剪髮婦人留髮椎髻于後俗尚釋教經字皆橫書橫誦習水戰好鬪喜寇掠婦人多智夫聽于妻喪禮貴者用水銀葬民鬪鳥葬婚則用僧導送產寶石奇香犀象翠羽六足龜珊瑚

滿剌加

滿剌加在占城極南自爪哇舊港舟行八日可至飂

厥遐羅歲輸金五千永樂三年酋長拜里迷蘇剌遣使入貢請內屬比郡縣　上遣中使鄭和封爲滿剌加國王九年率其妻子及部臣五百四十餘人入朝
上念其航海跋涉逆而勞之至則供帳畢具大官日給牲牢上尊　賜金繡龍衣麒麟衣鞍馬束帶及金銀鈔幣甚豐冠帶其子姪諸部臣皆有賜瀕行
命禮臣餞之龍江十二年拜里迷蘇剌卒　命其子毋幹撒于的兒沙嗣王二十年率子西哩麻哈剌者來朝　命嗣王宣德八年復來朝　上念其先世服來最稱恭順今王身再入朝異于他夷待之有加禮

命工部繕其冊遣歸西哩麻哈剌者卒于蘇丹茫速沙嗣蘇丹茫速沙卒子馬哈木沙嗣我封使溺于海再使往乃達其地瘠鹵舊名五嶼俗淳朴尚回回教王白布纏首衣青花袍乘轎男方帕包頭女撮髻腦後俱衣色布短衫下圍白布婚葬大類爪哇產錫布蘇木胡椒火鷄茭草簟沙孤樹海中有鼉龍高四尺四足善嚙人山多黑虎能變人形白晝入市中

浡泥

浡泥爪哇屬國宋太平興國中國王向打始通使洪武四年王馬合謨沙奉表貢永樂三年遣使　封麻

邪惹加那乃爲浡泥國王六年王卒其妃子及陪臣
來朝遣中官至福建迎勞之所過州郡皆設宴至京
表獻方物妃箋獻　中宮　上親宴之奉天門王卒
賜葬南京城外石子岡立碑有司春秋祀謚曰恭
順以西南夷人隸籍中國者守其墓　封其子遐旺
嗣王護歸國其國故事歲輸爪哇片腦四十斤　上
勅爪哇罷其征十年遐旺復偕其母妻來朝宴勞有
加仍厚賜遣歸洪熙初遣其叔那萬喏耶入貢俗華
修服飾頗效中國板城銅甲有原田之利產片腦諸
香象牙吉貝玳瑁鶴頂

蘇祿

蘇祿與渤泥相近其國分東西二王又有峒王永樂十五年東王巴都葛叭荅剌西王巴都葛叭蘇哩峒女王叭都葛巴剌卜各率其屬三百四十餘人奉金鏤表來朝貢　上並即其所部封爲王　宴賚優渥遣歸東王行至德州卒　命有司營塟樹碑謚曰恭定封其子都麻含嗣王妃留守墳三年歸十九年遣使貢或言三王者東王爲尊二王佐之産青珠竹布

古麻剌

麻剌國有百餘州佛宇至四千區前代俱未通中華

永樂中國王哇來頓本率妻子及陪臣入朝行至福州卒　勑有司治塟歲祀之謚曰康靖

真臘

真臘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隋始通唐神龍中並扶南而國分爲二其南近水多陂澤爲水真臘北多山阜爲陸真臘頃之復合宋宣和初封爲真臘國王後破占城俘其王其旁癸半真里登流眉蒲甘等國皆役屬之地方數千里海中大國也洪武四年國王忽兒那遣使柰亦吉郎矣長貢方物賜大統曆織金文綺忽兒那卒參荅甘武者持達志立屢入貢給鍍

金銀印王及陪臣皆有賜永樂二年國王參烈婆毗
牙遣使貢適中使自其國歸失從行軍三人索之不
得王以國人充　上謂我軍逃不宜責償于彼令遣
還三年參烈婆毗牙卒　命序班王孜往致祭給事
中畢進賚　詔封其子參烈昭平牙嗣王自畢進封
後其繼立無間然入貢不絕地無霜雪夏秋多雨木
高十丈民移而山居冬則復還耕種一歲數收俗尚
華侈以錦纏腰王三日一聽朝冠服制大有華風
以東向爲上左手爲潔刑有劓刖制配番殺漢人抵
死漢殺番人罰金而已分疆建職與占城同山川則

陵伽鉢羅山產諸香翠羽嘉樹異香

三佛齊

三佛齊卽舊港隷爪哇古干佗利地唐宋皆爲國建隆淳熙間入貢不絕洪武四年遣趙述等使其國其王馬哈剌札八剌卜奉表貢方物未幾傳恆麻來沙那阿者凡三貢以洪武十年來封其丁麻那者巫里嗣王 賜鍍金銀印其地鄰邏諸番使所所往來習水戰輕生敢死鄰國憚畏之後稍使留使者阻絕商船 上命禮部激遲羅轉諭爪哇戒飭之旋爲爪哇所併麻其國而爲舊港宣慰司數入貢初每入陳祖義

逋罪之三佛齊爲其將領暴掠諸番商適中使鄭和

過其地祖義鄉人施進者奔訴和和俘祖義獻闕

下承制官進爲宣慰使進死子濟孫襲地宜稼穡

諺云一季種穀三季生金然土少水多惟首領陸居

民率架筏水中構屋梁其上不輸租賦隨時調發語

言如爪哇市用錢布幷燒煉五色珠字用梵書產鶴

頂水晶珠瑠璃珊瑚犀角象牙龍腦諸香猫睛石薔

薇水阿魏沒藥血竭又有火雞能食炭神鹿高三尺

短尾豕喙啼三跲此其異者貢則黑熊火雞孔雀五

色鸚鵡及諸香兜羅綿被苾布等物

蘇門答剌

蘇門答剌西洋之要會漢條支唐波斯大食皆其地也自滿剌加舟行九晝夜可至洪武間亦表貢方物永樂初封其王宰奴里阿必丁為蘇門答剌國王屢遣使及其弟馬哈木沙入貢　上以其國遠宴餞厚于他夷宣德六年遣弟哈利之漢貢麒麟象馬諸物禮部尚書胡濙率羣臣賀　上曰朕不欲遊遠表意耳寧愛異獸耶何賀為哈利之漢卒贈鴻臚少卿官為治葬給守塚戶自後貢不絕其國無城郭有大溪入海海口波濤惡善溺舟田磽穀少男白布纏頭腰

圖得布女椎髻腰圍色布與花面國鄰別誌載其國有王爲花面王所殺妻寡能復讐者以爲夫與共國事漁翁聞之攻殺花面王有其國故王子復殺漁翁遂與漁翁子蘇幹剌爭戰中使鄭和擒蘇幹剌誅之國乃定産鶴頂錫斗蘇木胡椒澗布大布龍涎石諸物

錫蘭

錫蘭古狼牙須在大海中自蘇門答剌舟行十二晝夜可到永樂七年中使鄭和至其國國王亞烈苦柰兒瑣里人也素暴横患苦往來諸番使索賂于和不

得發兵刼和舟和襲而虜之俘獻　闕下更封其族人耶巴乃那爲王天順三年卒子葛力生夏剌昔利巴交剌惹嗣立遣使貢其國地廣人稠稱富饒王尚釋重象牛服牛糞灰塗體殺牛者死民上裸下纒帨加壓腰去鬚留髮女椎髻于後下繁白布產寶石水晶其山則翠藍山最高大峙海中去山三日程有赤夘塢其人穴居裸形不粒食若野獸然又有小葛蘭土俗大類葛蘭永樂中貢

柯枝

柯枝一名阿枝古槃槃國東連大山西南北皆海自

錫蘭山西北舟行一晝夜可至五代宋梁時三遣使
貢永樂十四年封其王可亦里爲柯枝國王　賜印
誥　封其山爲鎭國山樹碑　上親爲文其銘曰截
彼南山作鎭海邦吐烟出雲爲下國洪厖時其雨暘
肅其煩歊作彼豐穰祛彼氛妖庇于斯民靡災靡沴
室家胥慶優游卒歲山之嶄兮海之深矣勒之銘詩
相爲終始是時鄰和至其國俗信佛敬象牛與錫蘭
同國人有五種貴者曰南昆次回回人次富有財者
曰哲地次牙儈曰革全最賤曰木瓜穴居捕魚屋高
過三尺上衣過膝皆有禁遇南昆哲地即伏候過乃

行又有曰溜肌者優婆夷也髮縷縷垂後吹大螺妻隨之行丐產蘇木胡椒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土厚宜耕種喜作佛事常歌舞惡殺壘石爲屋至三四層醫卜技藝之流絕勝他夷國中有山土皆成鹽永樂初遣使貢方物及駝雞　上命侍臣金幼孜爲之賦產胡椒諸香

古里

古里西洋大國自柯枝舟行三日可至永樂三年其酋沙米的遣使隨中使尹慶入貢　詔封爲古里國

王　賜印誥衣幣其後屢入貢俗尚信義道不拾遺
國人有五種與柯枝國同王死不傳子而傳外孫無
外孫則傳弟產駿馬白鳩鴉鶻石諸香鄰有坎夷巴
國出搭黎布五色帨皆濶四五尺鬻于古里

瑣里

瑣里小國也物產甚微有撒哈剌諸異布洪武五年
國王卜納的遣使奉金字表入貢并圖其山川土地
以獻　詔優禮之永樂元年復遣使貢俗同西域又
有西洋瑣里視瑣里差大亦于洪武間貢永樂二十
九年西洋十六國遣使一千二百人貢方物獨西洋

瑣里最豐美或曰西洋瑣里即瑣里海道絶遠無從質也

榜葛剌

榜葛剌在大海西南東印度之地永樂六年國王藹牙思丁遣使朝貢十年卒　命其子賽弗丁嗣王中使侯顯嘗奉　詔往賜王待之甚恭表獻麒麟其國地廣人稠甲於他夷王及臣僚皆回回人有印章行移陰陽醫卜諸技大類中國優人曰根肖速魯奈能作百戲繫虎入人家裸而搏具手探其喉觀者勞以錢曆十二月不置閏耕種二年一熟產[illegible][illegible]琴羽

兜羅綿及諸異布

阿速

阿速西海中稍大國也有魚鹽耕牧之利其人敬佛好施無寇盜寒暑適節永樂中遣使百二十人朝貢

阿丹

阿丹近古里壘石爲屋市易行赤金錢紅銅歲無閏月善推算四序不差永樂九年中使至其國 詔許互市王拜 命甚恭以後屢入貢

溜山

溜山在西海中有石門如城闕中有八村皆以溜名

小溜甚多舟行人溜即溺世傳溺水三千所其地也其人巢居穴處食魚蝦衣樹葉氣候常温永樂中國王亦速福凡再貢産溜魚龍涎香嵌絲悅織金帕傍有牒幹國

南巫里

南巫里小國多回回人地少穀食王居高樓甚嚴溺有帽山土人名那没黎番船以此山爲指南産降真香黑珊瑚永樂中累入貢自蘇門答剌舟行三晝夜可至又有南泥利國其王馬哈麻沙亦於永樂中遣使入貢或云即南巫里非也

祖法兒

祖法兒亦名左法兒國西多山氣候常秋無城郭尚回回教其人質朴脩偉王白布纏頭衣青花絲帨或金錦袍靴履乘轎跨馬前後列象駝吹篳篥而行永樂中國王亞里遣人入貢宣德中再至產西馬鴕雞福鹿片腦沉香乳香自古里西北舟行十晝夜可至

甘巴里

甘巴里在南海中大島上一名甘巴里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永樂十二年國王兜哇剌查遣使得罕公

葛葛入貢

加異勒

加異勒小國永樂中王者麻里奈那遣使入貢宣德正統間再至其國民不及千家又貧倚鄰國自給

木骨都東

木骨都東俗強悍操兵習射地無草木牛羊駝馬皆食乾魚田瘠少收經年不雨鑿井絞車以羊皮貯水又有剌撒者土風與木骨都東同俱於永樂中入貢

阿魯

阿魯一名啞魯在西南海中土廣人稀物產滿俗稍

淳朴言語婚姻皆與爪哇同永樂五年國王速魯唐忽先遣使滿剌哈三等朝貢

不剌哇

不剌哇地斥鹵有鹽池投樹枝于池頃之鹽凝其上其人拳髮圍梢布以捕魚爲業産諸獸沒藥乳香永樂中遣使朝貢

彭亨

彭亨在海島中並山草木繁茂饒穀蔬洪武中其王麻哈剌惹荅饒遣使朝貢永樂十二年至産片腦諸香花錫

百花

百花古注輦國宋祥符中奉表入貢辭甚雅馴洪武十一年其王剌丁剌者望沙遣使奉金葉表貢國富饒多奇花故名百花

白葛達

白葛達國小民貧市易用鐵錢宣德元年遣使和者里一思等朝貢舟溺盡失其方物既至京言臣國自昔未通今慕義而來無以歸報惟 陛下哀憐賜之冠服庶臣得藉以反命 上勑使者歸語而王朕嘉王誠耳安用物給冠帶遣歸又有黒葛達亦小國永

幾中貢

討來思

討來思地方不百里山下有水赤色望之如火土宜麥稼無稻穀以雜色布爲衣宣德六年遣使朝貢

淡巴

淡巴在西南海中古狼牙脩國梁天監中一入貢其後絶洪武十年國王佛喝思囉遣使朝貢其國風景秀麗土衍水清種藝織紝皆有常業上下威儀亦足觀焉

沙哈魯

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古投和國唐貞觀中一入貢其後絕永樂間遣使七十二人來朝貢國有學校及將軍功曹叅軍州郡縣諸官號奇産甚皆海多奇物西域賈胡輒輕直售之其國人不能辨

古里班卒

古里班卒俗質朴土瘠産海夏則多雨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呂宋

呂宋國小然産黃金故人亦富厚商舶多至永樂三年遣使朝貢

打回

打回最小數爲鄰邦所困乃治兵器與鄰戰稍勝得自存永樂三年遣使麻勿來朝貢

須文達那

須文達那洪武十六年國王殊旦麻勒兀達盼遣使俺八兒來貢傳者誤以爲卽蘇門答剌

沼納樸兒

沼納樸兒在印度之中卽古佛國永樂十八年國王亦不剌金數侵榜葛剌遣使諭解之隨遣人來朝貢

麻林

麻林未詳其國所在永樂十三年進麒麟天馬神鹿羣臣稱賀　上曰此　皇考埀休卿等效力故遠人來歸若此尚益思盡心輔朕不逮毋侈異物而滋怠荒

佛林

佛菻唐書以為漢大秦國也去京師四萬里朝貢所記則云出嘉峪關萬餘里其國自漢以來貢獻不絕而宋史謂自古未通風俗物產亦大相牴牾不知今之佛菻果大秦否耶洪武四年遣其故民揑古倫

詔諭之隨遣使朝貢俗土屋無瓦貴臣如王服不尚戰鬭如有爭文告而已懸大金秤以金九十二定日時毎時至輙墮一九市用金銀錢勒王名錢陰毋得私鑄産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峰駝巴欖蒲萄

覽邦

覽邦地多沙礫麻麥之外無他穀洪武九年國王昔里馬哈剌扎遣使朝貢永樂宣德間附鄰國來獻

婆羅

婆羅或以爲印古師子國在西海中延袤二千餘里多産奇寶四序暄和稱樂土宋淳化中闍婆使來言

其鄰國有婆羅門者其人有異術人有危害能先知之永樂四年遣使勿黎哥來朝貢　賜王及妃文綺

忽魯母恩

忽魯母恩永樂三年遣使朝貢國小產微或云在東南海中或云在西徼外莫考也同永樂中貢者有夏剌比窟察尼魯密彭加那捨剌齊八可意坎巴夷替千里達沙里灣泥烏沙剌錫急蘭丹奇剌尼諸國皆海外小夷莫詳其封疆道里

佛朗機

佛朗機近滿剌加島嶼之點綴者前代及　國初俱

末逼正德十三年其大酋弑國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至廣東守臣以其國不列于王會羈其使以聞　詔給方物直遣歸使者留不去刼奪行旅掠食小兒廣人苦之會滿剌加訴佛郎機攻逐其王御史丘道隆何鰲相繼流言滿剌加受封　天朝佛郎機乃擅奪之欲啗我以利求封爵無慕義向化心且駕大舶操凶器往來交易爭鬬殺傷南服之禍從此始矣昔　祖宗時四時來貢有常期毋敢闌入自吳廷舉建議弛禁于是夷心日啓射利如隼揚帆如馳其何厭之有此佛郎機之所以向隙而傲也爲

宜驅絕其使毋留內地仍申曉諸夷來毋失期亦毋
扞禁庶姦萌杜而中外安矣　詔從之嘉靖二年佛
朗機人別都盧等寇廣東守臣擒之二十六年寇福
建漳州官兵禦之遁去自道隆等以佛朗機故議絕
諸番後夷船不之粵而潛之漳州爲市廣東督臣林
富更言其不便兵部議滿剌加諸國　令甲許通市
不宜槩絕請禁之於漳而收之於粵制可佛朗機兵
器最特銃大者千餘斤次半之小亦不下百斤發可
及百餘丈木石逢之俱靡今頗傳其法然惟夷人用
之精中國不及也

論曰昔成周之盛越裳來獻前史言越裳今占[illegible]耳
安所用九譯乎漢唐以來海外諸夷尚有至者然皆
貪中國貨賄開市賜予以中其心非慕義由衷無思
不服者也若夫東盡扶桑西窮弱水王侯酋長稽首
請號信使奇琛梯航相望甚且挈妻孥路危險奔命
闕庭隕身而不悔則　明德所被非千古之一時哉
洪永之間招來是務其琛雖集我使亦勤至于遠泛
西洋厚糜左藏非得已也良以胡孽方驅華風尚鬱
苟中外之志未肅則　朝廷之體不尊搜遐窮輿職
此之由　列聖紹休輶軒稀遣雖聘覲不限其誠而

去來無介于念豈非開闢之主利在宜威承平之君

〻〻公好大先後情殊其于安國家均歟於乎創守若

茲以規萬世可也

獻徵錄卷之一百二十終